战争与归途

日本与俄国、苏联的战略较量

劳伦斯 著



环贝加尔铁路
隧道施工
20世纪初

战争与归途

日本与俄国、苏联的战略较量

劳伦斯 著

全书围绕战争背景、战争组织、战略战术、领导与决策、代价与成本、战俘和国际关系七项主线展开。战争中的选择及其后果，贯穿叙事与史论。

本版保留导论、十八章与结语，目录列五个部分；新增 1926—1937 桥接、战役数字锚点、结语四项判断与第十五章天皇责任学术附记。注释随章编排。六幅历史图版分列书前与书后；正文附12幅独立简图。完整地图收入A3图册，人物照片的年代和来源另列图录。

研究分享版 v1.0｜非正式出版物，仅供研究交流，非卖品

整理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引用：劳伦斯《战争与归途》，研究分享版 v1.0，2026年，第X页

正文开本　176 × 250 毫米　｜　地图附录　A3 横向

封面用图：环贝加尔铁路隧道施工（20世纪初，确切摄年未详），完整来源见历史图版来源。

目录 上

战争的兴起与终局

书前历史图版 5

导论 战争的组织、选择与后果 8

第一部　从开战到和约：1904—1905 **12**

第一章 战区与作战条件 13

第二章 从战争开局到鸭绿江 20

第三章 辽东登陆与南山战斗 24

第四章 旅顺攻坚与海陆战场的交汇 28

第五章 辽阳会战与南满战线的汇合 34

第六章 沙河与黑沟台：攻守转换中的指挥与补给 39

第七章 第三军北调与奉天会战 45

第八章 海上控制与舰队决战 52

第九章 萨哈林、战争成本与和谈 60

目录 下

战略选择与战争留下的世界

第二部　旧敌、革命与边境：1907—1939 **66**

第十章 战后合作、西伯利亚干涉与撤军 67

第十一章 张鼓峰与诺门罕：边境战争的组织与升级 77

第三部　不战与参战之间：1941—1945 **85**

第十二章 一九四一年日本的战略选择 86

第十三章 两线威胁之间：中立、情报与参战时机 91

第四部　1945：军事胜利与受降边界 **97**

第十四章 满洲战役：多向进攻、指挥与社会代价 98

第十五章 朝鲜、南萨哈林与千岛：战争怎样结束 111

第五部　抑留、归途与和平的日常 **127**

第十六章 劳动抑留：制度、身体与战争责任 128

第十七章 归途、家庭与战争记忆 136

第十八章 战后国际关系与和平的条件 142

结语 战争选择与和平的条件 150

书后历史图版 157

人物与历史图像来源 160

参考文献简目 165

地图附录 · 二十六幅研究地图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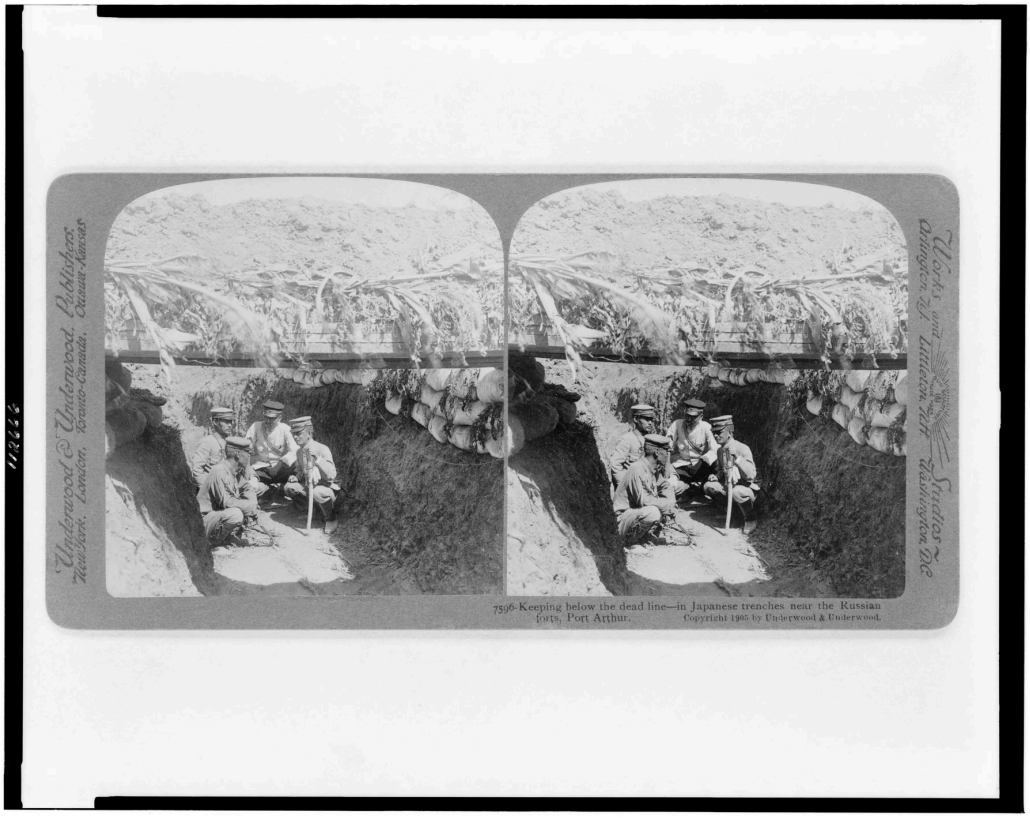
环贝加尔铁路隧道施工



环贝加尔铁路隧道施工。20世纪初，确切摄年未详。岩壁下的洞口、木支架和洞前枕木，留下了铁路穿越山地的施工痕迹。第一章讨论俄军增援速度，这幅照片提供了一个近处的观察：运兵表上的里程，要靠凿石、筑路和铺轨逐段实现。运输线的承载能力，始终牵动着前线的时间与兵力。

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Из собр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узея），对象 5845439；摄影者未详。图像经 Wikimedia Commons，PD-Russia-1996；非商业使用按馆方条款注明来源。 原图放大 · 来源与许可

旅顺日军战壕中的士兵



旅顺日军战壕中的士兵。1904—1905年战争期间，立体照片发行于1905年。原卡片并列的两幅影像，用视差营造战壕的纵深；这里保留整张卡片及其边缘。第四章的攻城叙述落到这片狭窄的土壁之间：士兵在掩蔽处停留、等待，远处堡垒的争夺由此与近处的日常相接。照片记录一个片刻，全场战斗的进程仍须结合战报理解。

美国国会图书馆，LC-USZ62-112666，LOT 11691-11，立体照片 No.7596；Underwood & Underwood 发行，1905年；馆方记“无已知出版限制”。　原图放大 · 来源与许可

吴港的日本战列舰三笠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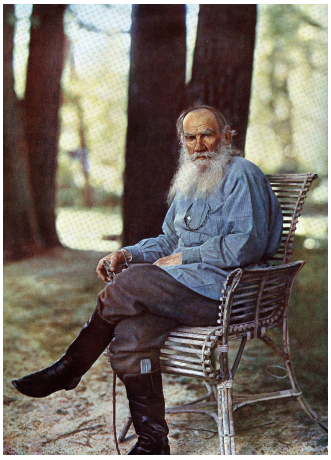
吴港的日本战列舰三笠号。1905年2月初。双烟囱、桅杆与炮塔，使联合舰队旗舰的轮廓清楚可辨。第八章讨论舰队决战，这张战前照片给叙述留下了一把尺度：火力、航速和防护都要安放在有限的船体里，指挥与协同则落实到舰上官兵的操作。港中静泊的军舰，承载着海上决战以前的整备与等待。

吳市海事歷史科学館（大和ミュージアム）藏；摄影者未详。图像经 Wikimedia Commons，PD-Japan-oldphoto、PD-1996；馆方转载手续尚待核定。　原图放大 · 来源与许可

导论 战争的组织、选择与后果

从战争目标进入战场

1904年，日本向俄国开战时，俄国援军还在远东集结。日本须赶在对手充分展开以前抢得先机，俄国则要保住舰队基地和交通线，等候后续部队。战局取决于一些朴素而艰难的事：士兵何时到达，炮弹能否送上阵地，消息传到指挥所时还来不来得及。统帅的抱负，要从这些具体条件中寻找出路。[1]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1908年，雅斯纳亚·波利亚纳。
图像来源 8

一年半以后，战争走到谈判桌前。1905年9月5日的朴次茅斯和约，把撤军、租借权、铁路和南萨哈林分别写成条款。日本已经获胜，还须估量再战的代价；俄国遭到重创，仍有力量支撑最后的讨价还价。此后两国又通过协约协调权益，直到俄国革命和内战改变了交涉的政治基础。战场如何留下这样的和平，是这部历史首先提出的问题。[2]

1941年，日苏两国选择缔结中立条约。双方仍在戒备，也都愿意取得一段可以利用的时间。德国入侵苏联后，莫斯科力求避免两线作战；东京则在对华战争、北方机会与南方需求之间安排力量。情报、部署和预案伴随着外交承诺，维持中立同样需要经营。到1945年，欧洲战局与同盟安排改变，苏联又开始选择参战的时机。[3]

本书沿战争背景、战争组织、战略战术、领导决策、代价成本、战俘事件与国际关系七项主线展开。它们在历史中交织：渡河要有工兵和火力，撤退考验情报与指挥，和谈牵动财政、盟国与国内政治。循着这些行动，既能看见国家怎样用兵，也能追问领袖为胜负作出了什么选择。

战争怎样获得持续的力量

旅顺集中了舰队、要塞和铁路终点。海上封锁、陆上围攻与南满野战同时争用兵力和运输，一处战场的进展，会改变另一处的轻重。围城军向奉天开进，还得重编部队、转运器材、准备沿途兵站。地图上的箭头可以一笔画完，军队须一步步走到目的地。[4]

四十年后，苏军从欧洲战争中转来军队与经验，在远东发动多方向进攻；关东军则在抽调、新编和移防中迎来战争。大兴安岭、铁路枢纽和沿海港口，又一次关系到军队能走多远。两场战争相隔四十年，同一片地域上的力量却已大不相同。[5]

中央定下目标，前线面对的却是每天变化的敌情、补给和伤亡。坏消息能否上达，援军往哪里去，何时继续进攻、何时承认原计划已走到尽头，都要有人作出决定。对统帅的评价，也应从这些地方落笔。

从国家成本走向人的处境

1904年，托尔斯泰在《醒悟吧！》中写道：“又是战争。又是无人需要、全无必要的苦难。”他从基督教反战立场追问那些鼓动别人赴死的人，把俄国和日本普通人的生命放在一起衡量。战争正在进行，对代价的追问也已开始。这声音把国家争夺的土地和声望，同付出生命的人联系起来。[6]

国家用账目记录军费与借款，用舰船和运输量估计续战能力。人的身体保存着另一份战争记录：伤病、劳役、失去的健康，以及多年分离之后重新生活的困难。数字使人看见规模，个人经历使人看见代价落在谁身上。

中国东北、朝鲜和蒙古是这些战争发生的地方，也是人们原有的家园。当地政权、军队和居民卷入运输、征用、抵抗、撤离与受降，承受列强争夺土地和交通的后果。日俄两国声称的安全与利益，在这里改变了别人的主权和生活。全书将始终把这些地区放在视野之内。[7]

日俄战争期间，松山的部分俄国军官第一次获准外出，临到归营还舍不得放过最后几分钟。1945年后的日本被抑留者，则在远方工地等候归国。外出许可、派工和离营决定，掌握在管理机关手中；一纸遣返协定还要经过港口、船舶和人员交接，才能把人送回家。沿着这些经历，战争反思便有了具体的起点。[8]

从战后安排讨论和平条件

战争也有漫长的收尾。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各地部队陆续停火、缴械，被接收人员的归期却还遥远。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终止战争状态、恢复关系，人员与领土问题分别进入新的安排。停战、归国和国家关系的恢复，有着各自的日程。[9]

此后的和平还要经受日常事务的检验。发生海空事件时，消息能否传到对方；亲属寻找失踪者时，档案能否打开；局势转坏以后，已经达成的安排还能维持多少。对未来的思考，将从这些历史经验出发。

俄国先后经历帝国、苏俄与苏联、俄罗斯联邦的制度变迁；日本的体制、军队和社会也不断变化。每一代人的决定，都有其所处的局势与能够使用的办法。书中的褒贬将据此展开，疑问也由此提出；关键依据与未决之处，留在章后注释和参考附录中。

战争以国家的名义开始，却在个人的时间里结束。四十年后，另一批人将从相反的方向经过同一片土地；他们的归途，与 1904 年松山营门前的那些下午并非无关。

本章注释

〔1〕 M20：美国陆军 日俄战争驻满洲观察员报告 第二部分；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

〔2〕 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A701：日露第一回協約（日露第一回協約），1907 年 7 月 30 日；A703：The Ambassador in Russia (Franci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17 年 11 月 22 日电（附托洛茨基新政府及停战照会）

〔3〕 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B596：赫尔与李维诺夫1941年12月11日会谈；B594：雅尔塔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协定

〔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

〔5〕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B593：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博伦记录

〔6〕 A890：Leo Tolstoy, Bethink Yourselves! (1904), translated by V. Tchertkoff and I. F. M.，第一节，印1—3；据1904年英译本自译

〔7〕 M07：旅大租地条约中文原文；M09：俄清满洲撤军协定；M25：日韩议定书；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

〔8〕 C701：自由散歩に関する宣誓に就て；C702：一番町俘虜将校自由散歩第1日状況；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C306：1946-12-19遣返协议英文档案留存本及两附录（YF-A9 Box14 Folder8）

〔9〕 M31：日本投降书；C003：日苏共同宣言

第一部 从开战到和约：1904—1905

1904 年 2 月，日本在俄国援军尚未集结完毕时动手。它要抢的是时间：先把舰队和兵力送到战场，再在对手完成展开之前取得可以谈判的战果。俄国要守的是基地、铁路和等待增援的能力。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边境冲突，而是两个帝国在朝鲜与满洲争夺优势地位、并把各自安全同对邻国的控制绑在一起的结果。

接下来九章沿着同一条链条展开：铁路与海运把国家资源送到前线，旅顺的围城牵动整个战区，辽阳、沙河与奉天的野战消耗双方的主力，黄海与对马决定海上交通，最后在朴次茅斯把军事结果写成条款。每一环都要回答同一个问题：目标、兵力与时机怎样结合，代价又落在谁身上。

读这一部分，可以先看地图上的铁路与港口，再看每一次战役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打”。日本的胜势伴随债务、伤亡与再战压力；俄国失去基地和舰队，却仍有陆军与国家纵深。战争怎样走向和约，军事优势又怎样经过政治承受力重新定价，是本部分的线索。

第一章 战区与作战条件

朝鲜与满洲如何进入战争

日俄战争的争夺对象，首先是朝鲜与中国东北的政治秩序。1894—1895年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清朝承认朝鲜独立，并将辽东有关地区割让日本。俄、法、德随后要求日本放弃辽东，日本于1895年归还该地。三国干涉使日本认识到，战场所得还要经过列强关系的检验；俄国在干涉中的主导作用，也使辽东成为日俄关系的敏感地区。[1]

1898年，俄国取得旅顺、大连二十五年的租借权。条约保留中国主权，同时给予俄方广泛的军政管理权，并安排连接辽东的铁路支线。港口、舰队、炮台和铁路由此汇合成一个军事支点。1900年俄军大规模进入满洲，俄政府以侨民、铁路和边境安全解释出兵，声称驻军只是临时措施，实际控制却随驻留扩大。[2]

1902年俄清协定规定分三个六个月阶段撤军，并附有恢复秩序及其他列强不构成障碍等条件。1903年第二阶段期限届满，撤军未如期完成。美国公使康格报告，部分俄军转移到旅顺或铁路附近，牛庄行政仍未交还中国。驻军是否长期化，因而成为外交争执的中心。[3]

日本同时改善自己的国际处境。1902年英日同盟规定，在约定利益范围内，一方与另一国交战，盟国保持中立并努力阻止第三国干预；其他国家再加入敌对行动时，盟国承担共同作战义务。这项有条件的安排提高了列强联合干预的风险，使日本筹划战争时拥有较可靠的外交后方。[4]

1903年的谈判仍有交易空间。日本提出承认俄国在满洲铁路经营方面的特殊利益，换取俄方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势地位；日方方案既宣示清、韩独立与领土完整，又要求专属指导朝鲜改革和军事援助。俄国反方案接受部分日本利益，同时限

制朝鲜的战略用途，提出在北纬三十九度以北设中立地区，并把满洲排除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双方争论的“利益”，具体关系到军队能够进入何处、谁能建设设施，以及铁路如何延伸。[5]

日本试图把朝鲜与满洲联系起来处理，俄国则压缩满洲问题的交涉范围。撤军失约、方案反复和军事准备相互强化了对方将利用拖延扩大优势的判断。1904年2月4日，日本政府决定结束交涉并采取军事行动，6日通知断交。这个选择把尚在争论的地区安排，交给了海陆军去改变。[6]

一场东亚战争的世界尺度

交涉决裂的背后，是两国对东亚秩序的不同要求。日本要在朝鲜取得政治、军事上的优势，把对岸置于自己的安全安排之中；俄国要保住铁路、旅顺基地与满洲权益，并限制日本继续扩大势力。双方都把已经取得的位置看作应当保卫的利益，又把对方增兵、筑路和经营港口视为迫近的威胁。安全忧虑遂同帝国扩张缠在一起。[7]

中国东北与朝鲜有自己的政府、居民和政治要求。日俄谈论缓冲地带、铁路保护和军事指导时，实际争的是在这些社会中行使多大的权力。朝鲜被日方纳入前进基地的筹划，中国东北则承受驻军与设施控制。把两国动机说清，也须看见被它们拿来安排安全的地方原有主人。[8]

战争的力量来自更远的地方。英日同盟把东亚竞争同英国牵制俄国的需要接起来；伦敦与纽约的公债市场，又为日本军费提供资金。日本赶在开战前从意大利购入“春日”“日进”，船厂工人连夜赶工，舰艇尚有设备未装妥便须准备远航。银行、船厂与海外航路，把远方的资本和劳动送进东亚战场。[9]

部分学者因此以“第零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Zero）讨论这场战争。这个后来提出的史学称呼，着眼于战争的全球联系和二十世纪战争形态的成长。直接交战的主体是日俄，主要战场集中在东亚；其背后的联盟、融资、军备采购与观察活动，却牵动了多个国家。把两种尺度放在一起，才能理解一场地区战争何以引起世界性的震动。[10]

军事上的变化尤其具体。机枪、火炮与壕沟结合，提高了守方杀伤进攻者的能力；炮兵隐蔽配置，靠观察和电话联系组织射击，工兵则为步兵开辟接近的道路。武器的效力愈强，各兵种之间的配合便愈要紧。部队在火力中停下来，后方还得不断运来炮弹、粮食和替补人员，补充物资的规模和速度，也开始左右前线能采取什么战术。〔11〕

海上，钢甲舰队争夺制海权，侦察舰的无线电报告，把分散的搜索接到主力舰队的行动上。运输船能否持续通行，关系到大陆军队的补充；远航舰队沿途的煤炭、修理与港口安排，也考验着国家组织战争的能力。陆地与海面的战斗，因而须放在同一张战略地图上理解。〔12〕

各国观察员把战场经验带回本国，经验又要经过军队自己的组织和训练才能发生作用。美国炮兵部门依据满洲观察报告推动编制改革，正是这种转化的一例。战争给出的教训，既有如何集中火力，也有如何把观察、通信和指挥接在一起；枪炮已经到手，军队还须学会怎样使用。〔13〕

战后的影响越过了战区边界。日本胜利动摇了欧洲种族优越观念，给亚洲民族运动带来鼓舞；俄国的失败损伤沙皇威信，并改变英国衡量俄国威胁的尺度，为此后的英俄接近创造条件。日本在朝鲜与南满的扩张又引起新的竞争。同一场胜利，在不同社会中可以成为自强的希望、统治的危机，或更深的支配。〔14〕

港口、铁路与集结速度

两国进入战场的道路不同。日本通过海运把军队送往朝鲜和辽东，俄国依靠横贯亚洲的铁路增援。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铁路相连，哈尔滨又连接通往奉天、辽阳、大连和旅顺的南部支线。资源沿铁路集中到少数车站、桥梁和仓库，一处枢纽的得失便可能牵动整条战线。〔15〕

俄国幅员辽阔，援军却得沿着一条漫长的铁路赶往远东。开战初期，绕贝加尔湖铁路尚未贯通，人员和物资还要靠渡船及冬季临时办法过湖。美国观察员克洛曼记述，士兵曾下车步行越过冰面，沿途设有食物和热饮供应点。到了1904年秋，绕湖线开始承担运输，设施和车辆逐步增加，更多援军才得以进入战场。〔16〕

铁路还要同时输送马匹、火炮、弹药和粮食，安排伤病员后送，并为维修周转留出能力。部队抵达车站后，需要卸载、补充和开进，沿线守备又占用一部分人力。俄军指挥者因此既想等待兵力增长，又必须保住等待所依赖的交通线和基地。越向南展开，前线越接近旅顺，也越远离北方增援的入口。[17]

俄国海军分处旅顺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前者面向黄海并连接满洲铁路，后者可以进入日本海袭击运输。两支力量给日本造成不同方向的威胁，彼此集中又受到距离、通信和日本舰队拦截的限制。俄方须在保存舰艇、支援基地和集中决战之间选择；日本则要在护送运输、封锁旅顺和追捕巡洋舰之间分配军舰。[18]

海运怎样转为陆上战力

日本的运输距离较短，人员与装备却集中在易受攻击的船舶上。海军必须让运输按计划持续，陆军才可能在大陆形成优势。舰队自身也需要煤、水、食品和维修。1904年3月制定的前进基地军需与通信规程，将补给申请和送达纳入制度；本土基地、前进据点与供应船共同决定军舰能够在海上保持多久。[19]

部队上岸以后，还要等火炮、马匹和辎重卸完，才能离开滩头向远处行动。港口能卸多少货，陆路能运走多少，仓库里已有多少储备，都关系到部队能走多远。日本第一军从朝鲜西岸北上，到四月下旬才在鸭绿江准备渡河。数周之间，分批到达的步兵、炮兵和辎重才逐渐合成一支能够持续作战的军队。[20]

这些准备也动用了地方资源。日方计划征集搬运人员和牲畜，并把道路、卫生、粮食与电报一并安排。村落和市场因军事运输而改变日常运转，居民承担的劳动、财产与人身损失构成战争成本的一部分。进入中国和朝鲜的军队，都把本国动员能力同当地社会能够提供或被迫提供的资源连接起来。[20]

日本要赶在俄军援兵充分到达以前取得据点，俄国则要守住基地和交通，等候后续部队。两国都在争取时间，只是所能承受的等待长短不同。日军向内陆深入，海港到前线的路程随之拉长；俄军向北退却，也可能使旅顺更难得到支援。此后的渡河、登陆和会战，都受着这两种急迫的牵引。

01 1904：铁路、港口与战争的起点

俄国的陆上增援，与日本的跨海输送，在东北亚相遇。



灰虚线：铁路联系　红箭头：日军跨海输送方向

1904年区域示意；租借与铁路权益另依条约说明。

铁路把俄国增援送向哈尔滨、奉天和辽东港口，日本则通过海路把部队投向朝鲜。旅顺与海参崴分处两个海域，既能威胁日本运输，也增加俄舰集中行动的困难。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1逐图来源。大图1（图册第1页）

配图阅读

- 图01 1904年开战时的东北亚战区与交通（图册第1页）
  沿铁路节点读俄军的增援方向，再比较日本各登陆港。图中旅大为清朝领土上的俄国租借地；线路展示交通联系，城市之间的距离不代表运能。

本章注释

〔1〕 M05：马关条约，第1—2条；M06：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三国干涉相关史料问答

〔2〕 M07：旅大租地条约中文原文；M08：俄国政府关于在华行动的公报

〔3〕 M09：俄清满洲撤军协定；M10：美国公使康格关于撤军执行情况的报告，1903年4月18日报告

〔4〕 M11：英日同盟协定

〔5〕 M12：1903年日本提案及俄国反提案，1903年8月12日提案、10月3日反方案

〔6〕 M13：日本致俄国的断交照会；M14：俄国政府关于远东局势的公报；M15：日露国交断絶

〔7〕 A901：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Modern Japan’s Place in World History，Springer，2023，pp.25—37，“Twentieth-Century Geopolitical Framework”；A903：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 – 1905，Milestones:1899—1913，战争背景及和谈目标段

〔8〕 A902：政治・外交（解説を読む）日露戦争勃発，日露戦争特別展2，相关资料2；A903：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 – 1905，Milestones:1899—1913，战争背景段

〔9〕 A901：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Modern Japan’s Place in World History，Springer，2023，pp.25—37，“Twentieth-Century Geopolitical Framework”；A902：政治・外交（解説を読む）日露戦争勃発，日露戦争特別展2，相关资料6—7

〔10〕 A901：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Modern Japan’s Place in World History，Springer，2023，pp.25—37，“World War Zero”

〔11〕 A901：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Modern Japan’s Place in World History，Springer，2023，pp.25—37，“World War Zero”；A904：The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Field Artillery,1775 – 2003，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2007，CMH Pub60 – 16，印99—101；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旅顺攻坚相关章

〔1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135—159；A501：The Battle of the Sea of Japan, Proceedings 31/3/115, July1905, translated Philip R. Alger，东乡报告及俄方舰队报告；参见本书第八章

〔13〕 A904：The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Field Artillery,1775 – 2003，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2007，CMH Pub60 – 16，印99—101

〔14〕 A901：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Modern Japan’s Place in World History，Springer，2023，pp.25—37，“Japan’s Victory as a Racial Menace”及“World War Zero”；A903：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 – 1905，Milestones:1899—1913，结尾段

〔15〕 M18：满洲铁路与港口权利沿革资料

〔16〕 M19：Sydney A Cloman 环贝加尔铁路

〔17〕 M19：Sydney A Cloman 环贝加尔铁路；M20：美国陆军 日俄战争驻满洲观察员报告 第二部分

〔18〕 M18：满洲铁路与港口权利沿革资料；M22：旅顺港奇襲

〔19〕 M21：石原明德 日俄战争中的舰艇后勤

〔20〕 M26：鴨緑江の戦い；M27：陸軍大将 黒木為楨

第二章 从战争开局到鸭绿江

海上攻击与朝鲜登陆

1904年2月8日，日本部队在仁川登陆。俄国军舰仍在港内，日军已着手控制通向汉城的入口。翌日，“瓦良格”号与“高丽人”号出港交战，受阻后退回，俄方随后凿沉前者、炸毁后者。旅顺方向的攻击同时展开：8日至9日夜间，日本鱼雷艇袭击外泊地，击伤“列特维赞”“皇太子”和“帕拉达”三舰。夜袭争得了先机，港内尚存的舰艇和岸炮仍在，日本舰队还须继续防备俄舰出动。[1]

军事行动先于日本正式宣战。日本于6日断交，俄国宣战文书的俄历1月27日对应公历2月9日，日本则在10日发表宣战诏书。断交、攻击与宣战的这一先后关系，是战争责任叙述的一部分；双方公开声明各自强调对方的威胁与交涉责任。[2]

朝鲜对日本兼有进军通道和政治目标的意义。2月23日，日军已经进入朝鲜后，双方签订议定书：文本保证朝鲜独立与领土完整，同时允许日本采取必要措施并使用战略地点。日本由此获得支撑军事行动的协定形式，朝鲜政府的自主空间则随驻军、交通控制和所谓保护措施收缩。[3]

黑木为桢的第一军由近卫、第二和第十二师团组成。各部队分批登陆，三月利用镇南浦等港口展开，再向北推进。步兵的行军要与火炮、粮食、牲畜及电报的接续保持一致；四月下旬集中到鸭绿江附近时，第一军才具备跨河作战所需的部署和储备。这几周将开战时的突然袭击，转化为可以深入大陆的持续行动。[4]

在宽正面上寻找渡河点

鸭绿江下游的河道、沙洲与岛屿，把渡河分成若干相连的步骤。俄军扎苏利奇所部在安东、九连城及上游展开，主阵地依托缓河右岸高地，便于观察并炮击渡河部队。防御的困难在于河段宽广：过早集中可能放开别处，分散警戒又会使主渡河点缺乏足够兵力。[5]

日军利用岛屿逐步靠近，并以侦察、隐蔽集结和下游示威干扰俄方判断。四月二十八日前后的计划，以第十二师团向上游水口镇方向迂回，第二师团与近卫师团担负主要正面行动。上游部队过河后，可以转向俄军侧后，迫使守军同时注意河岸与退路；正面炮兵和工兵则为主力跨越河道创造条件。〔6〕

二十九日至三十日，第十二师团先行渡河，工兵架桥，部队占领前进位置。日方炮兵逐步投入，三十日的射击压制了部分俄军炮位。岛屿掩护了接近中的部队，桥梁让后续兵力陆续通过，炮火压住守军的干扰。上游日军又逼向侧翼，俄军须兼顾正面和退路。渡河所需的几项准备，至此逐步接在一起。〔6〕

俄军仍有向受威胁地段增援、保持主要阵地或及早缩短正面的选择。扎苏利奇需要从不完整的侦察中判断日本主攻方向，而日军已经通过分阶段接近改变了渡河条件。到主攻前夕，俄方最初赖以迟滞敌军的河障，正被桥梁和上游迂回逐步削弱。〔7〕

九连城阵地与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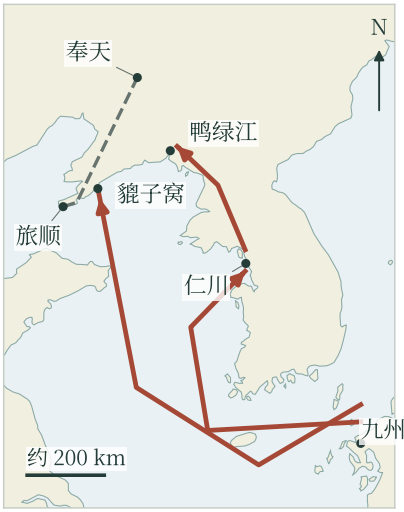
四月三十日夜至五月一日清晨，日军主力继续跨越鸭绿江。五月一日，第二师团与近卫师团向缓河和俄军正面阵地展开攻击，第十二师团从侧翼施加压力。河流和高地原本提供了防御纵深，随着日军跨过水障并扩大桥头，俄军不同阵地之间的联络和退却路线受到威胁。〔8〕

俄军作出撤退选择后，前沿部队仍须在炮火下离开阵地，后卫负责掩护，部分炮械被遗弃或缴获。守军向凤凰城方向退出，日军取得安东、九连城一带的立足点。战斗使日本掌握了从朝鲜进入南满的陆上入口，也显示出日军将侦察、炮兵、工兵与步兵纳入同一作战计划的能力。〔7〕

黑木的部队在鸭绿江站稳后，得以从东路接近南满铁路。俄军退向内地，保存下来的兵力还将参加后续作战。日本随即准备在辽东半岛登陆，从另一方向割断旅顺同腹地的联系。东路已经打开，第二条进军线也将上岸。

02 日军的登陆与南满战线

海上通道把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与日本基地连接起来。



红箭头：登陆／推进方向　灰虚线：铁路联系

1904年行动概化；航线与陆路均为方向示意。

旅顺方向的海上攻击，与仁川先遣登陆同时展开。后续部队在三月分批进入镇南浦，再沿朝鲜道路北进，到四月下旬在鸭绿江一带形成能够渡河作战的第一军。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2逐图来源。大图2（图册第2页）

配图阅读

- 图02 海上攻击、分批登陆与第一军北进（图册第2页）
  先分开看二月舰队出航与三月后续海运，再追踪陆上集结。海军攻击箭头止于旅顺港外；不同箭头连接的是若干阶段，具体航迹和行军日程由正文说明。
- 图03 鸭绿江战役的渡河与翼侧压力（图册第3页）
  比较两幅图中河流、桥头和俄军防御地带的位置。日军先越过鸭绿江，再向缓河右岸阵地施压；俄军仍有部队退出，图中的方向箭头保留了这一结果。

本章注释

〔1〕 M22：旅順港奇襲；M23：仁川沖海戦

〔2〕 M13：日本致俄国的断交照会；M16：俄国战争文告日期与外交通知；M17：Mr. Griscom to Mr. Hay, enclosure 1, Imperial declaration, FRUS 1904 d397

〔3〕 M24：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日俄战争与大山岩记录；M25：日韩议定书

〔4〕 M26：鴨緑江の戦い；M27：陸軍大将 黒木為楨

〔5〕 M28：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 Book during the Russo Japanese War；M29：William Maxwell From the Yalu to Port Arthur；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7、9

〔6〕 M26：鴨緑江の戦い；M27：陸軍大将 黒木為楨；M28：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 Book during the Russo Japanese War；M29：William Maxwell From the Yalu to Port Arthur

〔7〕 M28：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 Book during the Russo Japanese War；M29：William Maxwell From the Yalu to Port Arthur

〔8〕 M28：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 Book during the Russo Japanese War ； M29：William Maxwell From the Yalu to Port Arthur

第三章 辽东登陆与南山战斗

第二个登陆方向

鸭绿江胜利打开东路，日本随即在辽东半岛建立另一条进军线。奥保巩指挥的第二军从貔子窝附近登陆，可以向南控制金州地峡、切断旅顺，也可以向北接近南满铁路，与第一军形成呼应。登陆地点选择在半岛东岸，既利用海军支援，又绕开旅顺正面防御。[1]

5月5日，先遣部队上岸，人员、炮械和辎重随后数日陆续卸载，到十三日前后才完成主要卸载工作。滩头已有步兵，整军所需的装备和储备还在船岸之间转运。日军一面保护登陆场，一面派前锋接近铁路，再组织南进。舰船把部队送到了可以选择的海岸，卸载和道路则规定了他们离岸以后的速度。[2]

铁路的争夺很快显示出行动与结果之间的时间差。日军五月六日破坏铁路、电报后离开，俄方修复线路，十日仍有军需列车抵达旅顺；十二日起，日军的持续控制才使联系中断。一次袭击能暂时延缓交通，守住沿线才会使基地长期失去补给。旅顺由此逐渐成为需要依靠自身储备的孤立据点。[3]

南山为什么难攻

金州以南的南山横亘在狭窄地峡上，是通往大连和旅顺的重要门槛。两侧海湾压缩了陆军展开空间，山地上的堑壕、铁丝网和炮位能够交叉射击接近的步兵。日军若沿公路继续南进，须夺取这一障碍；从海岸绕过侧翼，则受潮水、地形和海上火力条件影响。[4]

特列季亚科夫指挥的第五东西伯利亚步兵团承担主要前沿防御，福克等掌握的后方兵力另有任务。前沿指挥官希望得到增援，上级同时考虑保全退向旅顺的力量。特列季亚科夫后来在回忆中反复指责支援不足，这反映了守备者的经历，也带

有战后解释责任的立场。南山前沿缺少持续轮换的兵力，坚固的阵地也缺少相称的守备纵深。〔5〕

南山的工事也使用了当地中国人的劳动。用于防御的材料和人力汇到山头，周围居民先后承受施工、军事征用和炮火的侵扰。要塞越坚固，往往越能看出军队怎样使用了所在地的资源；这些资源背后，还有被征用者自己的生活。〔6〕

炮火压制与侧翼突破

5月26日清晨，日军攻占金州城，继而向南山阵地进攻。第二军在狭窄正面配置几个师团，其中第四师团位于西侧。西湾日舰可向俄军侧面射击，东侧则有俄国炮舰“海狸”号支援守军。两岸火力条件不同，使相邻部队面对的战场也有明显差别。〔7〕

炮击压制了一部分守军炮位，却留下不少仍能阻挡步兵的障碍。日军沿开阔地接近，遭到步枪和侧射火力，攻击多次停顿。狭窄地峡使后续部队难以展开绕行，反复冲击于是集中在已有火网内。前沿俄军同样承受炮火、弹药消耗和人员伤亡，炮位逐渐沉默有多种原因，包括人员损失和补给困难。〔8〕

战斗持续到傍晚，西侧成为转折点。第四师团利用近海地带向前推进，在陆海炮火支援下逼近俄军侧翼。局部防线出现撤退后，相邻阵地也受到暴露威胁。守军需要在继续坚守与保住南撤道路之间选择，前沿部队最终陆续退出，第二军得以通过地峡。〔9〕

特列季亚科夫记述，自己请求援兵时获得的支援主要用于掩护撤退。他把最后的失败归于后方决策；美国编纂史则较多强调日军西侧进展和守军撤离的过程。两种叙述共同呈现出阵地战的一个难题：前沿尚有抵抗能力时，整体指挥者已经要判断继续投入是否值得，以及退路还能维持多久。具体命令的责任仍须结合完整记录，而战术后果已经十分清楚——西侧突破与援兵不足共同压缩了南山守军的选择。〔9〕

从夺取地峡到经营基地

伤亡的记录分成两层：第二军战报的初步数字约三千五百人（同网页概述作约四千），美国编纂史转录的另一记录为死七百三十九、伤五千四百五十五，合计六千一百九十四。两组数字的报告时间与人员范围不同，不能合成一个“南山伤亡总数”；但即按较低一组，一日攻坚的消耗也已超过此前各次战斗。

南山之战使日军取得向半岛南部展开的通道，也暴露了强攻铁丝网和交叉火力阵地的高昂代价。日方伤亡在不同记录中有明显差异，但持续一日的反复冲击及大量伤员，已足以显示攻坚对兵员、弹药和救护能力的消耗。随后旅顺围城将把同样的问题扩大到更长时间、更复杂的工事体系。〔8〕

第二军继续南进，五月三十日占领大连。港口的价值在于，它能把本土海运接到辽东道路和铁路上，为攻城重炮、弹药与野战军补给提供入口。占领之后仍须清理航道、恢复设施和组织转运，港口才会成为可用基地。〔10〕

越过南山以后，日军开始分头行动：一部围攻旅顺，另一部沿铁路北上，接近从鸭绿江而来的第一军。旅顺守军据要塞抵抗，北方俄军则在南下解围与等待增援之间迟疑。一条狭窄地峡的争夺告终，围城和野战两处都开始向后方索取兵员与物资。

配图阅读

- 图04 辽东登陆与南山后的南北分工（图册第4页）
  先分清五月登陆、五月二十六日南山战斗和六月北进。右图西侧标出日舰炮火，东侧海狸号对俄军的支援见正文；左右两图展示的是先后展开的任务。

本章注释

〔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2—14

〔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

〔3〕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14

〔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16；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第1—2章

〔5〕 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8—18、42—43、50—61

〔6〕 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12及注11

〔7〕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16；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44—46

〔8〕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6；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44—61

〔9〕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6；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50—61

〔10〕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7、22—26

第四章 旅顺攻坚与海陆战场的交汇

一座要塞牵动两种战争

南山失守后，旅顺仍有陆上工事、岸炮和舰队，能够牵制日本大量兵力。攻取要塞可以消除辽东后方威胁，释放部队参加南满野战；消除港内俄舰，又关系到日本海军能否集中迎击欧洲增援。陆军围城与海军封锁因此围绕同一基地展开，各自还有需要优先解决的目标。[1]



乃木希典（1849—1912）。1912年以前，确切摄年未详。 图像来源 1



与谢野晶子（1878—1942）。拍摄年代未详。 图像来源 9

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在五月以后逐步组织起来。第一、第十一师团先后投入，第九师团到七月下旬参加展开，第七师团则在十一月加入。这支围城军队是一批一批集齐的。后方同样忙于准备：大连港的障碍要清除，铁路和转运设施要修复，重炮及攻城物资才运得进来。第三军已经承担围城任务，所需兵力与器材仍在陆续增加。[2]

旅顺的防御也在继续施工。东北正面的东鸡冠山、二龙山、松树山等堡垒互相支援，中间的壕沟、野战阵地和铁丝网填补空隙；西北的203高地属于另一组争夺空间。永久工事与临时增筑部分交错，守军要把现有材料、道路和通信纳入一个能

够反击、修复和补给的体系。[3]

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日军攻占外围高地，逐步接近主防线。八月九日，陆上炮弹已经击中港内舰船，迫使舰队面对停泊安全恶化的现实。翌日俄舰向海参崴突围，黄海交战后，一部分返港，另一些驶入中立港或继续单独航行。围城由此直接影响海军选择，而返港的重舰仍需要日军继续处理。[4]

总攻受挫以后

第三军第一次总攻从八月十九日延续到二十四日。日军希望以猛烈炮击和多路步兵攻击压垮防御，尽快腾出兵力。攻击在一些地段取得进展，二十二日夺取磐龙堡附近阵地，却难以把局部突破向纵深扩展。相邻堡垒继续射击，铁丝网和壕沟限制后续部队通过，进入突出部的步兵又受到侧射与反击。[5]

乃木急于突破要塞，八月总攻便把步兵推到了炮火尚未充分破坏的防线前。炮击时隐蔽的守军，在日军接近时重新进入阵地；铁丝网、壕沟和侧射火力，仍拦在冲锋者面前。夜色遮住了部分观察，也使辨路、联络和增援更加困难。第三军付出大量伤亡，完整的防御体系依然撑住了。急攻的希望落空以后，日军逐步加强接近壕、炮兵阵地和工兵作业，为下一次攻击准备较可靠的条件。[6]

第三军的规模同样在变化。美国编纂史估计，投降时第三军有效兵力约七万五千人；八月总攻的到阵人数与全期累计投入另有范围。该编纂史又以传闻性表述记日军八月总攻死伤“超过一万五千”，这一数字的核验状态见附表。把兵力、到阵与伤亡分开，才能判断乃木的急攻究竟消耗了什么。

壕沟推进缩短了最后冲击时在开阔地暴露的距离，也使弹药、担架和后续部队更接近目标。守军则以出击、手榴弹、反向坑道和炮火阻碍施工。九月对203高地等处的攻击仍未取得持久突破，日军一边争夺前沿支点，一边把新的进攻起点向前移动。围城从短促决胜的尝试，转成持续改变地形和火力条件的工程作战。[7]

九月下旬以后，二十八厘米榴弹炮逐渐投入。重炮的曲射与爆炸威力加强了对掩蔽部、堡垒和港内舰船的威胁，守军则继续加深掩体、修补工事。十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的第二次总攻虽又推进部分阵地，仍未使要塞整体崩溃。重炮提供了更强

的破坏手段，日军仍须让炮击、接近作业与步兵占领彼此衔接。〔8〕

围城中的组织消耗

围城使双方都要反复修复已被破坏的战场。守军的道路、电话线和材料运输支撑着炮弹补充、伤员搬运与局部增援，白昼暴露的地段往往依靠夜间工作。炮兵和工兵逐渐成为决定抵抗时间的关键力量；一处工事能否继续使用，还取决于人员能否到达、通信能否恢复。〔3〕

日本须不断跨海补充攻坚损失，把物资从大连运到前线。第三军留在旅顺一天，南满野战军便少一支可以调用的力量。俄方因此愿意继续守下去：要塞牵住日军，港内舰艇也还保留着再度出海的可能。双方统帅计算这些收益时，伤员、守城平民和当地劳动者承受的围困也在一天天延长。〔6〕

城区与港区进入炮击范围以后，军民空间进一步重叠。医院、住宅和运输道路遭到威胁，伤病员需要的照护与守军急需的人员、物资争夺有限资源。八月日方提出撤出非战斗人员的安排，俄方未接受；随着围城延长，留在城内者的生活也受军事判断支配。〔9〕

1904年九月，与谢野晶子在《明星》发表写给从军弟弟的诗，呼唤道：“弟弟啊，我为你哭泣，你千万不要死去。”她又问：“旅顺城破也好，未破也好，又有什么关系？”（两处均为本书自译。）母亲的白发、新婚妻子的等待，在诗中紧接着战场上的弟弟。军部计算何时攻下要塞、何时北调一支军队，姐姐牵挂的是这个人还能否回家。诗把将领所称的胜利放回一个家庭，让养育、婚姻和日后的生活也有了发言的位置。〔10〕

203高地与堡垒防线的崩解

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三次总攻再次从东北正面展开，突破受阻后，日军于翌日把重点转向203高地。第一、第七师团等部反复冲击，守军争夺山顶不同部分并组织反击。山地的观察价值使双方持续投入，局部占领还须经受反击，直到十二月五日，日军才取得稳定控制。〔11〕

高地的价值在于改善对港内目标的观察和校射。日军此前已能炮击军港，此后更容易修正落点、连续打击停泊重舰。港内舰船在不同日期被击毁或失去作战能力；移至外锚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号则另受鱼雷攻击，最终由俄方处置。港内炮击、外海攻击和俄方自沉共同压缩了俄军剩余海上力量，也使东乡得以把主力准备转向下一支俄国舰队。[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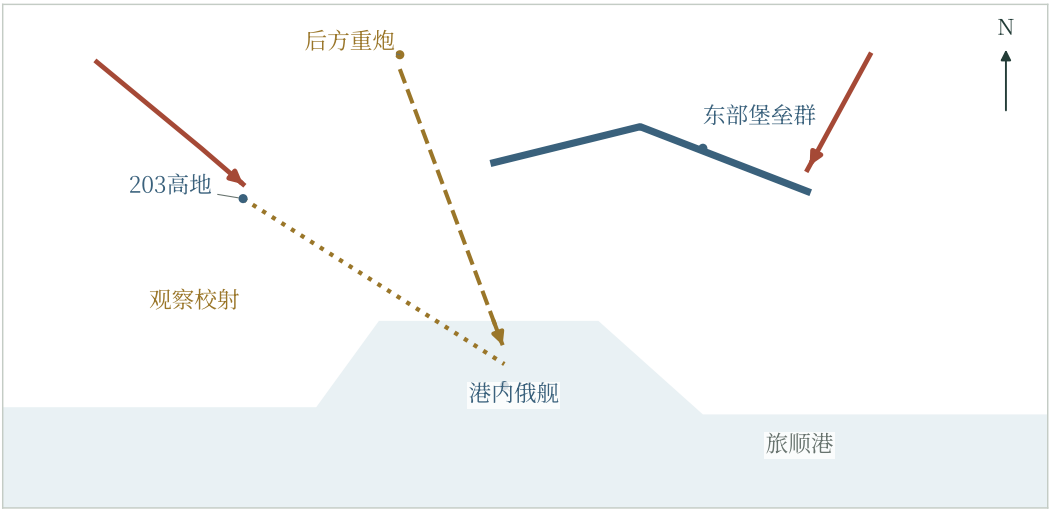
203高地失守以后，陆上要塞仍在作战。十二月十五日，负责防御的重要将领康德拉坚科阵亡；十八日东鸡冠山北堡垒在坑道爆破和攻击后失守，月底二龙山、松树山等阵地相继丢失。接近壕、爆破和重炮逐一拆解相互支援的堡垒，原先能够交叉射击的阵地开始出现缺口，守军组织反击的空间随之缩小。[13]

1905年1月1日，俄方提出投降交涉，2日在水师营签署受降安排。普通官兵进入战俘程序，部分军官可以依条件作出不再参战的承诺。特列季亚科夫后来仍主张若干阵地有能力继续抵抗，他的判断显示局部守备状况与整体投降决定之间存在分歧；斯捷塞尔等选择结束围城，则意味着以要塞和人员的交出换取停止战斗。[14]

旅顺陷落，日军终于可以抽出这支围城部队，东乡也得以准备迎击新的俄国舰队。第三军离开要塞以后，仍须补充、重编，再向北开进。把时间拨回此前的夏秋，辽阳、沙河的战斗早已在围城期间展开。南北两处战线一直相互牵制；旅顺迟迟未下，曾经怎样影响南满的选择，还要从这些会战中看清。

05 旅顺：观察、重炮与港湾

203高地提供观察，后方重炮据此修正对港内俄舰的射击。



红：日军攻势　蓝：俄军目标　金点线：观察／虚线：射击

1904年围攻关系图；非等比例，不标距离。

西北的203高地与东北堡垒群承担不同战场作用。日军逐步以壕沟、爆破和重炮推进，十二月五日取得高地后加强港内观察校射，随后继续攻取堡垒，至次年一月二日受降。 本页采用文字校订版。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5逐图来源。大图5（图册第5页）

配图阅读

- 图05 旅顺围城的攻坚、观察与港内炮击（图册第5页）
  山顶点线表示观察，后方虚箭头表示炮击。八月港内已有舰船中弹，十二月取得203高地后校射更为有效；十八日失守的具体工事是东鸡冠山北堡垒。
- 图08 黄海与蔚山：分开的战斗，共同的后果（图册第8页）
  先分别阅读两个海域，再比较舰队去向。两图采用不同尺度，金色圈标示交战区域；中立港虚箭头概括分散结果，留里克号文字说明战役损失，未定位沉没点。

本章注释

〔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22—30、149—151

〔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22—26、36、41—42；A106：第3軍（日露戦争）

〔3〕 A108：Influence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Siege of Port Arthur up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ortresses (1908)，印页105—107

〔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23—28、150—153

〔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29—30；A101：第1次旅順総攻撃、第一次总攻击解说

〔6〕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29—36

〔7〕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31—36；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171—211

〔8〕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34—36；A102：第2次旅順総攻撃；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200—202

〔9〕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29；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199—200

〔10〕 A801：与谢野晶子《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晶子詩篇全集》1929年本文，青空文库转录，《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据1929年集本文字自译；A802：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大原クロニカ》“君死に給ふこと勿れ”1904年9月条，1904年9月条目

〔1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36—38；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279—285

〔1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5—156

〔13〕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38—40

〔1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39—41；A004：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印页297—300

第五章 辽阳会战与南满战线的汇合

向辽阳汇合的几支军队

旅顺围城展开时，日军也在从不同方向接近辽阳。第二军由辽东半岛沿铁路一带北上，第一军从鸭绿江经东部山地推进，野津道贯的第四军则从大孤山、岫岩方向进入两军之间。三条路线分别利用港口、道路和铁路，最终汇向俄军据守的南满交通枢纽。[1]



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1848—1925）。Commons记录为1910年。图像来源 3

库罗帕特金想等铁路运来更多援军，再集中反攻；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不断催促他救援旅顺。两人争的是同一批野战兵力。南进或许能够迟滞围城，却也会把尚未集齐的部队带离后援。库罗帕特金战后反复诉说这类压力，借此解释自己的困难。自辩之中仍有一个实情：俄军既想保住南端的要塞，又想在北方从容准备一次会战。[2]

六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斯塔克尔贝格南下的部队在得利寺与第二军交战。俄军试图从一侧反击，日军第四师团则向其另一侧迂回，侧翼威胁迫使俄军退出战场。铁路此时既是进军轴线，也是保存部队的条件：增援乘车到达，后卫掩护主力撤

离。日军阻止了解围部队继续南下，俄军仍保留了能够加入下一阶段战斗的兵力。[3]

东西两路的前置战斗

东路山口决定第一军能否从朝鲜方向进入辽阳周边。日军占据摩天岭一带后，俄军凯勒部于七月十七日试图夺回通路。山区把攻击压缩在有限方向，日方利用既有阵地及增援稳住防线，俄军攻势受挫。山口控制让第一军继续向西接近，也使俄军必须在东部山地保持相当兵力。[4]

西路的大石桥则关系到铁路与营口方向的联系。七月二十四日，双方炮兵交战，俄军白昼守住主要阵地；日军随后夜袭部分高地。俄方还担忧侧翼和后路，继而撤离。美国编纂史着重夜间攻击的作用，库罗帕特金则强调整体部署和退路判断。战术压力与指挥者对其他方向的担忧相互作用，使一处尚能抵抗的正面仍可能失去继续坚守的条件。[5]

七月底，日军在东西两面继续施压，东路杨子岭等处的战斗中凯勒阵亡，西路俄军退离海城。日军逐步收窄了几支军队之间的距离，俄军则向辽阳收缩。辽阳有铁路、仓库和多层阵地，可以容纳增援并组织反击；雨季泥泞又妨碍道路运输，使双方都更加依赖少数可用通路。[6]

正面攻击与太子河桥头

八月二十六日起，第一军从东面攻击辽阳外围，俄军陆续退向主要防线。三十日至三十一日，第二、第四军在首山堡等南面阵地发起强攻，俄军依托工事和炮兵顽强抵抗，日军进展有限。南面的战斗牵住守军，也使黑木可以尝试从太子河上游跨向北岸，威胁辽阳通往奉天的交通。[7]

渡河按部队和装备分阶段实施。八月三十日夜至三十一日，第十二师团及第二师团一部步兵先渡，炮兵在三十一日夜随着桥梁条件改善跟进；近卫师团仍承担南岸任务。黑木因而是在主力尚未全部集中时，先把一支能够扩展桥头的部队送向北岸。成功可以动摇俄军后方，进展过快则会使这部分兵力暴露在较大的反击集团面前。[8]

库罗帕特金作出应对：让南面部队收缩到较近防线，转移兵力到北岸反击。他自述九月一日准备使用九十三个营，其可用步兵按原书“步枪数”计约五万至五万五千。这是反击集团的战斗人员口径，显示俄军仍有集中兵力打击桥头的机会。能否实现优势，取决于各路到达时间、地形判断和攻击协同。[9]

会战规模可以从两组数字看出。美国编纂史估计，日方参加战斗约十四万人，俄方可用于会战约十六万五千人；两项估计的编制与参战范围不同。俄军北岸反击集团，库罗帕特金自述为九十三营、可用步兵按步枪数计五万至五万五千人、三百五十二门炮；美国编纂史的计划汇总则为九十五营、约六万七千步兵与五千骑兵、三百四十二门炮。计划数字与可用数字之间的差距，正是库罗帕特金未能兑现反击的原因之一。

第一军向高粱地、村落和丘陵间扩展，烟台煤矿方向成为争夺地区。煤矿支线位于主铁路以东，日军在这里前进增加了俄军交通受威胁的程度，主要北撤线路此时仍然通行。日本需要继续向西北压迫，俄国则试图利用这一间隙击退渡河部队。[10]

反击机会为何没有兑现

九月一日夜至二日，日军夺取馒头山附近要点，俄军从烟台煤矿方向进入战斗的奥尔洛夫部在复杂地形中发生混乱，未能按预期同斯塔克尔贝格部协同。计划中的多路夹击因此变成接续不齐的战斗。部分俄军仍发起有力攻击，黑木也面对桥头受压、增援尚在路途的危险。[11]

二日晚至三日清晨的争夺尤为紧张。日军靠继续投入部队、调整阵地和抵抗反击维持北岸立足点。双方都在有限道路上调动，而战场情报未能同步到达各级司令部。第一军与总司令部、其他军之间的电报一度中断，各部判断还依靠较早的进展报告。实际战斗的危险与后方所理解的局势因而存在距离。[12]

九月三日，库罗帕特金决定放弃辽阳，退向奉天。按他的解释，北岸反击未达预期，预备队和弹药已有压力，交通又受威胁。继续坚持，仍可能等到北岸反击奏效；若日军桥头继续扩大，撤路又会更加危险。他选择先保存主力。战后，他着重

追究各部执行的失误，指挥机关自身的命令、联络和集中时机，同样影响了这个结果。〔13〕

九月四日，日军进入辽阳，五日仍与俄军后卫交战。第一军的追击也受到抵抗，俄军主力通过仍未被封闭的道路北退。日军夺得枢纽并迫使对手后撤，原先希望通过渡河威胁后路所能取得的更大成果，受到部队分散、疲劳和俄军后卫行动限制。〔14〕

战果与两条战线

辽阳战果的代价可以从日方三军报告看到：美国编纂史转录的损失合计为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九人。其所录俄总参谋部报告又分别列阵亡、负伤和失踪；俄医务月报采用更宽时间范围。各组记录反映不同统计窗口。共同可见的是，双方都用大量人员消耗换取阵地或退却时间，战后仍需补充才能再发动攻势。〔15〕

八月，第三军总攻旅顺，南满各军准备进攻辽阳；九月，俄军退向奉天，旅顺城外的接近壕还在向前延伸。日本赢得辽阳，仍须同时供养围城与野战两支庞大的力量。俄军丢了枢纽，保住的主力却继续获得铁路增援。下一次会战将由库罗帕特金发起，他要用新到的兵力夺回主动，也想替旅顺减轻压力。

配图阅读

- 图04 辽东登陆与南山后的南北分工（图册第4页）
  先分清五月登陆、五月二十六日南山战斗和六月北进。右图西侧标出日舰炮火，东侧海狸号对俄军的支援见正文；左右两图展示的是先后展开的任务。
- 图06 辽阳正面攻坚与北岸反击（图册第6页）
  八月三十日夜至三十一日，步兵先渡太子河；三十一日夜，炮兵随桥梁条件改善跟进。蓝箭头分别为北岸应战和最后北撤，煤矿支线仍须与主铁路分开读。

本章注释

〔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43—57

〔2〕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14—219

〔3〕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8—22

〔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45—48；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20—222

〔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50—52；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24—225

〔6〕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52—61；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23—228

〔7〕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56—69

〔8〕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67—68；A202：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II (1907)，印页82—89

〔9〕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30—233

〔10〕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69—75；A202：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II (1907)，印页102—109及图XXII

〔1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73—76；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33—235；A202：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II (1907)，印页102—118

〔1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75—76；A202：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II (1907)，印页112—121

〔13〕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35—237；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76—77

〔1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77—79；A202：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II (1907)，印页129—131

〔1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78—79

第六章 沙河与黑沟台：攻守转换中的指挥与补给

俄军重新选择进攻

辽阳会战后，俄军依托奉天、铁路和仓库补充人员物资，日军第一军位于东侧，第四军居中，第二军占据西侧。旅顺仍在抵抗，第三军继续留在辽东南端。俄方希望趁日军兵力分在两处战场，以新到增援恢复主动；日方则要守住辽阳所得，防止俄军南进危及后方。[1]

库罗帕特金的沙河攻势分为不同任务：斯塔克尔贝格指挥东部兵力，准备经山区迂回日军右翼；比尔德林在西面牵制，中间掌握预备队。东部若能突破，便可能迫使日军离开既有阵地，并向旅顺方向产生影响。这项计划把希望寄于侧翼运动，同时要求较长山路上的主攻与平原上的配合及时衔接。[2]

十月初俄军分路前进，西部较快接近沙河并恢复车站、桥梁，东部却受道路、地形和炮兵展开影响，集结与行军屡有停顿。两路速度的差别使日军获得调整时间。担负主要突破的兵力尚未形成连续压力，先接近敌军的一路反而首先暴露在反击之下。[3]

俄方计划中的东部优势还受到战场观察的限制。山区高地彼此遮蔽，占领一个山口，并未同时解决邻近高地上的火力。美军观察员赖希曼记述，十月十二日俄方已经收到一处山口攻取的消息，附近炮位却仍在继续抵抗。总部得到的“占领”报告与部队可以实际通过的道路之间，存在尚待作战解决的距离。[4]

沙河：进攻军转入防御

大山岩选择主动打击俄军西部和中部。十日前后，日本各军扩大反攻，把俄方东路尚未展开的时间变成自己的行动窗口。战斗从俄军企图包围日军右翼，转为双方争夺中间接合部和西部阵线。日本调动相邻军的攻击形成连续压力，俄军则需要

在维持原定东路任务与救援受压正面之间重新分配兵力。[5]

俄军第十七军退却，邻近第十军的侧面随即暴露，中央也陷入困难。库罗帕特金只得从东部调兵救援，原定主攻方向随之减弱。向山区集结的部队又要折返，转去承担新的任务。路途耗掉的时间没有留下战果，东翼迂回也在这一次次改调中失去了后劲。[6]

反击也没有使日军获得一条平顺向北推进的道路。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独树山等处反复争夺，俄军重新夺回重要高地，给日方造成损失。此后阵线逐渐稳定，俄军仍在沙河南岸保有据点。双方转入挖掘工事、配置炮兵和补充人员的阶段，战线的静止来自继续进攻代价上升及局部抵抗，而各处交火仍在延续。[7]

美国编纂史所列俄军沙河损失，分阵亡、负伤、失踪合计约四万一千三百人；日方损失在该书与后来专题汇编中存在较大差异，分别约一万六千与二万零五百。日方两组统计的范围尚待对齐。双方付出大量伤亡后，仍须在原有战线上继续作战。俄军恢复主动的尝试结束，日军也需要依靠补充和工事维持战果。[8]

黑沟台一役的损失可分项对照：俄军阵亡一千七百一十九、负伤一万一千一百二十四、失踪一千三百零二，合计一万四千一百四十五；日军八百四十二、八千零一十四、五百二十六，合计九千三百八十二。美国编纂史说明，失踪的后续订正未明，库罗帕特金另估俄军约一万人，不能把部队损失与自述估数相加。

冬季的军队与补给

会战后，俄军改为三个集团军：西面第二集团军由格里彭贝格指挥，中间第三集团军由考尔巴斯指挥，东面第一集团军由李涅维奇指挥，库罗帕特金居于总指挥位置。新的层级试图把庞大兵力分成可管理的战场单位，同时增加了统帅意图、集团军任务和军级行动之间的传达环节。[9]

铁路继续运来增援和物资，抚顺支线、车站、道路与仓库也在扩充。库罗帕特金的记述一方面强调补充改善，另一方面承认车辆、冬装等仍有困难。车辆和路面决定最后一段运输的效率，军队人数增加也相应提高粮食、马料和燃料需求。冬季

阵线的稳定，给了双方经营后方的时间，同时使下一次攻势必须跨越更密的工事。〔10〕

严寒改变了行军，也改变了伤员的命运。冻硬的地面使部分道路较易通行，河流的陡岸却仍拦着步兵、火炮和车辆；掘壕时还得对付冻土。留在野外的军队需要燃料和冬装，负伤者更要尽快送离战线。美国军医观察员哈瓦德记下的冻伤和后送情形，让人看到，冬季的运输与御寒准备关系到部队能否继续作战，也关系到伤员能否活着离开。〔11〕

1905年1月2日旅顺投降，使日军第三军北调成为俄方决策中的时间压力。俄军在一月上旬派米申科骑兵袭扰日军后方，试图打击铁路和补给，行动未能长期阻断交通。库罗帕特金随后同意在西翼进攻，希望利用第三军尚在转移的间隙取得战果。〔12〕

黑沟台与三德普：不同尺度的攻势

格里彭贝格倾向以第二集团军向日军西翼实施较深进攻，库罗帕特金则把其他集团军的全面配合与西翼先取得成功联系起来。两者分别重视扩大攻势和保持全线联系。黑沟台、三德普是这一地区的不同据点，攻取前者只能打开一段空间，后者及邻近阵地仍可能阻挡继续展开。〔13〕

一月二十四日俄军开始前移，二十五日主攻展开，第一西伯利亚军夺取黑沟台。另一方向的部队到达较迟，攻击节奏从一开始便不整齐。前线已取得据点，其他部队和炮兵尚需继续集中；集团军指挥者既要利用初期成功，也要防止领先部队的侧面暴露。〔14〕

二十六日，三德普仍未攻克。库罗帕特金的战后叙述详列了识别附近村落、错误报告占领以及炮击目标偏移的过程，并提到重炮先被调往第十军。地名混淆与火力错置会使计划上的进展脱离实际阵地，这条解释有助于理解进攻为何停顿；责任分配则仍受其与格里彭贝格争执的影响。〔15〕

二十七日，斯塔克尔贝格在苏麻堡等处继续推进，前沿扩展又增加了对相邻部队配合的需要。俄军不同层级对继续进攻和整顿集中有不同要求，命令改变使部分部队前进、另一些停顿。统帅希望控制攻势范围，前线将领又希望及时使用已经取得的位置，二者逐步形成难以协调的节奏。〔16〕

日本选择从其他方向抽调兵力。第八师团和既有预备部队先支援西翼，第五、第二师团等随后加入。这样的调动削弱了其他地段的余裕，换来了在受攻击处连续投入的能力。俄军其余集团军未能形成同等强度的压力，日本遂有机会把有限预备力量集中到关键战场。〔17〕

二十八日的战斗中，日军反击也遭遇挫折，俄军局部仍有进展。库罗帕特金最终要求第二集团军集中撤回，其判断是三德普尚在日方手中，展开过宽的部队已受压力，全线配合又有限。二十九日俄军退却，日军收复黑沟台。格里彭贝格则认为缺乏其他集团军配合和统帅干预破坏了机会，这场争执随后进入战后责任叙述。〔18〕

美国编纂史列出的俄方损失约一万四千一百人，日方约九千四百人，均合计阵亡、负伤和失踪。严寒还增加伤员转运困难，哈瓦德所述部分日军冻伤后送属于另一个观察范围。军队为这次西翼攻势付出战斗与气候的双重代价，阵线却大体回到原有格局。〔19〕

沙河攻东翼，黑沟台攻西翼，库罗帕特金两次集结大军，都未能使各部在预定时刻合力推进。日本在危急处调兵，比俄方扩大攻势更快。一冬的进攻与反击过去，阵线仍大体如旧，双方却已损失许多官兵。第三军此时正在北上，俄军原想利用的间隙即将结束。

本章注释

〔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79—81

〔2〕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40—244；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一部分，印页231

〔3〕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81—83；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一部分，印页231—233

〔4〕 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一部分，印页235—240

〔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84—90；A302：沙河会戦（日露戦争特別展2），沙河会战解说

〔6〕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44—246；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88—92

〔7〕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90—95

〔8〕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95；A302：沙河会戦（日露戦争特別展2），战果统计

〔9〕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49—253

〔10〕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49—251

〔11〕 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二部分，印页15—17；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65

〔1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96—97；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51、254—255

〔13〕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51—257

〔1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98—99；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59—260

〔15〕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60—262；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99—100

〔16〕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99—100；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62—265

〔17〕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98—100；A202：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II (1907)，印页351—358

〔18〕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00—101；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64—267

〔19〕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01；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二部分，印页16—17

第七章 第三军北调与奉天会战

从旅顺到南满野战军

旅顺投降以后，乃木的第三军开始准备北上。接收守军、补充损耗、重整部队，都须逐项办理。重炮和器材主要走铁路，大部队沿陆路行军；因米申科骑兵在日军后方活动，少量步兵先被急送营口。军部、先头部队和主力各有行程。要把围城军队送上新的战场，统帅的一道调令只是开端。〔1〕

围城后的第三军也发生编制变化。第十一师团转入川村景明指挥的东路部队，第一、第七、第九师团组成乃木北调后的主要力量。到二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前后，第三军在太子河南侧、日军左翼后方集中。美国观察员库恩将其初始迂回兵力估为约七万五千人，并明确包括非战斗人员；这支军队的机动与补给，要依靠相当数量的勤务部队才能实现。〔2〕

北调预先改变了补给布局。日方在小北河一带为三个师团积存约一个月物资，分别从辽阳和营口、牛庄方向输送，再向西北设置前进兵站。围城时部队围绕固定目标作业，现在要在开阔正面上不断移动，粮秣和弹药必须随部队转向。第三军的战略价值，取决于它能否在俄军西侧连续行军和交战。〔3〕

库恩三月六日沿补给线所见，某段兵站日需约三百辆车，实际可得约为所需一半。车力不足时，粮食、马料、燃料和医疗用品之间就要排列先后。这是他所见地点的情况，却具体显示了迂回作战的负担：部队走得越远，运输车辆在途中占用的时间越长，前沿获补越难保持原有速度。〔4〕

奉天两翼的战略设计

俄军继续依托铁路集结，第二集团军在西，第三集团军居中，第一集团军在东。考尔巴斯接替格里彭贝格统辖第二集团军，比尔德林转掌第三集团军，李涅维奇仍指挥第一集团军，库罗帕特金总领全局。沙河、浑河及奉天附近构成几层阵

地，北面经铁岭连接更远的铁路后方。[5]

俄方原定攻势几度延期，既要判断日军在东部山区的行动，也担心西北方向对铁路的袭扰。从部署本身看，保护铁路、维持长正面和组织主动进攻，已经在争夺同一批机动兵力。[6]

库罗帕特金在战后检讨中承认：“我没有坚持建立足够强大的总预备队，这是我的错误。”（据1909年英译本自译。）他还记述，黑沟台以后曾下令从战线上尽量抽出部队，集中守住要点，把省下的兵力留作预备；执行时却过分倚赖各集团军司令官自行判断，自己也没有充分督促他们严格照办。统帅知道应把机动兵力留在手中，却未能让这条原则落实到部署。随后两翼接连告急，预备队反复往返，他的检讨便有了具体的战场注脚。[7]

日方的计划以几路行动共同迫使俄军分兵：川村的部队从东部山区施压，黑木、野津和奥保巩各军攻击既有正面，乃木则从最西侧向北迂回。东路需要实质推进，才能吸引俄军注意；西路又需保持隐蔽和行军速度，才能在对方调整以前威胁退路。两翼距离很远，最终效果取决于中央攻势和后勤能否支撑这种展开。[8]

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前后，东路在清河城方向发起攻击，俄军后撤并调兵增援。第十一师团的出现，使俄方一度判断乃木的主要兵力可能也在东面。第一西伯利亚军因此被移向东部，帮助稳定第一集团军，却减少了西翼可以及时调用的兵力。日军随后在西侧展开时，俄方又需要把部分兵力调回来。[9]

西翼迂回与俄军反击

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军开始西翼迂回，在四方台等处遭遇抵抗，继续向北展开。其动作逐渐证实了日本主力正在西侧逼近的事实。俄军把注意力转向这一方向，预备队和原已调往东部的部队再次受命转移。日方通过两翼压力造成的效果，主要体现为俄军在战斗期间不断改换集结方向。[10]

三月二日至三日，俄军在沙岭附近反击，对日军第一、第七师团形成压力。第三军的推进受到阻碍，日本正面各军则继续攻击，限制俄军抽出更多力量。日方既需要乃木走得足够远以威胁铁路，也要让他的部队经受住外侧反击；俄方则希望在

包围范围扩大以前，击破这一相对突出的兵力集团。[11]

俄军仍有反击的兵力，难处在于把它们同时送到需要的地方。三月四日夜，第十七军的方向和任务变动，所属部队朝不同方向行动。考尔巴斯又让部分攻击等到右翼取得进展以后再发起，其他部队只好继续等候。危机确实逼迫统帅改变部署，反复改派却也耗去了反击所需的时间。库罗帕特金和各集团军未能把局部优势合到一处。敌军的迂回固然危险，这些调度上的失机也有统帅本人的责任。[12]

三月六日，日军接合部一度出现危险。第一师团转移，第九师团尚未充分衔接，俄军攻击威胁第七师团一带。日方以当地部队和预备力量支撑，待第九师团进入才逐步填补间隙。这一战斗说明，俄军反击形成了实际威胁，局部压力曾接近改变西翼局势；协同迟滞则使这种压力难以持续扩大。[13]

日本的包围也受地理与兵力约束。三月七日，日军炮火开始威胁铁路附近，骑兵对虎石台方向的行动却未能切断主线。乃木越向北，部队之间的距离越大，侧翼与补给线越长；日本其他军仍须压迫俄军，使其无法集中打击这一延伸的外翼。[14]

从缩短阵线到总退却

三月七日，库罗帕特金命第一、第三集团军在夜间向浑河附近收缩，希望缩短正面并释放兵力支援西翼。这次行动仍以继续作战为目的。七日至八日夜，部队撤出原阵地、过河和重新部署，一部分行动保持秩序；日军随即跟进，俄军还须在新防线上组织炮兵、联络和侧翼掩护。[15]

新的集中时间十分有限。日军西侧继续北伸，东侧也逼近浑河防线，俄军增援沿途不断接到改变任务的命令。三月九日风沙影响观察与通信，局部突破及退路受威胁的报告进入总司令部。库罗帕特金最终在当晚决定向铁岭总退却，把保存主力置于继续守住奉天之前。[16]

总撤退需要将各军分配到不同道路，同时撤出仓库、医院、辎重和伤员。计划中应提前后送的部分物资仍留在附近，三月十日道路上军队与车辆相互拥塞。库罗帕特金指责先前撤运命令未获执行，这属于其责任解释；现场后果则是战斗部队、

勤务车辆和掉队人员混行，指挥与通信进一步困难。[17]

日军在东西两侧施加截击，部分俄军部队被隔断或被俘。俄方后卫仍在铁路以西等地组织抵抗，吸收散兵，掩护主力通过。日本两翼之间尚有未闭合的间隔，第七师团在北陵一带的前出部队也一度孤立，第一师团到三台子附近时已是十日晚间。俄军大量人员正是在这些时间与空间的间隙中北撤。[18]

退却时最难随军而行的是伤员。哈瓦德记下道路上的车辆拥塞、受阻的救护运输，以及三月十日晨离开的最后一批救护列车。一些重伤员和医护人员留在了日军占领区。部队撤出之后，仍有人留在原地等待照护；撤运的先后，对他们而言就是能否离开战场的区别。[19]

胜利的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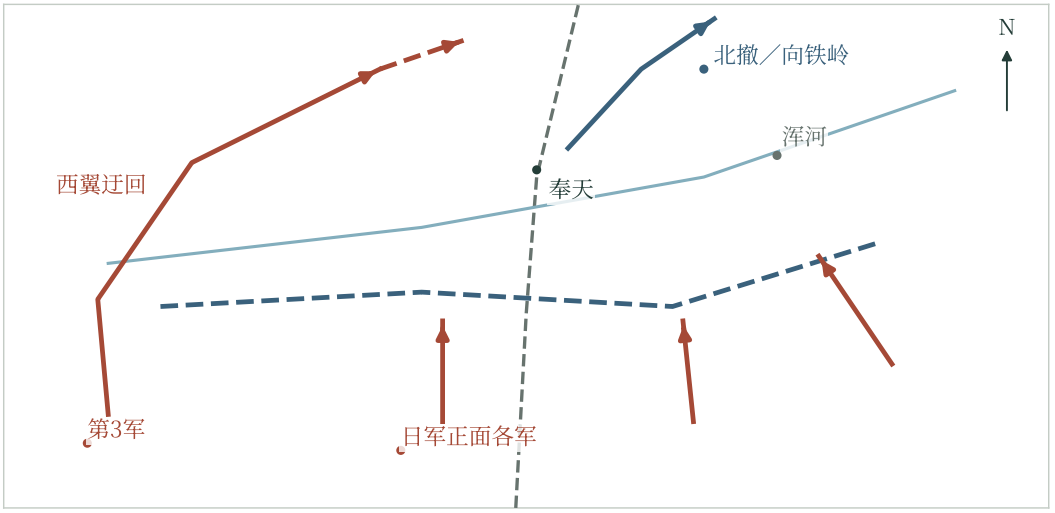
日军进入奉天并继续追击，俄军退往铁岭及更北地区。日本夺取了重要城市，瓦解俄军原有阵线，缴获物资并俘获大量人员；俄军主力也确实从未封闭的通道撤出。日军疲劳、运输距离增长和部队间隔，影响了继续追击的强度，俄军后卫行动则为重新组织提供时间。[20]

美国编纂史所列俄军损失为阵亡八千八百九十九、负伤五万一千零二、失踪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九，合计九万一千四百九十；其中失踪包含被俘，后续人员结局另需核对。日军死伤在该书中估为约五万人，后来JACAR专题约计七万人。两种日军统计的范围尚待进一步对齐。数万人的损失留给双方沉重的补员与救护负担，俘虏的收容也继续占用战后资源。[21]

奉天是日本在大陆取得的又一次大胜，原定合围仍留下了出口。俄军退走的主力与北方持续到来的援兵，使战争还有继续下去的力量。日本若再向北追，便须把粮秣、弹药和伤员运送到更远的地方。陆上的胜势已经形成，俄国从欧洲派来的舰队却还在东航；它能否抵达并改变海上局面，将直接关系到日本能否守住这些战果。

07 奉天：包围与北撤

日军迂回威胁俄军退路，北向通道仍留下开口。



红：日军攻势与虚线包围意图　蓝箭头：俄军北撤

1905年2—3月军级关系示意；开口仍受威胁，无比例。

乃木第三军从西侧迂回，东路兵力和正面各军同时施压，迫使俄军反复调兵。三月九日至十日俄军经尚未闭合的间隔北撤，部分部队遭截击，主力则得以退出并重新组织。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7逐图来源。大图7（图册第7页）

配图阅读

- 图07 奉天两翼进攻与俄军北撤（图册第7页）
  红色虚箭头读作包围意图，蓝色开口读作受威胁的退路。不同防御线属于先后阶段，箭头粗细不表示兵力；本图只画奉天，沙河与黑沟台仍须结合第六章阅读。

本章注释

〔1〕 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三部分，印页80—81

〔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05—110；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三部分，印页81

〔3〕 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三部分，印页80—83

〔4〕 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三部分，印页82

〔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01—110

〔6〕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68—273

〔7〕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269—271；末句接本章所叙后续调动

〔8〕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10—118

〔9〕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11—115；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73—274

〔10〕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13—119

〔1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17—119

〔1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19—124；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76—280

〔13〕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24—126；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78—280

〔1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27—128

〔1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28—129；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80—281

〔16〕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0—133；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82—283

〔17〕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印页283—286

〔18〕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3—134

〔19〕 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二部分，印页47—50、67—68、104

〔20〕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4—135；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第三部分，印页81—83

〔2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4；A401：奉天会戦（日露戦争特別展2），解说

第八章 海上控制与舰队决战

大陆战争的海上条件

日本陆军推进到奉天时，补充人员、马匹、炮弹和粮食仍要从本土装船，经过朝鲜周边海域，再由港口转入铁路与道路。海军承担三项彼此争夺资源的任务：保护运输，限制俄国远东舰队集中，保存主力迎击来自欧洲的增援。军舰的数量、维修和补煤时间，决定这三项任务能够怎样兼顾。[1]



东乡平八郎（1848—1934）。拍摄年代未详。 图像来源 2

俄国旅顺战列舰队威胁黄海和辽东附近海运，符拉迪沃斯托克巡洋舰则进入日本海袭击运输。分处两地的力量使日本需要分兵，也使俄方难以相互支援。留在基地可以修理、依托岸防，出海集中才可能改变双方对比；支援陆上要塞又会把水兵和火炮留在岸上。舰队的部署始终包含这些不同用途之间的取舍。[2]

开战时，东乡平八郎一面攻击旅顺，一面分兵护送部队登陆仁川。夜袭击伤俄舰以后，日方仍须长期警戒封锁。二月至五月三次沉船堵港试图封住出口，俄舰却继续能够出动。日本遂靠侦察、巡逻和主力截击维持控制，供应船、本土基地与前进据点支撑舰艇轮换。[3]

近岸封锁还受到水雷威胁。四月十三日，俄国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触雷沉没，马卡罗夫阵亡；五月十五日，日本又损失“初濑”“八岛”两艘战列舰。水雷使较弱一方也能重创大型军舰，迫使封锁舰队在接近港口、保持观察与保存主力之间调整距离。日本保有主动，同时持续消耗迎击下一支俄舰队所需的资源。〔4〕

破交战与中立国

符拉迪沃斯托克巡洋舰队以较少舰只打击日本运输。六月十五日，“常陆丸”“和泉丸”被击沉，“佐渡丸”受损；七月俄舰又穿过津轻海峡，到日本东岸活动。人员与装备损失之外，袭击还迫使运输改道、延误或增加护航。日本由上村彦之丞率装甲巡洋舰追捕，旅顺方向的主力因而需要与日本海方面分担舰艇资源。〔5〕

破交范围扩大以后，中立国商船及货物也进入争夺。俄舰扣留装载铁路和军事物资的船舶，必须判断货物性质，并处理押送、补给和船旗国交涉。英国“马六甲”号被截获后，英国政府说明所载军用品属于英国方面，交涉促成放船，相关俄国辅助巡洋舰停止了该轮搜索扣押。远洋袭扰的收益，由此受到国际关系的实际约束。〔6〕

旅顺港内的舰队面对另一种压力。随着第三军接近，八月九日炮弹已击中俄舰。向海参崴转移可以保存重舰、增加日本海方向力量，留港则有继续受陆上炮击的风险。维特盖夫特遂于公历八月十日、俄历七月二十八日率舰队出海，尝试通过日本主力拦截。〔7〕

黄海与蔚山的分散后果

黄海交战在航行中展开。俄舰试图继续向东，日本舰队追击并争取前方位置。黄昏前后，维特盖夫特阵亡，旗舰“皇太子”号操纵受损后突然转向，各舰对旗舰动作的理解与自身避战、救援选择交织，队形失去统一。原定的集中转移，分解成返港和分散航行。〔8〕

战后，五艘战列舰及部分舰只返回旅顺，“皇太子”号进入胶州湾，其他巡洋舰分赴上海、西贡等中立港。“诺维克”号继续绕行，最后在萨哈林附近退出战斗。返港的舰只再受围城炮火威胁，进中立港的须接受解除武装等限制，独自航行的又缺

少基地与支援。俄国保住了若干军舰，原来那支可以共同出动的舰队却已分散。〔8〕

四天后，符拉迪沃斯托克三艘装甲巡洋舰在蔚山外海遭遇上村舰队。“留里克”号操纵受创，“俄罗斯”“雷霆”两舰回头掩护，使自己也持续暴露在炮火下；最终两舰向北脱离，“留里克”号沉没。日军救起幸存者，两艘俄舰返回海参崴修理。日本海方向的破交力量因而受到重创。〔9〕

两次海战共同削弱了俄军重新集中的机会，日本获得较大的运输余地。年底，旅顺港内重舰又在攻城炮击中逐步失能；203高地的取得改善了校射，外锚地舰艇则经历另一组鱼雷攻击和自沉。东乡于是能够把主力撤回整备，留下较小力量监视旅顺，准备迎击从欧洲赶来的舰队。〔10〕

远航舰队的任务变化

罗杰斯特文斯基率第二太平洋舰队东航，同行的除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还有修理、运输和运煤船。重舰绕好望角，部分船舶经苏伊士运河，随后会合并接收增援。快慢不一、续航力各异的船只要一同前进，补煤、检修、等待和重新编队便贯穿航程。舰队尚未见到敌人，先要维持自身的秩序和航行能力。〔11〕

国际环境影响航程。多格尔沙洲事件中，俄舰把可疑目标当作鱼雷艇开火，英国渔船受击。国际调查委员会一致认定渔船没有敌对行动，多数委员否认现场有俄方所称鱼雷艇，并把开火责任归于罗杰斯特文斯基；俄国委员保留异议。事件迫使俄国以外交方式处理远航造成的额外危机。〔12〕

舰队抵达东亚以前，旅顺已投降，奉天会战也已结束。原来与旅顺舰队策应的设想失去基础，海参崴成为重要目的地。俄舰在法国殖民地金兰湾附近停留，又引发日本抗议，补给和等待也受中立规则制约。欧洲调来的海军力量须先成功突破，才能转化为对日本运输和战局的持续威胁。〔13〕

东乡把辅助巡洋舰、巡洋舰与主力分层配置，用外层搜索引导重舰集中。前进基地支持补煤修理，巡逻舰承担保持接触和传递航向的任务。日本以对海区和后方较熟悉的组织，对抗一支长途航行而来、仍须继续北进的舰队。〔14〕

对马的连续打击

1905年5月27日，即俄历5月14日，俄舰队进入朝鲜海峡东水道。“信浓丸”的无线电报告提供来向，其他日舰继续跟踪。发现目标之后，侦察舰还要在雾气、航向变化和驱赶下维持接触，使主力可以依据更新后的情报迎击。无线电与舰艇协同，把广阔海面的搜索转成了集中的交战。〔15〕

下午，日本主力以转向和较高航速争取前方位置，集中攻击俄军领舰和旗舰。东乡报告强调射击前部，俄方恩克维斯特报告也记述，俄舰每次试图北行，日舰便抢向前面攻击领头战舰。前舰受创使后续舰艇更难保持航向与队形，机动优势与集中火力相互加强。〔16〕

俄军还须保护运输船和受损舰。巡洋舰掩护后部，战列舰回护受创旗舰，救援与继续北航的要求发生冲突。罗杰斯特文斯基负伤后转移到驱逐舰，指挥继承发生在舰艇分散、信号受损的环境中。炮击损坏舰体和人员，也逐步削弱整个编队共同执行命令的能力。〔17〕

日方也曾在烟雾中失去目标，并有舰艇离列修理；重新接敌以后，攻击继续。夜间由驱逐舰和鱼雷艇接替，迫使俄舰进一步分散，日本主力则向预定地域会集，次日再搜索、围攻残部。对马的决定性效果由白昼炮战、夜间攻击与翌日收束接续形成。〔18〕

五月二十八日，涅博加托夫所率一组舰只投降。其他俄舰分别沉没、自沉、被俘，恩克维斯特带三艘巡洋舰前往马尼拉后被拘留，少量舰艇抵达海参崴。俄国从欧洲投入的重舰集团失去整体作战能力，日本则保有支持运输、封锁与新登陆的主力。〔19〕

人员损失方面，1907 年美国编纂史所录日方数字为阵亡一百一十六、负伤五百三十八，注明为日本报告数、属早期记录；俄方舰艇的结局分为沉没、自沉、被俘与中立港扣留，未在同一张表内统一。数字不大，却说明对马不是一次等量齐观的舰队决战，而是一方在航路、队形与指挥连续受损后失去整体作战能力。

对马以后，俄国已无力凭这支远航舰队扭转海上局势。日本保有的主力可以支援新的登陆，萨哈林因而进入实际可取的目标之列。俄国满洲陆军仍在，日本若要继续作战，也仍须支付兵员和军费。接下来的交涉，便要为这些胜利、残存力量和继续战争的代价定出一个双方能够接受的价码。

09 对马：两日连续接战

依次读白昼炮战、夜间攻击和次日追击。



蓝：俄舰北航　红：日舰迎击　虚线：原定海参崴方向

1905年5月27—28日；概示海域与阶段，未绘逐舰航迹。

俄舰队经对马东侧北航，日本以侦察引导主力迎击。五月二十七日白昼炮战、夜间鱼雷攻击和二十八日追击接续发生，舰队指挥与队形逐步瓦解，残舰形成多种结局。 本页采用文字校订版。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9逐图来源。大图9（图册第9页）

配图阅读

- 图05 旅顺围城的攻坚、观察与港内炮击（图册第5页）
  山顶点线表示观察，后方虚箭头表示炮击。八月港内已有舰船中弹，十二月取得203高地后校射更为有效；十八日失守的具体工事是东鸡冠山北堡垒。
- 图08 黄海与蔚山：分开的战斗，共同的后果（图册第8页）
  先分别阅读两个海域，再比较舰队去向。两图采用不同尺度，金色圈标示交战区域；中立港虚箭头概括分散结果，留里克号文字说明战役损失，未定位沉没点。
- 图09 对马海战的两日连续接战（图册第9页）
  顺着一、二、三读二十七日白昼、当夜和二十八日的接战。北方虚箭头指向俄舰原定目的地海参崴；实际舰只分流及各自结局，接第八章末段阅读。

本章注释

〔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5—158

〔2〕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7、145—152

〔3〕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5—142

〔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40—143

〔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45、147—148

〔6〕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45—148

〔7〕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49—150；A104：黄海海戦，蔚山沖海戦，黄海海战解说

〔8〕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0—153

〔9〕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2

〔10〕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5—156

〔1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3—157

〔12〕 A508：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rth Sea Incident, FRUS1905 d400 enclosure，报告第11—17项

〔13〕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4—157

〔14〕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7—158

〔1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57—159；A501：The Battle of the Sea of Japan, Proceedings 31/3/115, July1905, translated Philip R. Alger，李涅维奇转报

〔16〕 A501：The Battle of the Sea of Japan, Proceedings 31/3/115, July1905, translated Philip R. Alger，东乡报告、恩克维斯特6月3日报告

〔17〕 A501：The Battle of the Sea of Japan, Proceedings 31/3/115, July1905, translated Philip R. Alger，恩克维斯特报告、罗杰斯特文斯基6月6日报告

〔18〕 A501：The Battle of the Sea of Japan, Proceedings 31/3/115, July1905, translated Philip R. Alger，东乡报告；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60—164

〔19〕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63—165；A501：The Battle of the Sea of Japan, Proceedings 31/3/115, July1905, translated Philip R. Alger，恩克维斯特报告

第九章 萨哈林、战争成本与和谈

优势怎样成为和平条件

对马以后，日本已夺取旅顺和奉天、击败俄国远航舰队，有条件维护朝鲜与南满方向的战果。继续战争还会消耗人员、炮弹和信用，新增占领能够换来多少收益，成为决策核心。俄国失去基地和舰队，满洲陆军却仍然存在；这支残存力量与国家纵深，使俄方在谈判中仍可坚持部分条件。[1]



谢尔盖·维特（1849—1915）。
1905年，朴次茅斯和谈期间。
图像来源 4

1905年6月8日，美国向两国发出同文照会，促请直接谈判。罗斯福把美国的作用表述为促成会面、协助安排时间地点，具体条款由交战国决定。这给双方提供了进入谈判的共同程序，也使接受会面与接受对方条件可以分开处理。[2]

谈判准备与军事行动同时进行。日本筹划萨哈林登陆，俄国继续保有防御的选择，双方政府通过指令约束全权代表。已经取得的战果决定谈判起点，对未来战争的预期则影响让步幅度：日本要让俄方相信拒绝妥协会继续受损，俄方要让日本相信，为剩余要求再战可能得不偿失。

萨哈林成为新的议价对象

萨哈林即库页岛，在日本文书中称樺太。它接近日本北部，可以通过海上输送部队攻取，又属于俄国本土领土。满洲的租借地和铁路权益涉及中国主权，萨哈林割让则可以作为俄国自己的领土处分进入交涉。法律地位的差别，使两处军事占领产生不同的外交用途。[3]

日方此前已有进攻主张，兵力分散限制其实施。对马以后海上条件改善，和谈又使取得新占领地更有价值。JACAR据战史、档案编成的专题把裁可列于六月十七日，翌日下达独立第十三师团出动命令；七月四日，南部登陆部队从大凑出航，北遣舰队负责护送和支援。[4]

七月七日日军在阿尼瓦湾岸登陆，九日占领科尔萨科夫，十日进入弗拉基米罗夫卡。俄军退往林区，日军继续追击，十六日出现南部守军降伏交涉。二十四日，另一部队在岛北登陆，随后取得主要据点，三十一日利亚普诺夫接受投降。南北分路登陆缩短了单一路线北进的距离，俄方则缺少海上援助。[4]

占领取得后，地方控制和分散交战仍须处理。岛屿在日方手中，俄方当时又缺乏收复手段，这一事实直接影响维特的判断。他在八月二十一日电报中劝告彼得堡，俄方既拒绝赔款，若完全拒绝讨论岛屿，可能承担谈判破裂的国际责任。军事行动在这里转化为一项具体压力：日本可以选择退还多少占领地，俄国要估量坚持全岛回归的代价。[5]

续战资源与政治承受力

日本维持战争，需要把未来税收与信用提前转成可用军费。日本银行后来回顾高桥是清早期一千万英镑筹资任务时，记述伦敦、纽约承销力量的配合。海外借款支持军需采购和战争支出，偿债责任则延续到战后。这个早期筹资数显示融资方式，全部战争成本另有更大的核算范围。[6]

战果与信用相互影响。投资者因军事前景改善而愿意承购公债，政府又可以用筹得资金补充资源。日本银行的回顾记述，日本公债相对英国统一公债的利差在这一时期收窄。融资余地扩大，使日本仍有继续战争的工具；新增利息与还本责任，

又使政府需要比较再打一仗所能换得的收益。〔7〕

维特判断，俄军或许还能守，已经很难击败日本，再战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他在回忆录中又把王朝安全列为急于媾和的理由。沙皇更看重领土和大国体面，坚持拒绝赔款，给维特的让步余地一度十分有限。赴会谈判的人与在彼得堡下令的人，对这场战争还值得付出多少，各有判断。〔8〕

两国都希望停止成本增长，也都需要向对方显示再战决心。日本的战果支持其提出要求，俄国的陆军与纵深支持其拒绝部分要求。公开立场因此比内部风险判断更强硬，谈判的任务就是找到足以兑现主要利益、又能够获得政府接受的条件组合。

朴次茅斯的最后授权

八月，小村寿太郎与维特在朴次茅斯交涉。朝鲜地位、满洲撤军、租借地和铁路转让逐渐形成共识，萨哈林、赔款、俄舰交付与远东海军限制仍有争执。日本希望赔款补偿支出并确认胜利，沙皇政府则认为付款损及大国威望。维特同时经营欧美舆论，力图让谈判若破裂的责任落在日方。〔9〕

罗斯福在八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致金子坚太郎的信中劝日本考虑，为索取赔款继续作战，可能耗费更多钱并造成更多流血；他也警告俄方，拒绝在已有基础上媾和可能招致进一步灾难。斡旋把未来成本放在双方眼前，国际同情与人道措辞则成为促成妥协的外交工具。〔10〕

北萨哈林一度成为改写付款名义的方案：日本退还北半部，俄国支付一定款项。日方希望保留获得资金的机会，俄方仍关心付款的实质。一个完整的占领成果，因而被拆成南北两部分，分别讨论主权、退还与金额。军事占领扩大了可交换的项目，最终边界仍由双方继续议定。〔11〕

代表的活动最终受到政府授权限制。罗斯福书信编印本所收小村电报记述，日方为等待东京最后指示而请求延期；维特则表示，自己的指令已经禁止提出新让步，甚至限制转呈超出范围的建议。沙皇一度宁愿继续战争，东京也须决定放弃赔款后所得是否足够。〔12〕

八月二十九日，双方达成协议，日本接受南萨哈林及大陆既定权益，放弃一般战争赔款；俄国接受部分领土和远东利益损失，保住赔款底线。九月五日正式签约。美国斡旋帮助寻找组合，最后接受仍由两国政府依据自身利益和风险作出。〔13〕

和约配置了哪些权利

《朴次茅斯和约》第二条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俄国承诺不妨碍日本采取指导、保护和监督措施。日本扩张在朝鲜的支配力，由此少了一个主要外部障碍。第三条要求日俄撤出满洲、恢复中国行政，并为辽东租借地保留例外；第五、六条转让旅大租借权益和长春至旅顺铁路及附属权益，以中国政府同意为条件。〔14〕

中国在谈判前已提出自己的立场。七月十日，梁诚奉外务部指示通知美国政府，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领土，和约涉及中国而未经事前批准的规定，中国不承认有效。港口与铁路处于第三国领土，这份声明说明，日俄达成协议以后，相关权利仍须进入同中国交涉和落实的过程。〔15〕

第九条将北纬五十度以南萨哈林及邻近岛屿让与日本，边界由委员会实地勘定，双方还约定岛上不筑要塞、两侧海峡自由航行。日本占领全岛后取得南半部主权，俄国恢复北半部领有。第十条允许俄国居民出售财产离开，也允许在服从日本法律的条件下留下，保有财产和经营活动；日方同时保留特定驱逐权。领土交换因而落实为居民面对的法律、财产和居住选择。〔16〕

在谈判条款与军事行动之间，还隔着一些很短的时间。1905 年松山收容所里的俄国军官，把获准外出的最后二十分钟看得比什么都重；四十年后，另一批被拘束的人将在西伯利亚的营地里等待归期。

和约中的“战俘”，也是在异国营门前盯着钟表的人。松山一番町收容所的俄国军官第一次获准自由外出时，下午五点半左右便陆续回到门前。有人看表发现还剩二十多分钟，又掉转自行车骑出去；回来再看，还有十分钟，便再往街上转一圈，或在门前广场骑车。离六点还差两分钟时，他们集合入门。记录这一幕的日方翻译

注意到，军官们舍不得浪费初次外出的时间。有人十分感谢这项许可，也有人担心频繁出门会花光钱财，到头来因囊中羞涩而自行放弃外出。自由既是可支配的时间，也有个人负担得起的限度。〔17〕

这样的安排也会卡在一个词上。1905年4月19日的松山水曜会记录中，翻译永野报告，外出规程使用的“宣誓”在俄国军官之间引起争论。按他汇集的解释，这个俄语词带有严肃的宗教含义，常用于向皇帝效忠、入伍和出庭等场合，轻率使用会触犯信仰禁忌。日文管理用语与俄国军官理解的宗教义务发生了错位。永野把这些意见写进水曜会记录，使一项关于外出的规定，同时成为怎样理解和约束被俘者的具体难题。〔18〕

松山军官的外出有时限，许可也掌握在收容机关手中；他们尽量用足这点时间，并通过翻译争取让自己的信仰得到理解。这样的余地，值得在战争史中记上一笔。这批军官的经历自有范围，普通士兵的劳动、病人的救治和其他营所的供给，还各有处境。和约生效以后，收容机关将面对一件更大的事：按约把人交还，让他们终于离开这座营门。

第十三条另行规定战俘交还及费用结算。双方交换经核实的直接收容、维持费用，俄国补付日方支出较多的差额。这是一般赔款之外的专门费用安排，释放、转运和核销仍需要执行机关处理。撤军附约又给满洲撤军规定生效后十八个月的期限，允许保留有数量上限的铁路警备；铁路商业经营与租借地内例外共同安排了战后的持续存在。〔19〕

和约签订，日本取得朝鲜、南满与南萨哈林的重要权益，俄国保住远东的部分存在和继续经营的余地。中国与朝鲜承受的战场破坏和政治损失，并未随日俄停战一同结束。战俘等待交接，居民适应新的管治，纳税者偿还战争留下的债务。两国政府开始安排和平，基地、铁路和边界所联系的人群，也开始承受这场和平各不相同的后果。

配图阅读

- 图10 萨哈林登陆与和约中的不同权利（图册第10页）
  登陆箭头是七月军事行动，岛上底色是九月条约归属，金线是铁路权益。北纬五十度为条约界线原则，租借和铁路转让须中国同意，均须连同正文条款阅读。

本章注释

〔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35、163—167

〔2〕 A502：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Minister Griscom, 8 June1905, FRUS877，6月8日照会

〔3〕 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第3、5、6、9条

〔4〕 A503：JACAR日露战争专题：樺太作戦，战斗图表及解说

〔5〕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印页166；A504：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lated/edited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印页155

〔6〕 A507：Remarks by Governor Toshihiko Fukui, New York Office100th anniversary, 6Jan2005，“Beginning of the Bank of Japan’s New York Office”

〔7〕 A507：Remarks by Governor Toshihiko Fukui, New York Office100th anniversary, 6Jan2005，同节

〔8〕 A504：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lated/edited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印页154—155、159

〔9〕 A504：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lated/edited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印页154—155；A510：JACAR专题：ポーツマス会議開始，会议经过

〔10〕 A505：Joseph Bucklin Bisho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 Shown in His Own Letters, volII, 1920，印页406—408

〔11〕 A504：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lated/edited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印页156—158；A505：Joseph Bucklin Bisho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 Shown in His Own Letters, volII, 1920，印页411

〔12〕 A505：Joseph Bucklin Bisho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 Shown in His Own Letters, volII, 1920，印页409—410；A504：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lated/edited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印页158—159

〔13〕 A510：JACAR专题：ポーツマス会議開始，会议经过；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签署段

〔14〕 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第2—6条

〔15〕 A506：Chinese Minister Liang Cheng to Adee, July10 1905, FRUS900，文件900

〔16〕 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第9—10条及附约第二项

〔17〕 C702：一番町俘虜将校自由散歩第1日状況，印1184—1185

〔18〕 C701：自由散歩に関する宣誓に就て，印1154—1156

〔19〕 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第7、13条及附约第一项

第二部 旧敌、革命与边境：1907—1939

战争结束以后，日俄没有继续为敌。1907 年的协约把彼此在满洲、蒙古和朝鲜的权益纳入安排，两国从战场上的对手变成承认彼此势力范围的合作者。这一转变让中国、朝鲜和蒙古地区继续承受强国妥协的代价，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新的条件。

1917 年的革命改变了能够交涉、能够履约的政治权力。日本参与西伯利亚干涉，从共同出兵扩大到地方控制，又在 1922—1925 年间撤出大陆和北萨哈林。此后苏联远东军力恢复，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边境军队相向部署。1938 年张鼓峰、1939 年诺门罕，地方处置权限、增援与报复把局部事件推成战争。

这一部分要回答的是：旧敌合作为什么可能，又为什么断裂；边境冲突怎样从巡逻、驱逐升级为有组织的作战；中央的“不扩大”与战区的“先行动”之间，谁在决定战争规模。

第十章 战后合作、西伯利亚干涉与撤军

战后的合作与新的断裂

朴次茅斯和约以后，日本需要巩固战果，俄国也要保住远东尚存的权益。继续竞争会增加驻军与外交成本，相互承认既得利益，则能使铁路、港口和边境获得较稳定的经营环境。1907年7月30日，两国签订协约，公开承诺尊重彼此领土以及以机会均等原则为限的现行条约权利，同时承认中国独立、领土完整和各国工商机会均等。本野一郎与伊兹沃尔斯基代表两国完成的这项妥协，把战后的戒备转向有条件的合作。[1]

合作的具体办法写在同日秘密协约里：双方按约定分界，分别约束自己在对方一侧满洲寻求铁路、电信权益的行动，并承诺不妨碍对方支持的申请；俄国承认日本与朝鲜之间既有的政治关系，并答应不干涉其发展，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两国通过约束彼此的竞争，减少了再次冲突的诱因，也使中国、朝鲜和蒙古地区成为相互让步的对象。公开维护中国完整与私下协调权益，在这套政策中同时存在。和平确实降低了日俄之间的战争风险，地区社会却承担了强国合作所巩固的支配关系。[2]

到1916年7月3日，合作又向共同维护权益推进。新协约公开规定，双方不参加针对对方的政治安排；一方在远东的领土权或经对方承认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胁时，两国应协商支持与合作措施。昔日敌手已把对方纳入自身安全安排，以磋商应对外部压力。这样的和平依赖双方认可现状，也依赖两个政府能够持续掌握军队、履行约定。[3]

1917年的革命打破了后一条件。帝制崩溃之后，政权又经历更替；到年底，外交使团面对的是宣布由列宁领导的新政府。托洛茨基向美国大使通知政府成立，并正式提出各战线立即停战、展开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谈判。这套主张使协约国重新估量俄国继续作战的意愿，也使列强必须重新判断同谁交涉、承认谁的权限，以及旧有安排能否落实。[4]

内战扩大以后，谁掌握车站、军需和港口，越来越取决于驻在当地的武装。日本面前仍有两条路：通过交涉维护权益，或借驻军与地方盟友增添保障。1918年，协约国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护军需等理由组织行动，日本也公开承诺尊重俄国领土完整、事成撤军。从合作走向干涉，俄国政权的瓦解提供了机会，日本政府则作出了扩大用兵的选择。[5]

共同出兵中的不同目标

苏维埃政权、反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地方武装争夺铁路与城市，协约国试图把俄国内战同尚未结束的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远征军以救援、护路和保护军需进入当地，随后支持不同势力，出兵目标也随控制范围扩大。[6]

日本高层对干涉存在分歧。寺内内阁最初较为谨慎，外相本野一郎主张积极行动。1918年4月的出兵意见书使这一主张进入高层讨论；美国后来接受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为中心的共同出兵，才为正式行动提供了新的国际框架。[7]

美国7月17日备忘录以西线对德战争为优先，允许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护军需，并支持俄国人愿意接受的自卫行动，同时保留任务性质改变时撤军的权利。日本8月声明也承诺尊重俄国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及目标实现后撤军，并把军团的危险同德奥战俘参加敌对行动联系起来。英国则强调抵制德国支配、恢复俄国力量和经济援助。各国以共同战争组织行动，对驻军规模和推进范围各有打算。[8]

军团分散在漫长铁路上，救援必须掌握列车、车站、仓库和港口。美国文件同时考虑军团集中、向西行动及后方保障；只要军团仍被视为重建俄国抵抗能力的支点，护路便可能转为支持内战一方。后来军团回国运输成为中心，继续驻军又需要新的理由。[9]

铁路控制与干涉的扩大

日本很快把部队推进到海参崴以外。1918年11月，美国要求驻日大使交涉，认为日军在北满和东西伯利亚的规模已偏离共同出兵的理解，尤其反对其在北满及外贝加尔东部形成排他控制。双方的分歧已经从是否出兵转为谁能控制交通和沿线地

区。[10]

1919年1月的共同监管方案试图分开这些权限：俄方主持的协约国委员会负责总监督，技术委员会经营铁路，军事运输委员会协调军运，协约国军队承担警备，俄国经理继续留任。外国军队全部撤离后，协议及据此任用的外国专家也应结束任务。纸面分工在现场仍要经过驻军与地方武装的同意。[11]

铁路技术委员会主席史蒂文斯在结案报告里列出了调度失灵的缘由。高尔察克军队随意征用车辆和线路；谢苗诺夫势力占用满洲里至上乌丁斯克之间的机车、车间，侵害铁路人员；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另设铁路组织，也来争夺调度权。史蒂文斯是在为自己的工作解释成败，报告却留下一个清楚的困境：技术委员会要让列车运行，先得应付沿途能够扣车的武装。[12]

占住海参崴，可以把住增援入口；驻守铁路，能够截断沿线交通；扶持地方武装，则可把军事存在伸入地方政治。日本每向内陆推进一步，就多出一段警备、供粮和交涉的负担。地方盟友也要靠车辆、军需与运输收入养兵。以救援为名进入西伯利亚的部队，逐渐陷入了内战各方的资源争夺。

缓冲政权与中国东北的牵连

反布尔什维克阵营内部，高尔察克争取中央权威，谢苗诺夫依靠地方军事势力，各方在合作中争夺资源。苏俄红军、当地游击队及随后建立的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也各有组织与整合过程。干涉者面对的是多个政治军事实体，其支持对象和谈判对象会随战局改变。[13]

1920年4月6日，远东共和国在上乌丁斯克宣布成立，提出民主自由、多党派和各民族参与的制度安排。宣言列举外贝加尔、阿穆尔、滨海、萨哈林等地域，甚至涉及位于中国领土内的中东铁路附属地；这些是建国时的政治主张，控制能力则随各地军事力量而变化。共和国试图在苏俄与日本之间形成缓冲：要求红军在约定地点停止东进，外国停止援助赤塔的反革命残部，允许新政府进入赤塔，并撤走远征军。[14]

日本也使用缓冲与地方联合的语言，却把驻军同侨民保护、朝鲜和满洲安全相联系。双方对赤塔周边的安排因而指向不同目标：远东共和国要求解除日本对地方敌对势力的支持，日本则希望阻止被其认定为威胁的力量接近边境。[15]

这种安全观把中国东北与朝鲜卷入干涉。中东铁路上的借道、驻军与护路牵涉中国权利；朝鲜独立运动跨越殖民地边境，又被日本军政机关视为威胁。日本1921年备忘录将滨海驻军同间岛、珲春事件相联，以其对朝鲜行动者的敌对判断为延长驻军辩护。西伯利亚的战争由此增加了中国东北的军事压力。[16]

尼港事件与北萨哈林占领

1920年的尼港事件改变了撤军争论。尼港即阿穆尔河口大陆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春季交战造成严重伤亡，部分日本军人与居留民被当地游击队拘押。5月末至6月初，游击队在撤离前杀害被拘人员，并焚毁市街。军民的遭遇由此进入日俄交涉，也改变了日本国内关于撤军的讨论。[17]

交火责任当时便有争执。日本调查说明把3月战斗与5月杀害连在一起；张力利用中国外交、海军档案的研究，则引述中国副领事3月报告，认为日军发动了新的冲突，并记下撤离侨民的急迫安排。中国舰艇因冰情与航路滞留当地，后来又受到日方援助俄方的指控。对失去抵抗能力者及居民的杀害，成为战斗之外须另行追究的责任，侨民撤运也进入多方外交交涉。[18]

日本7月3日声明把三种行动并列：撤离外贝加尔，在海参崴附近和哈巴罗夫斯克保留兵力，并以尼港事件未解决为由占领萨哈林地区若干地点。日本声称俄国尚无适合交涉的合法政府，驻军须等责任问题解决才撤离。北萨哈林占领由此获得了超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救援的新理由。[19]

美国在哀悼受害者的同时拒绝接受这一占领理由，并声明不承认非俄国当局对北萨哈林的占领。日本试图以岛上驻军作为交涉担保，美国则坚持将共同出兵同日本新提出的要求分开处理。协约国原有合作已无法涵盖日方延长军事存在的全部目标。[20]

分地区撤军与1925年解决

日本的退出经过了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其1921年对美备忘录称，外贝加尔和阿穆尔地区已于上一年撤离，大陆驻军集中到海参崴、尼科尔斯克附近；北萨哈林仍被单列为等待赔偿和政治交涉的问题。1922年10月25日，最后一支日军离开海参崴，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同日进入。大陆撤军随后连接到政权整合，远东共和国于11月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21〕

大陆撤军以后，北萨哈林的驻军还要继续维持。当地港口受季节和避泊条件限制，原有运输又依靠大陆对岸港口；大陆一撤，这条补给关系也随之改变。留下驻军，就要继续承担运输与天气的风险。日苏准备恢复关系时，岛上这些部队必须有一个去处。〔22〕

1925年1月20日，北京签署的日苏基本条约为撤离提供框架。第二条确认《朴次茅斯和约》继续有效，1905年形成的南北分界随之保留；第七条规定经驻北京代表通报批准，以最后通报之日生效，再办理正式交换批准书。条约因此在2月26日生效，4月15日正式交换批准书，两个日期对应不同缔约步骤。〔23〕

议定书甲规定日军在气候允许后开始撤离，至5月15日完成；每区撤离后由苏方恢复完整主权，行政交接另订办法。俄方文献集收录的5月14日确认书记载，约定最后分区至当天中午撤军，继而确认全部日军已离开北萨哈林。15日另有行政通知和庆祝记录。军事撤离通过分区移交完成，居民与货物撤运则继续受到融雪泥泞、短促解冰窗口和军运优先的影响；商人、工人及家庭仍须处理财产、税收和旅费问题。〔24〕

驻军撤走之后，争夺留下的经济利益交由合同处理。条约第六条及议定书乙把油田等特许开发置于苏联主权之下：苏方恢复行政权，日本企业仍可通过谈判取得经营利益。日本由此卸去长期占领的负担，也接受了以外交和商业维系部分权益的办法。这次退出使两国得以重建关系。〔25〕

从合作到对峙：1926—1929

1925 年北京条约解决的是撤军与北萨哈林，没有回答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怎样继续相处。进入 1926 年，苏联结束内战后的恢复逐渐反映到远东：铁路、港口和驻军重新纳入国家计划，远东的军事指挥机构也作了调整。日本方面，关东军继续以满洲为基地，参谋本部的对苏作战研究把远东列为假想方向之一。合作条约仍在，彼此的军事准备却没有停止。

1929 年的中东路事件把这种矛盾公开化。7 月，东北当局接管中东铁路，苏方随即断交并在远东集结兵力。苏军以远东特别集团军为骨干，在满洲里、绥芬河等方向发起进攻，东北军失利；12 月，双方签订伯力议定书，恢复铁路原有共管状态。对日本军界而言，这一事件提供了两个观察点：苏军能够在远东快速集中并组织多方向作战；东北军的指挥与后勤则不足以单独对抗苏军。此后关东军对苏作战研究更重视苏军的动员速度与铁路投送能力。

九一八与伪满洲国：1931—1932

1931 年 9 月 18 日，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成立。苏联没有直接介入，并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1935 年，苏联把中东铁路售予伪满洲国，退出这条铁路的经营。对日方而言，满洲的占领把军事前沿推进到苏联远东与蒙古的边界；对苏方而言，日本军队沿漫长边境相向部署，远东防御的压力随之上升。边境接触线从朝鲜—滨海一线扩展到满洲—远东—蒙古，巡逻、越界与地方摩擦的次数明显增多。

边境军事化与防共协定：1933—1936

1930 年代中期，苏联在远东增加驻军、修筑筑垒地域，日本关东军与伪满洲国军则加强边境守备。边境巡逻、越界、牧场与河流岛屿的争执频繁发生，地方部队的处置权限常常大于中央的控制能力。1936 年 3 月，苏联与蒙古签订互助议定书，把蒙古纳入其远东防御体系；11 月 25 日，日德签订防共协定。苏联判断日本可能配合德国从东西两面施加压力；日本则把苏联视为北方的主要威胁之一。双方都在为下一次边境冲突做组织准备，而中央的“不扩大”方针与战区的行动之间，始终存在缝隙。

全面侵华与苏联援华：1937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大量兵力与资源，也改变了日本对苏作战的时间表。8 月 21 日，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后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武器与志愿航空队。对日本而言，北方边境不能空虚，对苏开战的风险与对华战争的消耗同时上升；对苏联而言，援华既是对日牵制，也是避免两线作战的安排。1937 年以后，边境事件继续积累，1938 年 7 月张鼓峰冲突爆发，1939 年 5 月诺门罕战争开始。

小结

从 1907 年的协约到 1937 年的边境对峙，日俄（日苏）关系完成了从“旧敌合作”到“相向部署”的转变。合作依赖彼此承认权益，革命与内战改变了能够履约的政治权力；干涉与撤军之后，苏联恢复远东军力，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边境成为两国军事准备的前沿。到张鼓峰之前，问题已经不是“是否会发生冲突”，而是“下一次冲突在哪里、由谁先升级”。这一背景，是第十一章两场边境战争的起点。

11 西伯利亚干涉：铁路与撤军

大陆驻军与北萨哈林撤军，属于两个时间段。



灰虚线：铁路据点联系　金色：另行解决的北萨哈林

1918—1925年区域示意；各地驻军与控制随年份变化。

海参崴是远征的海上入口，铁路把驻军、地方盟友与资源争夺连在一起。日军1922年撤出大陆，北萨哈林则经1925年条约与分区交接另行解决。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11逐图来源。

大图11（图册第11页）

配图阅读

- 图11 西伯利亚干涉的铁路据点与分地区撤军（图册第11页）
  先沿海参崴—哈尔滨—满洲里—赤塔读交通联系，再看大陆与北萨哈林的不同撤军时间。图中5月15日为条约期限；正文所据确认书记载最后分区至5月14日中午撤军。

本章注释

〔1〕 A701：日露第一回協約（日露第一回協約），1907 年 7 月 30 日，公开协约第一、二条

〔2〕 A701：日露第一回協約（日露第一回協約），1907 年 7 月 30 日，秘密协约第一至三条及蒙古往复文书

〔3〕 A702：Ambassador Guthri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16 年 7 月 7 日电报节录（所载 7 月 3 日日俄协约公开条文），公开发表的协约第一、二条

〔4〕 A703：The Ambassador in Russia (Franci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17 年 11 月 22 日电（附托洛茨基新政府及停战照会），所附托洛茨基照会

〔5〕 B203：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llied Ambassadors, Aide-Mémoire, 17 July 1918，页287—290；B204：Japanese public statement on intervention, published 2 August 1918，页324—325

〔6〕 B203：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llied Ambassadors, Aide-Mémoire, 17 July 1918，页287—290；B207：Final report of John F. Stevens on Inter-Allied Technical Board, 15 March 1923，页766—768

〔7〕 B201：Dispatch of Troops to Siberia，“Dispatch of Troops to Siberia”

〔8〕 B203：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llied Ambassadors, Aide-Mémoire, 17 July 1918，页287—290；B204：Japanese public statement on intervention, published 2 August 1918，页324—325；B205：British Chargé Barclay to Secretary of State, 8 August 1918，页333—334

〔9〕 B203：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llied Ambassadors, Aide-Mémoire, 17 July 1918，页288—290；B206：Plan for supervision of Chinese Eastern and Trans-Siberian Railways, 15 January 1919，页239—240

〔10〕 B216：Lansing to Ambassador Morris, 16 November 1918，页433—435

〔11〕 B206：Plan for supervision of Chinese Eastern and Trans-Siberian Railways, 15 January 1919，页239—240

〔12〕 B207：Final report of John F. Stevens on Inter-Allied Technical Board, 15 March 1923，页764—768

〔13〕 B207：Final report of John F. Stevens on Inter-Allied Technical Board, 15 March 1923，页766—768；B214：Декларация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6 April 1920，页442—444

〔14〕 B214：Декларация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6 April 1920，页442—444；B224：Tenney to Secretary of State, 18 May 1920: FER programme，文件633

〔15〕 B208：Consul Caldwe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12 May 1920: Oi proclamation，页548—549

〔16〕 B209：Japanese Embassy memorandum to Department of State, 8 July 1921，页708—709；B216：Lansing to Ambassador Morris, 16 November 1918，页434

〔17〕 B219：Be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17 June 1920: Japanese 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16 June，页514—515；B220：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ver the Nikolayevsk Incident，页180—182

〔18〕 B219：Be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17 June 1920: Japanese 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16 June，页514—515；B220：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ver the Nikolayevsk Incident，页179—182

〔19〕 B217：Shidehara memorandum on Sakhalin and withdrawal, 3 July 1920，页516—517

〔20〕 B218：Colby to Shidehara, 16 July 1920，页517—519

〔21〕 B209：Japanese Embassy memorandum to Department of State, 8 July 1921，页707—710；B210：Japanese Chargé Saburi to Secretary of State, 30 October 1922，文件761；B223：От ДВР к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archival exhibition notice，档案展说明

〔22〕 B221：保障占領下北樺太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活動(1920－1925)，页215

〔23〕 B211：日本国及「ソヴィエト」社会主義共和国聯邦間基本条約（含议定书），第二、七条及题注；B215：Convention embodying Basic Ru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USSR, Beijing 20 January 1925，页32、36

〔24〕 B215：Convention embodying Basic Ru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USSR, Beijing 20 January 1925，页38；B222：Побед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на Северном Сахалине (1917－1925 гг.): документы243－249，文件243、245—249，页255—259；B221：保障占領下北樺太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活動(1920－1925)，页220—222

〔25〕 B211：日本国及「ソヴィエト」社会主義共和国聯邦間基本条約（含议定书），第六条及议定书乙；B215：Convention embodying Basic Ru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USSR, Beijing 20 January 1925，页36、40—42

第十一章 张鼓峰与诺门罕：边境战争的组织与升级

张鼓峰／哈桑湖：高地争夺与战争规模

到1930年代，日本控制中国东北，朝鲜则继续处于其殖民统治之下，日苏军事接触的地理条件已经改变。1938年张鼓峰冲突发生在图们江与哈桑湖附近，日方主力是朝鲜军第19师团；次年的诺门罕战争发生在呼伦贝尔与蒙古草原之间，以关东军第23师团为核心。两个战场分别受不同司令部、道路和边界主张支配。[1]

边界主张与高地的军事价值

张鼓峰为苏方所称扎奥焦尔纳亚高地，其北的沙草峰对应无名高地。湖泊在山脊以东，图们江从西侧绕向南方，朝鲜、伪满洲国控制地区与苏联滨海地区在此接近。高地提供观察与射界，狭窄的接近地便于守军集中火力；控制山脊也能影响沿湖部队的后方运动。[2]

双方分别依据条约和地图提出边界主张。苏方援引中俄条约及珲春协定附图，坚持讨论标界或重立界标；日方援引另一组地图主张争议地属于满洲，并要求先停止军事行动。外交争执围绕同一山地展开，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支持也使中国东北的边境问题进入日苏交涉。[3]

战争规模同时受到日本在华用兵的制约。美国驻日大使转报的日本高层说法，强调此时不愿同苏联扩大冲突。作战中，朝鲜军第19师团及其第75联队承担高地争夺；苏方则由远东方面军组织第39步兵军和所属步兵师投入，边防部队另有指挥系统。中央限制战争的意向，要经战区与前线落实，局部行动又会改变其随后需要处理的局面。[4]

夜袭、反攻与协同困难

7月29日，高地附近已经交火。苏方公报称日满部队进攻后被边防军击退；30日夜至31日凌晨，日军第75联队部队夜袭夺取张鼓峰阵地。战斗随即转为守山与反攻，火炮、坦克和航空兵陆续投入，争执从边境警戒扩大为有组织的阵地战。[5]

8月6日，苏军集中反击。第40步兵师命令要求与第32师协同，分别向扎奥焦尔纳亚和北侧无名高地行动，并以步兵、坦克保障侧翼。雾、沼泽和坡地打乱进攻节奏，坦克发生陷车，部分车辆抵达后支援步兵，山顶与斜坡仍持续分段争夺。[6]

苏方总结将困难具体归于侦察、准备和兵种配合：地形不适于大量坦克同时冲击，指挥员协同准备不足，火力未能充分压制反坦克武器。总结因而建议将部分坦克用作机动火力，加强同步兵的联系。装甲优势需要通路、目标情报和步兵掩护才能兑现，部队在反复攻击中重新调整其使用方法。[7]

高地上的部队还受制于通信。少量电话线暴露在炮火下，沼泽和石地妨碍架线，道路又难以承担运输；指挥所一移动，指挥员离开通信位置，无线电使用再不熟练，前线消息便更难及时送回。前线还缺少步兵，临时补充难以及时到位，后方勤务又要分走人手；能够在山前集中投入的力量因而少于编制上的数字。[8]

停火与阵地交接

日方同期刊物所载协议规定，8月11日正午按苏联滨海省时间停火，维持11日零时（即10日午夜）阵位，实施细节交前线商定。此后接续办理位置互认、主力退离山脊及遗体交换；刊物还记载13日双方未能交换签字地图。停止射击使阵地争夺告一段落，划界和现场移交则继续需要交涉。[9]

战斗给双方留下了沉重的补员和救治负担。俄方后出汇总列苏军不可恢复损失960人，其中包括死亡和失踪，另列伤病；美军军史采用的日军约数为死亡逾500、负伤逾900。不同材料的分类保留着各自统计范围，也显示两座高地的争夺消耗了相当数量的人员。[10]

诺门罕／哈拉哈河：边境处置权如何变成会战

警戒冲突与增援权限

诺门罕争执集中于哈拉哈河及其东侧草原。日满方面主张以河流为界，苏蒙方面主张的界线更在河东诺门罕附近。蒙古骑兵到河东放牧、巡逻，在苏蒙看来属于本境活动，在日满看来则是越界。双方对同一活动的解释相反，驱逐、返回和增援随之反复发生。[11]

参战机构也分属不同层次。日方由关东军和第23师团指挥，伪满洲国骑兵及警戒部队参与；蒙古人民革命军骑兵与边防力量承担自身任务，苏军以驻蒙古第57特别军为基础，后来组成朱可夫统率的第1集团军群。日方8月又增设第6军。作战规模扩大，伴随着上级指挥机关及调兵能力的重组。[12]

1939年春，关东军制定的边境纠纷处理方针把惩罚性打击作为压制冲突的办法，并赋予地方指挥官在边界不明地区主动处置的权限。5月11日前后交火后，第23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派出搜索队，试图迅速解决事件；28—29日，东八百藏部队在切断对方退路的行动中遭到苏蒙反击，陷入包围并受重创。地方处置机制推动了最初出兵，关东军随后下令扩大作战并持续增援。[13]

6月，关东军又把航空攻击扩大到塔木察格地区。中央要求限制空袭，战区却先行动、后报告，把已经造成的局面留给中央收拾。关东军企图用一次更重的打击结束边境麻烦，结果继续给对手增援和反击的理由。地方将领追求的局部胜利，让全国承担了更大的开战风险。[14]

两岸攻势与草原运输

7月初，日军实行两岸包围。一部越过自己主张为边界的哈拉哈河，夺取西岸巴音查岗方向高地，准备切断苏军交通；安冈支队和步兵从东岸进攻，谋求合击。苏军投入坦克、装甲车与步兵反击，西岸日军的后送和补给依赖单一浮桥，难以维持，遂退回东岸；东岸突击也未取得预期突破。桥梁、炮兵射界以及装甲与步兵抵达的先后，直接决定了包围计划的成效。[15]

日军增调炮兵后于7月23—25日再攻东岸阵地，仍未压倒苏军火力，消耗与伤亡继续累积。随后双方修筑阵地、补充人员并实施局部突击。河西较高地形有利于苏军观察，日军阵地虽有沙丘遮蔽，却持续承受炮击、缺水和夜间运输困难。[16]

离开铁路，弹药和粮食还要靠车队送到草原。日本陆军曾把距铁路基地约200—250公里看作大部队补给的一般限度，据此低估了苏军从更远端点集中物资的能力。苏方继续调集车辆、组织运输、积存物资，准备新的攻势。日军第23师团也陆续得到其他师团、炮兵和装甲部队增援，却须在连续损耗中让新到部队重新配合。双方比拼的，已经包括谁能把后方的人和物持续送到前线。[17]

八月包围与九月停止战争

8月20日，苏蒙部队发动攻势，中央牵制、南北两翼包围。北翼高地的抵抗拖慢进展，南翼较快突破并转向北方；日军对主攻方向的判断和增援安排受到扰乱，部队相继被切断，联络逐渐中断。到月底，第23师团主要作战集团遭到严重打击，部分部队仍在抵抗或寻机脱出。大规模炮兵、装甲和运输的集中，使苏军得以把两翼不同节奏的推进接成包围。[18]

日军也在战斗中总结经验。8月31日第6军《战斗教令》继续强调夜间机动，同时要求步炮保持联系、攻占阵地后迅速配置反坦克火器，并准备应付后方补给被切断。调整已有具体内容，装备、训练和组织能力却仍需时间形成。战后的中央总结承认火力装备与运用缺陷，在华战争又继续同这些改进争夺预算和资源。[19]

人员损失反映了数月升级的代价。Drea的军史概括日军死亡8440、负伤8766；苏方后出汇总将不可恢复损失列为9703，其中含失踪，伤病另计。前线既须补充战斗力量，又须运走伤员、寻找失散人员，草原运输因此同时承担进攻与救治任务。[20]

战场受挫以后，中央在9月初否决再次扩大战事的建议，关东军6日下令停止诺门罕方向主力攻势。南侧努木尔格河方向等地仍有冲突，外交停战由此承担了终止剩余战斗的任务。15日东乡茂德与莫洛托夫达成口头约定：16日莫斯科时间2时停止军事行动，维持15日13时的阵线，由前线代表办理执行、俘虏及遗体交换，再设两方各两人的委员会澄清边界。[21]

停战后的交接与定界分步进行，俘虏交换延续到次年。边界委员会在赤塔、哈尔滨交涉，到1940年6月形成进一步安排。战争借助军事命令和外交程序退出，部队的整顿与边界问题的处理则持续到战斗之后。[22]

交换归还以后，部分将兵受到本国军队的追究。关东军1939年11月的报告记录了起诉、判刑与纪律处分。战斗已经结束，生还者仍须面对军队对被俘经历的审查。[23]

两场边境战争让东京看见了放任地方扩大战事的代价：几座高地、一道河流的争执，接连牵动炮兵、车队、补员与外交。到1941年，日本仍在中国作战，又须顾及北方准备和南方局势。领导人要决定保留哪些目标，也要决定为这些目标再调多少兵、再承受多少损失。

12 张鼓峰与诺门罕：两处边境

东部的山地湖泊与西部的草原河流，形成不同用兵条件。



红点：战区位置　两处局部战术另见大图13、14

1938—1939年区域定位；争议界线留待各战区分别说明。

张鼓峰在图们江与哈桑湖附近，日方主力属朝鲜军；诺门罕在哈拉哈河一带，以关东军为主要指挥机关。两地的道路、地形与补给距离不同，升级的过程也各有脉络。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12逐图来源。

大图12（图册第12页）

配图阅读

- 图12 张鼓峰与诺门罕：两处边境、两套用兵条件（图册第12页）
  把东端的山地湖泊与西端的草原河流分开看。图13、14接续局部战术；本图用于定位两处战区及其铁路后方。
- 图13 张鼓峰：高地争夺、苏军反攻与停火（图册第13页）
  湖在高地以东，沙草峰在张鼓峰以北；红、蓝箭头分属前后阶段。先辨地形关系，再接正文的夜袭、反攻与停火。
- 图14 诺门罕：七月两岸进攻与八月合围（图册第14页）
  左图先追踪渡河部队及东岸进攻，右图再看南北两翼怎样趋向日军后方。图面合并数日进展，结合正文分辨8月20日开攻、月底重创和9月停战。

本章注释

〔1〕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1—4、13—14

〔2〕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20；B319：На границе тучи ходят хмуро... (2005)，哈桑损失、装甲与通信总结选篇，页214—220

〔3〕 B320：FRUS1938III：文件450、451、454、459、465（张鼓峰外交与公报），文件459、465，页463—464、467—469

〔4〕 B320：FRUS1938III：文件450、451、454、459、465（张鼓峰外交与公报），文件450，页458—459；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13—14、20；B319：На границе тучи ходят хмуро... (2005)，哈桑损失、装甲与通信总结选篇，页225—228

〔5〕 B320：FRUS1938III：文件450、451、454、459、465（张鼓峰外交与公报），文件451、454；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20

〔6〕 B313：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图书馆：1938-08-06 扎奥焦尔纳亚进攻命令及战况，8月6日命令及战况节录；B319：На границе тучи ходят хмуро... (2005)，哈桑损失、装甲与通信总结选篇，页214—220

〔7〕 B319：На границе тучи ходят хмуро... (2005)，哈桑损失、装甲与通信总结选篇，页215—221

〔8〕 B319：На границе тучи ходят хмуро... (2005)，哈桑损失、装甲与通信总结选篇，页225—231；B316：В.А.Земдиханов：Некомплект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РККА в ходе Фаса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Ойкумена 2017 №3，页116—117

〔9〕 B390：Tokyo Gazette No.15 (1938-09), The Changkufeng Incident，页28—29

〔10〕 B319：На границе тучи ходят хмуро... (2005)，哈桑损失、装甲与通信总结选篇，页63—65；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13—14

〔11〕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3—4、14

〔12〕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1、9、14、28；B30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页437—441；B309：H. Фишигт：“Фалхын голын дайн”，蒙古历史解释词典，正文

〔13〕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14、21、27—28；B30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页436—441

〔14〕 B302：三井英隆：ノモンハン事件から85年、関東軍が陥った意思決定の陥穽とは？ NIDS Commentary 337 (2024-07-12)，页4—8

〔15〕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4、7、32

〔16〕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7、23—27、61—65；B30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页430—434

〔17〕 B30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页429—430、438—440；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24—27

〔18〕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9—11；B30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页428、728—733

〔19〕 B307：第二次ノモンハン事件ニ於ケル教訓書類送付ノ件通牒，JACAR C01003527300，帧1、4—10；B30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页733—734

〔20〕 B301：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页9—11；B318：Г.Х.Кривошеев主编：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第IV章统计表，表87—88

〔21〕 B30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页726—729；B309：H. Фишигт：“Фалхын голын дайн”，蒙古历史解释词典，正文；B310：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39, т.22 кн.2（1992），文件586－587，页83—86

〔22〕 B304：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页729—730、734—735

〔23〕 C902：俘虜と為り帰還する将兵の公判実施に関する件，1939-11-25，帧2—3

第三部 不战与参战之间：1941—1945

1941 年，日苏两国选择缔结中立条约。双方仍在戒备，也都需要一段可以利用的时间：苏联要避免两线作战，日本要在对华战争、北方机会与南方需求之间安排力量。中立不是和平，而是一种需要经营的状态——军队仍在边境，参谋机关仍在制订预案，情报人员仍在工作。

德国入侵苏联后，莫斯科核查情报、分批西调，同时保留东方守备；东京秘密准备北进，又把主要方向转向南方。到 1943—1945 年，欧洲战争走向结束，同盟承诺和远东利益推动苏联转入参战；日本对苏求和仍在继续，两国沿同一外交渠道追求不同结果。

这一部分的核心不是“日本为什么南进”的单一答案，而是：情报怎样被核实，坏消息怎样进入决策，中立承诺与参战时机怎样被国内政治、联盟关系和战场形势共同塑造。

第十二章 一九四一年日本的战略选择

中立条约与日本的战争布局

1941年，日本仍在中国作战，希望取得南方资源，也保留着满洲的对苏军事准备。边境战争暴露的火力、运输问题尚未解决，德国进攻苏联又使北方战争显得有机可乘。一年之内，中立条约、秘密动员和开战方针先后改变了关东军的任务。日本最终向南方开战，留在北方的大军仍须继续供养。[1]

4月13日，日苏在莫斯科签署中立条约。第一条约定和平友好及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第二条规定，一方成为第三国军事行动的对象时，另一方在冲突期间保持中立。条约经双方批准生效，期限五年；到期前一年未提出废约通知，就自动延长五年，并规定在东京交换批准书。同期美国外交报告记载，条约于4月25日生效。[2]

同日另有一份声明，苏联承诺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日本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作相应承诺。日苏把各自支持的政治实体纳入安排，争取自身边境稳定，也使中国东北与蒙古的政治地位成为两国安全交易的一部分。具体边界和驻防仍通过交涉处理。[3]

条约为日本提供了可以援引的北方保障，领导层仍打算同时经营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利益。每个方向都要求部队、运输与物资；选择一种战争，还要决定其他方向准备到什么程度。德国攻苏以后，这个取舍从长期计划迅速变成开战时机的判断。

七月方针怎样变成关特演

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日本参谋部门随即评估苏军远东力量将被削弱到何种程度。六月方案把日军集中、苏军主力西调和当地作战条件联系起来，以苏军远东兵力显著减少、日军取得攻击优势及完成输送展开为发动条件。参谋人员曾以对方

兵力减半作为判断尺度，同时考察火力、机动与筑垒地域。〔4〕

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的国策要纲，将中国战争、南方推进和北方问题并列。针对德苏战争，文件规定暂不介入，秘密整备对苏军事力量，待形势有利时以武力解决北方问题。判断又同对美英战争的基本态度相联系。北进在这里是一项等待条件成熟的选择，南方准备与中国驻军则继续消耗同一套国家资源。〔5〕

日本对外表态保留了这种伸缩余地。松冈洋右7月2日向苏联大使说明，目前尚无改变对苏政策的必要，将来则视形势而定；随后给美国的答复声称，日本尚未考虑参加对苏敌对行动。公开维持条约与秘密准备武力同时展开，苏方必须依据日本实际行动判断其承诺可以维持多久。〔6〕

关特演使军事准备具有了实质规模。中央7月7日、16日分两批下达动员命令，部队陆续征召、编成、补足并输送至满洲，整个过程采取保密措施。官修军史以增加约五十万人、十五万匹马概括规模，其中包括把既有部队补足到战时编制、调入两个师团，以及增配运输、通信、卫生和补给力量。人马与机关的集中，为作战预案建立了可以使用的组织。〔7〕

这项准备由三个层次衔接。参谋本部确定方向和集中计划，陆军省组织动员与资源，关东军接收增援、调整战斗序列并展开战区准备。中央须比较多方向的战争需求，关东军则希望在可用季节内形成足够力量。其关切各有依据，决定是否开战的权限仍在中央。〔8〕

这场拟议中的战争有一张紧迫的日程表：六月方案把8月10日列为攻击决心时点，8月29日预定开战，希望十月中旬前结束作战。动员和输送却较计划迟缓，人员抵达后，装备、弹药与后勤还须补齐。芳井研一对征集和运输的研究发现，政策已经改变，补充、运输及营造仍有沿原流程继续的部分。进攻尚未开始，地方行政、交通和民间劳力已先承担了动员；中央决定停手，也得安顿这场准备留下的负担。〔9〕

八月停止年内进攻

日本决定是否开战，取决于它对苏联还能抵抗多久的判断。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从侦收、外交渠道及前线观察搜集情报，对远东部队的调动、补充和战斗效能形成不同估计。8月7日，主管苏联情报的人员向上级报告：德国短期内使苏联崩溃的希望趋于黯淡，即使莫斯科失守，苏联仍可能继续作战。〔10〕

中国战场又限制着新增战争的承受力。东条英机7月31日提出，应把解决中国战争放在优先位置。苏联若继续抵抗，北方攻势就可能发展成一个长期战场，要求更多兵员、装备和补给。参谋部门原先寄望于短促窗口的方案，由此面对更沉重的风险。〔11〕

8月9日，中央确定停止年内对苏使用武力，以十六个师团为基准保持满洲警戒，继续中国战争，并以十月底为目标推进南方战争准备。北方仍进行整备，应付变化，并考虑来春机会。关东军刚经扩充，任务却转为加强戒备、维持准备和避免自行引发战争。〔12〕

20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等人说明中央意向。梅津接受方针，也保留在苏联远东力量进一步衰弱时利用机会的意见。中央重新排列全国用兵次序，关东军继续按驻地任务保存对苏能力；大量部队、阵地和后勤机关因此留在北方。〔13〕

外交上，两国继续通过中立框架处理摩擦。8月上旬日本要求维持条约、控制挑衅并继续边界交涉；月底又对美国物资经海参崴运苏提出异议，苏方坚持正常贸易路线的使用，并将阻碍运输视作不友好行为。没有开战的边境仍牵涉战争供应，日本须在维护中立与妨碍对手补给之间作出选择。〔14〕

南方开战，北方继续戒备

9月6日的《帝国国策遂行要领》把南方准备与外交交涉列入期限：十月下旬完成战争准备，如果十月上旬仍看不到实现日本要求的希望，就决定开战。谈判条件包括美英停止援华，以及承认日本在中国和印度支那所要求的地位。对美交涉因而同时承担了保全在华占领利益、取得经济供应和安排南方部署的任务。〔15〕

日本想借外交摆脱资源困境，又要保住在华战争所得，留给自身退让的余地很窄。它要求美英停止援华、承认其在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地位，等于把和平的代价更多交给对手支付。中国战争、南方资源与对美关系越缠越紧；北方暂时安定，则给了东京集中准备南方战争的余地。

兵力使用随之改变。9月18日的军令及相关航空命令，将第51师团和一批原为关特演增加的支援力量用于华南、台湾、北部印度支那等方向；11月南方军战斗序列编成，继续推进调配。夏季对苏准备的一部分成果进入南方战争体系，留下的满洲驻军仍须获得运输、粮秣与建设资源。〔16〕

11月5日，新的国策要领把发动武力定在十二月初，同时规定如在12月1日零时前交涉成功，即停止发动武力。甲、乙两案提出不同交换，前者保留中国若干地区驻兵，并把印度支那撤军同中国或远东和平相连；后者要求恢复经济关系、保证石油供应，以调整印度支那部署作为交换。资源压力已经具体进入开战前的外交条件。〔17〕

9月的期限随后被11月方针改定，外交与作战准备一起逼近最后决定。12月1日御前会议确认对美英荷开战。三日后，关东军接到的任务却是保卫满洲和关东州，努力避免对苏战争，并继续按大本营计划整备。实际用兵方向与北方驻军任务，由两组命令分别确定。〔18〕

北方预案仍然保留。12月5日裁可的陆军作战计划设有苏联在南方战争期间参战时的应对，包含有条件的滨海方向进攻；月底，又要求部分驻华师团进行对苏作战训练。日本一面在南方开战，一面为可能出现的北方战争保有部队和方案。〔19〕

日本在1941年走向南方战争，也把中国、满洲和朝鲜的驻军负担一并带了进去。诺门罕的失败之后，北方战争仍在准备；德国战局、石油供应和对美交涉的变化，又促使东京改变主要用兵方向。关东军当年终于没有进攻，却继续牵制着人马、运输和物资。它暂缓进攻的任务，也给苏联判断东方风险提供了依据。中立条约为双方争得的时间，此后将被用于很不相同的战争。〔20〕

本章注释

〔1〕 B404：1941年7月2日《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国国策要綱》，原件第1—2帧；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19—27、66—68、83—85

〔2〕 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第2页；B402：FRUS 1941 IV，文件771：日苏中立条约及声明的同期美国外交转录，文件771及注53

〔3〕 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第3—4页；B402：FRUS 1941 IV，文件771：日苏中立条约及声明的同期美国外交转录，同日声明

〔4〕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19—23

〔5〕 B404：1941年7月2日《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国国策要綱》，原件第1—2帧

〔6〕 B410：FRUS Japan 1931 – 1941 II，文件279：松冈给格鲁的答复及7月2日对苏说明，文件279正文及附件

〔7〕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21—27

〔8〕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21—27、67—68

〔9〕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22—23；B405：芳井研一《関特演の実像》，页42—48

〔10〕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61—65

〔11〕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64—66

〔12〕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66—68

〔13〕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67—69

〔14〕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18；B415：FRUS 1941 I，文件641：经海参崴运输争议的苏方公告，文件641

〔15〕 B406：1941年9月6日《帝国国策遂行要領》及附件，原件第2—4帧

〔16〕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79—81

〔17〕 B414：《帝国国策遂行要領》1941年11月1日联络会议、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K9-5-42；B411：1941年11月5日对米交涉甲案・乙案，原件第3—5帧

〔18〕 B412：1941年12月1日御前会议开战决定，原件第2帧；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83—85

〔19〕 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82—87

〔20〕 B404：1941年7月2日《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国国策要綱》，原件第1—2帧；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页64—68、79—87

第十三章 两线威胁之间：中立、情报与参战时机

用中立争取可以支配的时间

日本把主要用兵方向转向南方时，莫斯科始终留意着满洲的军队。中立条约提供了相互承诺，边境部署和欧洲战局又使这份承诺的分量不断变化。东京借北方的相对稳定继续筹划自己的战争，苏联则要据此判断，究竟能够抽出多少力量应付西方的危局。[1]



约瑟夫·斯大林（1878—1953）。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合影局部。 图像来源 5



理查德·佐尔格（1895—1944）。1940年。 图像来源 7

日本希望稳定北方，以便继续经营中国战场并处理日益紧张的南方局势。苏联则希望限制远东发生战争的风险，把主要注意力用于欧洲。德国六月入侵以后，东方的相对稳定成为苏联集中对德作战的重要条件。双方得到的是特定阶段中的行动余地：一个方向保持和平，部队与资源就有更多使用选择；边境守备和军事预案仍须承担应对变化的任务。

日本七月的政策仍为有利时机下的对苏战争保留入口，八月才放弃当年进攻计划。苏联因而要同时评估条约承诺、关东军的实际部署和欧洲战局。中立的维持包含军队戒备、外交交涉与持续判断。双方在1941年避免直接开战，表明它们在这一阶段找到了重叠的利益；各自对未来的企图和风险估计，则继续影响军事准备。[2]

中立所保障的地区格局涉及中国东北与蒙古。前章所述的同日声明，将日苏各自的安全同这些地区的政治地位联系起来。两国得到的阶段收益，由此带有其他社会承担的长期后果。[3]

情报进入决策以前

佐尔格1941年9月14日的报告转述消息来源“因韦斯特”的判断：日本政府决定年内对苏不采取战争行动，同时继续在满洲保留军队，视苏联形势考虑下一年春季的行动。报告连同收报机关的批示保存在文献集中，留下了消息如何被接收和审查的痕迹。[4]

这份报告所附的批示有一句很短的话：“这需要认真核实。”（据俄文自译）随后列出的核验任务却很细：边境变化另找渠道调查，日本的总体意向则须同其他消息比较。苏方接收者面对的是关乎两线战争的判断，西线需要增援，东方又还有关东军。情报送抵莫斯科以后，要经得住其他消息的比照。抽调多少兵力、为东方留下多少守备，则是指挥机关仍须承担的责任。[5]

苏军西调的决策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分批展开。6月25日，瓦图京签署向远东方面军发出的指令，要求补齐第59坦克师和第69摩托化师并向西运输，规定6月29日开始。8月31日，沙波什尼科夫又奉最高统帅部命令，要求第26、第21步兵师按战时编制备齐弹药、燃料和粮食，准备铁路西运。两份文件分别记录调动和准备调动的命令，均早于九月中旬的情报报告。[6]

八月命令还要求从其他师补入汽车和马匹，目的地将在途中通知。西调一批部队，就要同时集中车辆、补齐装备、安排铁路；留在东方的军队则须接下守备任务。最高统帅部既等着援军赶到西线，也要估量东线因此增加的风险。命令发出以后，铁路和补给仍决定这些部队何时能够投入战斗。[7]

西线的危急不断催促增援，东方的风险又要求留下守备。最高统帅部就在这两种要求之间分批调兵。核查情报、补齐部队与安排运输各有进度；一纸调令之后，还要等列车把援军送到战场。[8]

同盟要求与苏联的战争次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希望苏联在远东合作，苏联仍坚持先稳定对德战局。赫尔1941年12月11日的会谈记录记载，苏联大使李维诺夫转达本国政府的决定：当前在远东协同作战会招致日本进攻，使苏联陷入严重的两线战争；苏联需要先取得对欧洲局势更稳固的控制。赫尔则强调全球战争的相互联系，并提出使用堪察加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航空基地的需要。[9]

两国都在同德国作战，具体的资源次序仍有差异。美国关心如何尽快把苏联远东基地转化为对日军事压力，苏联关心新增战场会怎样影响其最紧迫的生存战争。外交交涉成为分配同盟义务和战略风险的场所。保持中立，为苏联保存了选择参战时间的空间；美国则继续依靠自己及现有参战盟国组织对日作战。

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把这一先后次序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说明。按博伦记录，斯大林认为西伯利亚现有力量能够承担防御，转入进攻则需显著增援；德国被击败以后，苏联才可能把必要力量送往东方。这里关于兵力的说法属于会谈中的军事评估，其核心是将对日进攻同欧洲战争的结束和部队转用相联系。[10]

到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将这种次序写为在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对日参战，并把南萨哈林、千岛、旅顺、大连、铁路及外蒙古安排列入条件。关于外蒙古、港口和铁路的安排，还规定须取得蒋介石同意。盟国对结束战争的需要，同苏联对远东安全和政治利益的要求在协定中结合。中国的主权和东北权益随即成为后续交涉的重要内容。[11]

从1941年的避免两线作战，到1945年的安排两场战争先后结束，苏联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条件都发生变化。中立曾帮助它限制风险；随着德国败局形成，同盟承诺、远东增兵和战后利益又共同推动参战。军队集中、外交谈判与战后秩序因此属于同一个决策过程。

寻求和平时怎样判断对手

1945年4月5日，苏联向日本宣布依据条约第三条提出废约通知，理由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与苏联盟国交战等形势变化。第三条原来规定五年期限及到期前一年的通知程序。按条约的期限结构，四月通知处理的是期满后的续约；八月参战所涉及的条约义务，需要在政治利益变化之外单独评价。战略说明国家为什么行动，条约史还须说明承诺的期限、当事方解释与履约责任。[12]

日本对条约的期待有一个盲点。4 月 5 日的废约通知，东京把它理解为“还有一年缓冲”，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请莫斯科斡旋；军部虽然做过对苏作战预案，却把苏军进攻的时间估得偏晚（多在夏末至秋季），低估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军转用的速度，也低估了斯大林执行雅尔塔承诺的决心。日本不是完全没有预见苏联会出兵，而是把“可能”放在了“希望”之后：它把中立条约同时当作法律约束和求和渠道，却没有认真准备“苏联在条约仍然有效时出兵”这一选项。8 月 8 日的宣战说明，法律文本没有阻止政治决定；东京等的是斡旋答复，莫斯科准备的是参战。

苏方对日解释与对盟国解释并不相同。4 月 5 日照会以日本援助德国、与苏联盟国交战为由，宣布条约“失去意义”，并依第三条通知废约；8 月 8 日宣战声明却不再提条约，而以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盟国请求苏联参战、缩短战争为理由。前者处理的是“到期不续约”，后者回避了“为何在条约仍然有效时出兵”。把两份文本并列，读者才能看出：苏联的政治理由充分，条约法理由薄弱。

这一问题也进入盟国之间的交涉。7月29日，莫洛托夫向杜鲁门提出，由美国、英国及其他对日作战盟国正式请求苏联参战，以日本拒绝投降、缩短战争和挽救生命为理由；他同时表示，苏方设想先完成同中国的协定。博伦的会谈记录显示，军事准备之外，苏联还在安排公开参战的依据。[13]

7月31日，杜鲁门交给斯大林一份备函，附上拟于中苏达成协议后签发的信稿。草稿援引1943年莫斯科宣言与尚待正式批准的联合国宪章条款，提出大国协商和共同行动的理由。所存附件没有签名，编者注明，1950年白宫检索总统档案时未发现后续交换记录。这些材料所能确认的，是美苏曾就参战依据进行磋商；草拟的理由与对日中立承诺各有其文书位置。[14]

苏联通过同盟交涉争取参战条件，日苏中立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也仍在那里。获得战争收益的政府，还须解释自己怎样对待既有承诺。后来的信任之争，正延续着这笔尚未了结的政治账。

对于借苏联斡旋求和，日本驻外使节已有清醒的警告。7月12日，佐藤尚武从莫斯科电告东乡茂德：“我们自己首先必须下定决心结束战争。”（据FRUS所收英译自译）他判断，让苏联站到日本一边、赞同日本理由的希望极小，又质问继续牺牲征集士兵和城市居民有何意义。佐藤的直言把问题送回东京：政府须先下定结束战争的决心，外交官才有可谈的内容。这番劝告是驻外大使的判断，接受怎样的停战条件，仍须由政府作出决定。〔15〕

日本在战争局势恶化以后，仍试图通过莫斯科寻找结束战争的渠道。佐藤尚武7月19日电报转录苏方前一日的答复：天皇信息内容概括，近卫特使的使命也缺乏具体说明，苏方因此暂不作明确回答。这份答复使日本的外交期待停留在等待之中。〔16〕

7月18日，斯大林在波茨坦向杜鲁门出示日本来信，并讨论如何以提议不够具体为由作答。博伦的现场笔记保留了这一交涉的片段。日本希望苏联成为和平中介，苏联已经同美国、英国商定对日参战条件；双方对这条外交渠道赋予了相距甚远的用途。〔17〕

如果东京更早正视苏联参战所能得到的利益，求和是否会另寻出路？后来的读者很容易这样追问。当时苏联已经有自己的战争日程，日本却把求和的一大指望系在这位准参战者身上。和平也要计算力量、条件和对手的需要；把愿望误作共同利益，外交便会失去判断时间的能力。

到1945年夏，苏联的增兵与外交准备已接近完成，日本仍在等待莫斯科的斡旋答复。两国沿同一条外交渠道谈话，却走向了不同的下一步。满洲军队与沿海驻军很快就要承受这种判断差距的后果。

本章注释

〔1〕 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第2页；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印19—27、66—68；B596：赫尔与李维诺夫1941年12月11日会谈，文件567

〔2〕 B404：1941年7月2日《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国国策要綱》，政策原件；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印66—68、82—85

〔3〕 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第4页

〔4〕 B590：佐尔格1941年9月14日报告及核验批示，文献170，印192—193

〔5〕 B590：佐尔格1941年9月14日报告及核验批示，文献170，印192—193；B591：1941年6月25日第59坦克师与第69摩托化师向西运输指令，文献35，印37

〔6〕 B591：1941年6月25日第59坦克师与第69摩托化师向西运输指令，文献35，印37；B592：1941年8月31日第26、第21步兵师西运准备指令，文献258，印137

〔7〕 B592：1941年8月31日第26、第21步兵师西运准备指令，文献258

〔8〕 B590：佐尔格1941年9月14日报告及核验批示；B591：1941年6月25日第59坦克师与第69摩托化师向西运输指令；B592：1941年8月31日第26、第21步兵师西运准备指令

〔9〕 B596：赫尔与李维诺夫1941年12月11日会谈，文件567，印742—744

〔10〕 B593：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博伦记录，文件360，印489

〔11〕 B594：雅尔塔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协定，文件503

〔12〕 B595：哈里曼1945年4月5日转报苏方废约通知，文件623；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第2页

〔13〕 B690：1945年7月29日杜鲁门—莫洛托夫会谈，博伦记录，印476

〔14〕 B691：杜鲁门致斯大林备函及拟议信稿，1945年7月31日，FRUS文件1282，印1333—1334及注3

〔15〕 B801：佐藤尚武1945年7月12日致东乡茂德：对苏求和途径及日本结束战争的决心，文书584，印878

〔16〕 B597：佐藤1945年7月19日电报所附苏方答复，文件1226

〔17〕 B598：1945年7月18日杜鲁门与斯大林谈话的博伦笔记，7月18日笔记；B594：雅尔塔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协定，文件503

第四部 1945：军事胜利与受降边界

1945 年 8 月，苏军从相距甚远的边境同时压向东北腹地，目标是抢在关东军完成收缩之前夺取铁路枢纽、城市和对外通道。关东军则在抽调、新编和移防中迎来战争。双方争夺的是把分散的人、物资和命令重新集中起来的时间。

战役进行中，日本中央决定投降。苏军继而加速占领要点、接受缴械、控制人员流动，原先的战场同时成了接管地方的现场。朝鲜北部、南萨哈林和千岛的战斗与受降分步完成；胜利者取得城市与人员，也面对军纪、供给、居民保护和财产处置的责任。

这一部分把“军事胜利”与“接管责任”放在同一张图上：占领到达多快，与接管以后怎样治理，应当一并衡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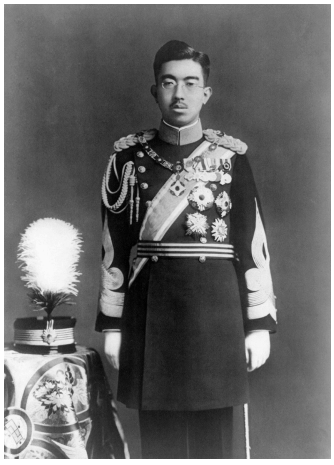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满洲战役：多向进攻、指挥与社会代价

战役的目标：使关东军失去重新集结的时间

1945年8月，苏军从相距甚远的边境同时压向东北腹地。华西列夫斯基麾下的部队力求抢在关东军完成收缩之前，夺取铁路枢纽、城市和对外通道；关东军则准备让边境部队迟滞进攻，争取在通化、安图一带集结，继续抵抗。双方都在争取把分散的人、物资和命令重新集中起来的时间。战役进行中，日本中央决定投降。苏军继而加速占领要点、接受缴械和控制人员流动，原先的战场同时成了接管地方的现场。[1]



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7）。1945年以后。图像来源 6



裕仁（1901—1989）。1935年礼服肖像。图像来源 10

苏军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拥有统筹陆海空行动的司令部。外贝加尔方面军由马利诺夫斯基指挥，从蒙古和外贝加尔方向向东推进；梅列茨科夫的远东第一方面军从滨海地区向西突入；普尔卡耶夫的远东第二方面军从黑龙江方向向南行动。

这种组织把相隔广阔山地、河流和草原的作战轴线置于共同安排之下，使主攻、牵制、海上封锁及后续占领能够调整衔接。苏军在欧洲积累的方面军作战经验，由此落实为适应远东空间的指挥结构。[2]

装备和兵种的配置围绕各方向的任务展开。西部适合较大规模的机械化纵深突进，得到车辆和摩托化步兵支援；东部面对较密集的筑垒地域，配置较强的炮兵和突击力量；在山林、沼泽与大河方向，工兵、运输和舰艇承担了打开道路的任务。先遣支队负责迅速夺取桥梁、路口和城市入口，后续主力处理尚存的抵抗并维持交通。这一安排把“集中力量突破”与“分路扩大成果”连接起来，也使先锋的推进速度与全军补给速度始终存在张力。[3]

8月8日莫斯科的宣战通知与9日远东的军事行动，标志着这套部署投入实施。同期外交电报记载，莫洛托夫8日通知日本大使，自9日起两国处于战争状态。开战的军事效果随即出现在多个方向：日军需要同时判断西部装甲纵队、东部筑垒地带和北部渡河部队的威胁，原本用于机动调整的时间迅速缩短。[4]

防御体系的重建与指挥上的分歧

关东军的兵力数字记录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组织。长期抽调老部队后，新编部队、重新动员的人员与原有守备力量并存；训练、火炮、运输和通信的差异，直接影响各单位能够承担的任务。战后日方编述尤其强调，第一方面军一些枪械仍留在营区供新兵训练，弹药和物资也处于旧仓库、新阵地与运输线路之间。对接战部队而言，仓储总量只有经过装运、分发并送到阵地，才转化为可用力量。[5]

1945年5—6月形成的防御计划，以逐次后退和纵深持久为轴心。东部第一方面军拟用边境小部队拖延敌军，主力配置在边境后方，再向通化、安图地区收缩。西部第三方面军以边境迟滞部队掩护主力，在长春、沈阳及更东南的阵地之间逐次防御。北部第四军则在边境和铁路沿线阻击，最后向齐齐哈尔、哈尔滨方向退却。计划需要新建工事、调动部队和迁移仓储共同完成；苏军开战时，这些准备仍在进行。[6]

这套方案把空间让给进攻者，以保存部队为目的，也把大量居民、殖民机构及固定资产留在作战撤收的道路上。通化最后防御区与长春、沈阳等政治和铁路中心的价值，形成了难以同时满足的要求。原日军军官的战后编述记载，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希望依托大连—长春一线组织抵抗；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担心由此演成决战，破坏向东南收缩的总体安排。12日，山田飞往通化新司令部，情报部门却因当地通信不足留在长春。领导人的分歧与司令部的分置，使作战意图的协调更加困难。〔7〕

苏军正是在这段调整过程中展开多向压力。西部突进威胁铁路和纵深集结区，东部战斗牵住主力，北部渡河又增加了新的撤退需求。对于一个还在移防、补编和建设阵地的防御体系，三处压力会共同占用车辆、列车、通信线路和指挥人员。关东军失去的是在较完整的交通网内重新安排战斗的能力；局部部队仍能作战，其行动却愈来愈难服务于一项全战区计划。

西部：机械化纵深突进与补给的限度

外贝加尔方面军把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第39集团军等力量投向大兴安岭及其两侧，利用日军部署相对薄弱的空间进入东北平原。第36集团军负责海拉尔方向，苏蒙骑兵机械化群向更南侧行动。不同轴线共同拓宽了进攻正面，使日军很难依据少数铁路口和山口判断主力到达的方向。蒙古部队与苏军的联合行动，也使草原侧翼成为战役的一部分。〔8〕

日军防御计划倚重的大兴安岭，苏军须用道路、工程和运输去跨越。坦克越岭后获得了深入平原的通路，燃油却很快紧张起来。指挥员只得集中剩余油料供给先遣部队，把后续力量分作不同梯队。鲁北、突泉一带的推进，就这样受车辆维修、道路和燃料支配：先头部队赶得越远，越要等后方把继续行动的本钱送来。〔9〕

海拉尔的节奏又不同。筑垒地域内的日军依托工事抵抗，苏军留下一部分部队围攻，另一些继续向东。于是同一条进攻方向上，有人还在堡垒和火力点前作战，有人已经沿道路深入腹地。绕进与攻坚分担任务，才使西部攻势得以继续展开。〔10〕

对日军而言，装甲纵队深入腹地增加了撤退决策的风险。等待邻部到齐，可能让通路落入苏军手中；提前离开阵地，又可能失去联系和重装备。关东军原先借助距离分期后退的设想，被对手跨越薄弱地带、抢占要点的行动压缩。日方后来的记述把交通中断与情报不完整反复连在一起，反映出战役机动对指挥系统的打击。[11]

东部与北部：道路、要塞与江河上的协同

远东第一方面军的主力从东部山林和筑垒地带切入，第5集团军与第1红旗集团军沿不同轴线趋向牡丹江。这里的地形将火力、部队和运输集中到有限道路，桥梁与山间通道具有突出的价值。苏军既组织突击力量破坏正面防御，又使先遣部队寻求侧后通路；日军则依托阵地和城市外围延缓进攻。牡丹江一线的战斗延续到16日，成为东部日军组织防御、掩护撤收的重要阶段。[12]

牡丹江的结果同时包含城市被占、部队撤退和部分阵地失去联系。日军第五军等力量试图向后方收缩，有些部队接到了撤退命令，有些分队仍滞留原地。苏军夺取枢纽的效果，在于改变后续交通和指挥条件：尚能战斗的日军必须面对道路被截、补给转移和联络困难。城市的失守因此具有超过城市本身的战役意义，撤出的部队则继续构成后续受降与缴械工作的对象。[13]

北部的第15集团军与黑龙江舰队把渡河、舰炮和登陆结合起来。黑龙江、松花江既是阻碍，也是通向腹地的运输通道。舰艇掩护渡河并运送人员，登陆分队向沿江据点施加压力，地面部队再沿道路向纵深推进。富锦方向的行动尤其显示，火力支援、步兵登陆、装甲和后续地面力量需要先后衔接。河运能力增加了苏军的选择，也要求指挥机关协调航道、码头和陆上接应。[14]

同属远东第二方面军的第2红旗集团军在孙吴方向承担另一路任务。那里的抵抗、后续围歼和缴械进度，应放在自己的道路与阵地体系内观察。两条轴线共同牵制北部日军，却具有不同的节奏。北部作战最能显示补给跟进的重要：先遣部队渡河后可以迅速展开，后勤分队、车辆和重装备通过河流所需的时间，则限制着主力能够连续行动的强度。[14]

三方向进攻由此形成相互作用。西部增加纵深压力，东部持续削弱日军有组织的防御，北部与沿江行动扩大其交通和指挥负担。各方面军取得进展的办法有所差别，共同效果是使关东军越来越难按原计划集中力量。苏军的优势落实在对道路、渡口、铁路枢纽和城市入口的连续争夺中。

东部战区的南翼还伸向图们江和朝鲜东北海岸。第25集团军沿山地道路推进，舰队从海上接近港口，陆海部队在清津会合，使腹地作战与日本对外交通的切断相互衔接。对关东军而言，向东南收缩需要道路畅通，也需要朝鲜方向仍能提供接应；沿海据点逐步落入苏军手中，进一步缩小了这种回旋空间。这里的战略效果由陆军推进、海上输送和港口控制共同形成，并为日本投降后的分区接收提供了实际驻军条件。〔15〕

日本投降之后：从战斗命令到缴械执行

东北战局的变化与日本本土受到的打击，分别压缩了东京继续战争和寻求有利停战条件的余地。广岛、长崎先后遭到原子弹袭击，城市与居民面临的毁灭性危险骤然加深；苏联参战则同时带来新的战场和求和渠道的断裂。东京此前仍指望莫斯科居间斡旋，如今设想中的调停者已成为交战国，等待苏联帮助改善条件失去了原来的前提。苏军多路突进又使大陆防御承受急剧增大的压力。本土毁灭的风险与大陆战争的扩展相互叠加，使以拖延换取较有利条件的办法付出更高代价。〔16〕

日本领导层把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秩序放在接受条件的核心。“国体护持”既约束着接受条件，也给结束战争提供了理由。8月10日，裕仁介入最高决策，日本向盟国通告接受《波茨坦公告》，附带的理解是天皇统治国家的大权不受变更。11日的盟国答复把天皇及政府权力置于盟军最高统帅之下，并将最终政体交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决定。外务省认为仍有保全国体的余地，陆军则要求再次照会，确认天皇地位。在这场争执中，军队已经承受的失败，还须经过统治权将如何存续的政治判断，才能化为共同的停战决定。14日，裕仁再次裁决接受；最高权威亲自出面，为各机关终止争论、执行受诺提供了依据。〔17〕

裕仁还须向此前被要求坚持战争的臣民解释这次转向。署于14日、翌日广播的终战诏书，称敌人使用了杀伤无辜的新型炸弹，将继续战争的后果推到民族存亡的高度，同时宣告已经能够护持国体。诏书将臣民的灾难与皇室统治的延续放在一起，把接受投降表述为保存国家的行动，要求民众压住愤激、维持秩序。借天皇本人的声音宣布这一解释，正是把曾经用来支持战争的效忠关系，转用于结束战争。诏书同时沿用帝国自存的战争解释；终战的劝服之中，仍保存着对既往战争的自我辩护。〔18〕

15日，日本以广播传达投降决定。同日大本营陆军第1381号命令要求贯彻14日诏书，在另有命令之前继续当前任务，同时停止“积极进攻作战”，维持军纪与团结。16日第1382号命令第一项进一步要求各指定司令官立即停止战斗行动。从政治决定到军令，部队任务经过了具体转换；各地还须确定接触对象、集合地点和交出武器的程序。东北已经受损的通信和正在移动的司令部，使传令与执行带有强烈的地方性。〔19〕

面向军队的说服更着重于作战前提的改变。17日赐予陆海军军人的诏谕，直接以苏联参战说明继续战争将危及帝国存在，又在赞扬军人战斗精神之后，要求他们遵从天皇意旨、保持团结和纪律。对臣民强调毁灭性灾难，对军人强调新增强敌和服从，两份文书各自承担了安定社会、约束武装力量的任务。诏谕的说服与军令执行共同服务于停战，实际效果仍须各部接收并履行。〔20〕

第一方面军司令部15日听到广播与16日获得军事停战信息，是接收不同种类信息的两个节点。战后日方记录叙述了通过飞机携带、投送通知等办法联系部队的过程。关东军总参谋长署名的原件又记载，19日秦彦三郎代表总司令与华西列夫斯基会见，将20日列为停止战斗、交出武器的期限，并要求前线地方交涉依据这次会见的安排进行。地方接触因此获得了战区层面的指示，限期之后的实际进度则落实在各驻军的缴械记录中。〔21〕

苏军的命令也规定了停止战斗的责任。18日，华西列夫斯基向三个方面军与太平洋舰队下令：凡日满军停止战斗的地段，苏军立即停止战斗；对投降人员，从接收至营地拘押都须善加对待，由各级指挥员和军官直接监督。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再次下达停战要求，同时命令机动支队迅速取得重要城市、基地和交通枢纽，并

授权师、旅指挥员自行同日满军接触，安排本区受降与缴械。停止射击、推进占领和接收人员由此成为并行任务，地方指挥员既有处理交涉的权限，也承担执行停战与保护降军的责任。[22]

苏军也在调整行动方法。迅速抵达城市和交通要点、控制机场与接收日军指挥机构，成为8月下旬的重要任务。航空输送与地面机动支队配合，使少量先到人员能够先建立联系，再由后续部队落实占领与缴械。在哈尔滨、吉林等地，先遣人员、地面部队和江上舰艇各自到达，构成连续的接收过程。军事推进由摧毁防御体系转向建立地域控制，速度仍然重要，但它开始服务于新的政治与行政目的。[23]

各部队和司令部完成缴械的日期并不一致。JACAR对战区的概述将武装解除大体完成放在8月底，其年表另列关东军总司令部9月5日解除武装。9月2日正式降书要求武装力量停止敌对并执行投降命令，为这些地方程序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文件。战区大部分部队的集中、特定司令部的缴械和正式签署，各自完成了战争结束的一层手续。[24]

军事崩溃如何成为社会灾难

东北的军事撤退同时牵动了殖民移民的逃亡。日军战后编述承认，1945年春已经讨论居民疏散，却因运输负担、保密考虑和对殖民定居政策的坚持而迟迟推进。等到战事发生，才又暂停部分军需运输，把列车优先交给居民。早些时候的迟延，此时要由等待疏散的居民承担；重新分配列车，已难补上全部缺口。[25]

来不及登车的居民徒步向西、向南逃难，集合地又需要粮食、住房和医疗。战后日方记录中的饥饿、疾病、失散及幼儿死亡，使后勤问题从军队的燃料和弹药延伸到普通人的生存。殖民移民原先依赖军政机构、铁路与公司组织的生活，一旦这些系统解体，妇女、儿童和老人尤其难以自行获得运输与供给。[26]

城市居民的处境同时受到管理机构瓦解与占领措施的影响。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政治部8月23日报告称，沈阳一些企业虽保存完整，却因日方经营者离去而停工；铁路主管人员逃离，车站尚存而运输失调，商业只剩小规模蔬果交易。报告记述商店和住宅遭到抢掠、夜间枪声不断，并承认恢复正常生活的措施尚未奏效，将

原因归于驻军较少、主力未到。20日的苏军城防司令命令已经要求原行政人员留任、居民三日内交出枪械，并限制夜间通行；24日上报仍要求增加驻军。接收军队已建立军管机关，维持城市生活的能力却尚待落实。〔27〕

苏方报告将抢掠归责于当地部分中国人；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的记录经后出研究引述，则揭示苏军人员参与抢掠和性暴力。两种材料分别留下了占领机关的自述与外部观察，受害者经历和个案责任还需要地方记录补足。军事控制取得以后，约束部队、保护居民和恢复供给已经成为占领当局面对的现实责任。〔28〕

财产转移另有明确的上级政策。华西列夫斯基18日命令把缴获的企业、仓库设备和物资列为战利品，清点后用于部队供应或运往苏联边境地区，并禁止应地方代表、包括中方代表的要求交付这些物资；外贝加尔方面军19日命令进一步要求迅速登记并运回武器、粮食和工业设备。这把设备处置权集中于苏军指挥机关，使恢复生产与军方提取物资形成直接张力。具体工厂的损失规模仍须逐项财产和运输记录确认。〔29〕

缴械后的集中把人员带入新的管理程序：登记、甄别、移送，继而是劳动配置与遣返。战斗中被俘者、伤员和整建制投降的部队可能进入同一集合点，前线损失与此后的管理名册因而需要按对象和阶段衔接。18日命令已经将善待要求延伸到营地，并交由军官监督；其后的劳动政策、运输与营地生活，将在战俘章继续展开。〔30〕

关东军最终失去了在整个战区组织持续防御的能力。苏军多路推进，打乱了它尚在进行的重编、移防与补给；日本中央决定投降后，战斗又陆续转为缴械和占领。胜利者取得城市、铁路和大量人员，也接过了约束军队、维持生活与保护被接收者的责任。东北的战役由此伸向朝鲜北部、海岛港口，以及战后的营地和谈判桌。

决定、命令与接收节点

时间	行动与责任	证据
8月14—16日	日本决定接受投降；15日广播与停止积极进攻命令；16日命令立即停止战斗	[B018，受诺节；B601，原页12—13；B014，原页16]
8月18—19日	苏军要求在日满军停战地段立即停战、善待降军；外贝加尔方面军授权师旅办理缴械，并加快占领枢纽	[B602，页56—57]
8月19—20日	秦彦三郎报告会见安排，以20日为停战、交出武器期限	[B002，第1图0296]
8月底—9月5日	战区大体缴械、9月2日正式降书及9月5日关东军总司令部缴械，属于不同层级的手续	[B001，对苏战与停战节；B004，降书；B006，年表]

> 资料短注：兵力比较以同一时点、地域与编制范围为准；伤亡、接收及后续抑留名册分别保留统计对象，交叠人员经核对后再行汇总。

15 1945：三方面军的进攻方向

越岭、穿越山林与渡河三种行动，共同压向关东军纵深。



蓝箭头：苏军三条主攻轴线（合并多个阶段）

1945年8月；各地战斗、进入与受降日期另见正文。

外贝加尔方面军越岭进入纵深，远东第一方面军从东部山林向牡丹江推进，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北部渡河和沿江行动。三处进攻共同争夺关东军重新集结所需的道路与时间。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15逐图来源。

大图15（图册第15页）

19 朝鲜北部：港口与受降分工

陆海行动逐步会合，北纬38度线规定受降责任。



蓝实线：陆上行动　蓝虚线：海上行动　金虚线：受降分工

1945年8月；38度线按受降文件含义标示。

第25集团军与太平洋舰队分别从陆地和海上接近朝鲜东北部。清津经过先遣登陆、增援和陆海会合，苏军继而向元山等地行动；北纬38度线规定接受日军投降的分工。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19逐图来源。

大图19（图册第19页）

配图阅读

- 图15 满洲战役：三方面军的共同目标与不同道路（图册第15页）
  先看西、东、北三条主轴，再进入图16—18读各自的地形和补给。地图中的城市是交通节点，8月下旬的进入、受降与缴械另随正文分辨。
- 图16 西部越岭：前锋速度与后续补给（图册第16页）
  把海拉尔要塞方向与中部越岭部队分开读。沿鲁北、突泉附近的箭头观察前出与跟进关系，再看正文对油料集中和分梯队行动的说明。
- 图17 东部战线：通往牡丹江的两路推进（图册第17页）
  先分清穆棱旧城与八面通，再看两路进攻如何接近牡丹江。正文将城市被占、部队退出和阵地失联分别叙述，图上箭头保留这一分阶段读法。
- 图18 北部战线：渡河、舰艇输送与沿江推进（图册第18页）
  先看实线所示渡河和富锦方向协同，再看虚线向依兰、哈尔滨延伸的后续阶段。沿江行动与黑河—孙吴陆上轴线分开阅读。
- 图19 朝鲜北部：港口会合与分区受降（图册第19页）
  清津按13日先遣、14—15日增援、16日主要占领任务、17日陆海会合及18日机场行动顺读。虚线延伸表示后续接收，38度线表示受降责任。

本章注释

〔1〕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33、71—73；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页21—25

〔2〕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37—41

〔3〕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41、71—73

〔4〕 B003：Addison to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doc166，1945年8月8日G102电；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79、93—99、109、139—143

〔5〕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25—33；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页55—58

〔6〕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33

〔7〕 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页14—15、17

〔8〕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71—73、79、93—99

〔9〕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93—99

〔10〕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95—98

〔11〕 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页14—17

〔12〕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109、124—129

〔13〕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124—129；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页70—74

〔14〕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139—148

〔15〕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133—137；B508：清津、元山登陆与陆海会合：苏军报告和入朝命令，文献380—382，页422—423

〔16〕 B511：降伏と「国体」：波茨坦宣言受诺的过程，“ポツダム宣言受諾をめぐって”

〔17〕 B511：降伏と「国体」：波茨坦宣言受诺的过程，同节

〔18〕 B701：［終戦の詔書］，1945年8月14日，第1—4帧及目录

〔19〕 B601：大陆命第1381号（1945年8月15日）原页节选，原页12—13；B014：大陆命第1382号节选，原页16第一项；B018：终战80周年 第1章 日本陸海軍の内地復員，“波茨坦宣言受诺”节

〔20〕 B702：Emperor Hirohito's Surrender Rescript to Japanese Troops, 17 August 1945 /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七日陸海軍人ニ賜ハリタル勅語，1945年8月17日致军人诏谕英译转录

〔21〕 B007：第一方面軍，终战及复员段；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页71—74；B002：関東軍総参謀 停戦に関する件，第1图0296

〔22〕 B602：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文献433—434，页56—57

〔23〕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125、135—137、147—148

〔24〕 B001：终战80周年 第6章 满洲，“对苏战与停战”节；B006：復員・引揚の記録 年表，1945年8月及9月5日条；B004：Instrument of Surrender，降书正文

〔25〕 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页75—76

〔26〕 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页77

〔27〕 B603：沈阳军管第1号命令及外贝加尔方面军关于沈阳状况的报告（1945年8月20、23、24日），文献461—463，页87—89

〔28〕 B603：沈阳军管第1号命令及外贝加尔方面军关于沈阳状况的报告（1945年8月20、23、24日），文献462—463，页87—89；B507：A Whirlwind of Violence: Soviet Consolidation of Gains in Manchuria,1945 – 46，页180—181及注72—76

〔29〕 B602：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文献433第4项、434第3项，页56—57

〔30〕 B602：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文献433第2项，页56

第十五章 朝鲜、南萨哈林与千岛：战争怎样结束

港口、海峡与受降区域

1945年8月，苏军在东北腹地取得进展的同时，沿朝鲜东北海岸、南萨哈林和千岛展开行动。这些战场共同关系到日本大陆军队的海上通道、苏联远东的海峡出入口，以及投降之后由谁进入当地、接受武器和组织行政。港口具有双重意义：战斗期间供部队与物资进出，战争收尾时又成为接收军队、集结船舶和运送人员的中心。陆军的推进与舰队的登陆，在这里直接连接到盟国的受降安排。[1]

离开东北平原，苏军要面对另一套难题。朝鲜沿海有山路、桥梁和狭长海岸，南萨哈林有森林与沼泽，千岛登陆还要等舟艇、通信和卸载跟上。远东司令部可以下达共同任务，部队每到一地，仍须找出通过道路、靠近港口和把重武器送上岸的办法。

朝鲜北部：从沿海协同到分区受降

朝鲜东北部位于满洲战场的海上出口。远东第一方面军第25集团军向图们江流域及沿海推进，太平洋舰队则向雄基、罗津、清津等港口行动。苏军陆上先遣部队需要处理桥梁破坏、道路拥塞和山地通路，舰队登陆由海上切入，增加了日军沿岸撤收和维持交通的困难。陆海行动从不同方向接近同一批节点，最终将部队的突破转成对港口和道路的控制。[2]

清津是这一协同最集中的战场。第13海军步兵旅的战后报告记载，该旅6—7月练习过向无设备海岸及港内登陆，并进行参谋演习；8月临战集中时，炮兵、通信和后勤人员尚未全部到齐，需要紧急补充。该旅接到的任务是控制清津港，坚持到远东第一方面军的陆军到达。训练基础、临时补充与先后到达的登陆梯队，共同构成实际投入战斗的力量。[3]

最早登陆的分队向市内和铁路区域扩展，遭到日军反击。第13旅报告批评了13日突击连的使用：它进入市区后受到包围，损失严重，后续第355海军步兵营因而缺乏稳固登陆场及充分敌情。报告建议，第一批人员应先掌握港口建筑，派小组侦察，再保障后续梯队上岸；炮兵和迫击炮也应随第一梯队抵达。这些反思为检视登陆组织、情报与火力到位提供了依据。[4]

14日上岸的第355营与15日投入的第13旅，在舰炮支援下扩大港区控制。进入城北后，陡峭高地、林地和既设工事改变了进攻条件，部队转入侦察、固守和逐点争夺。海军步兵报告把主要占领任务的完成记在16日，又记述17日仍有外围阵地战斗和与陆军会合，18日继续夺取机场。17日，方面军和舰队各自向上级报告，第393步兵师已与登陆部队接触。港区突破、外围控制和陆海会合构成了先后相接的几个阶段。[5]

第13旅的战后报告也记下了代价：第355营阵亡63人、负伤89人，报告单列的第13旅阵亡100人、负伤122人；13日先头分队、其他参战力量与船舶另有统计范围。这些损失发生在登陆场狭小、重火器尚未全部抵达、部队反复争夺高地的战斗中。报告把伤亡与登陆组织的缺陷一同记下，指挥责任因而有了具体的追问之处。伤员还要后送，缺额还须补充，继续向其他港口行动的部队也要为此前的急促付出时间。[4]

这一会合为继续向南行动提供了支点。梅列茨科夫17日晚命令第25集团军自18日起将部队开入朝鲜，指定了步兵师和坦克旅。舰队则继续运送登陆部队：第13旅报告记载，21日部队进入元山港及北部市区，22日取得机场，23日控制南部市区。同期舰队电报又报告当地日军迟迟不交武器，苏军已在港区布防，舰艇准备支援。海上输送加速了部队到达，受降交涉和实际接管仍需逐处落实。[6]

日本在朝鲜的指挥结构原先着重应付本土决战的延伸威胁，南部与济州岛的防御具有重要位置；北部的作战指挥则与关东军相联系。战争末期，这种分工受到苏军入境和日本中央投降的共同冲击。部队在原驻地、铁路沿线和港口集合，决定人员去向的因素随即从原有隶属转向所在地域及接受投降的军队。[7]

北纬38度线进入这一局面的过程，具有明确的盟国决策背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8月14日的备忘录解释，选择这条线，可使美国控制首尔的港口与交通区域，并保留未来多国行政安排的余地；文件同时承认，战后朝鲜治理的详细办法尚不完备。军事机关首先需要划定接受日军投降的责任，政治秩序则在随后的占领中逐步形成。〔8〕

朝鲜社会也在主动寻求结束殖民统治。日本投降前后，吕运亨等人的活动、建国准备委员会的成立和地方接管要求，改变了殖民政府维持秩序的条件。苏美军队分区进入以后，原日本官署、当地组织和占领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继续重组。港口与交通的控制因此具有政治后果：谁能够通行、谁掌握粮食与住房、谁能把命令送到地方，都会影响独立进程中的实际权力。〔9〕

分区受降也改变了日本军人及居民的回国途径。1945年12月，上月良夫的上奏副本称，38度线以南陆空军约17万人至11月15日大体复员，而北部仍有约6.3万人尚未复员。这是报告时点下的复员状态统计，呈现了同一殖民军事体系在战争结束后分成不同人员处置渠道的结果。与此同时，从满洲进入朝鲜的难民和当地日本居民争取南下或渡海，口岸、铁路与分区界线成为切身的生存条件。〔10〕

南萨哈林：陆上突破与沿海登陆相互推动

南萨哈林的战役从一项独立的方面军命令展开。8月10日，普尔卡耶夫命令第16集团军以第56步兵军自11日晨进攻，近期任务是向南夺取指定地域，并继续清除南部的日军力量。该手写命令同时授权调动两个独立坦克营支援进攻，将装甲力量的增援与地面攻势一并安排。这里的目标既包括破坏边境防御，也包括逐步控制岛上交通和沿海港口。〔11〕

正面进攻的关键，是苏方称为科通—哈拉米托盖的筑垒地域。它控制波罗奈河谷的狭窄通路，森林、沼泽和永久工事增加了绕行与攻击的困难。苏军11日展开行动，步兵沿正面及侧后接近，另有部队修筑道路、铺设通路、帮助车辆通过。13日试图继续突破主防御地带的进攻受挫。1946年形成的苏军战役总结，将原因归于坦克与航空支援不足、恶劣天气，以及部署任务时对车辆在森林沼泽中通行能力估计不够。〔12〕

随后进攻方法得到调整。步兵走在坦克前面，清理反坦克小组、打开障碍、铺设木道；突击组针对具体火力点行动，坦克跟进实施近距离射击，炮兵观察员随先头步兵接近目标。沿唯一主要道路集中和展开火炮，又要求在有限地幅内安排先后次序。16日，苏军从正面及后方攻击，突破主要防御地带。报告所描述的成功，建立在侦察、工程劳动和步炮坦协同的重新组织之上。〔13〕

海上行动同时改变了战役空间。16—19日的塔路—惠须取登陆行动从西岸切入；苏军战役总结记载，17日部队取得惠须取，20日又在舰艇支援下进入真冈。北太平洋区舰队及海军步兵与第16集团军共同参与，使日本守军既要应付由北向南的压力，又要面对沿岸港口被占后出现的侧后威胁。18日组成的机动支队沿东岸方向发展，第56军主力跟进，西岸登陆部队则承担向岛南港口和丰原推进的任务。〔14〕

这些安排持续到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负责南萨哈林的第88师团隶属第五方面军；8月19日的日方指示要求推进停战交涉，同时保留在遭受攻击或被迫接受不当要求时采取自卫行动的空间。苏军远东总司令部18日发给三个方面军与太平洋舰队的命令，则要求在日满军停止战斗的地段立即停战，并善待投降人员。地方指挥官需要把这些指示落实为可由对方确认的行动：前线如何停止射击、使者怎样通行、何处交出武器，都影响港口推进与停战交涉。判断当地继续交战的责任，需要同时考察双方命令、实际接触和各部执行情况。〔15〕

25日，苏军远东总司令部参谋长向莫斯科报告，日军抵抗至23日末才停止，自24日起已无战斗。文件针对东京广播指责苏军继续攻击作出回应，以真冈向内陆推进遇阻解释持续战斗；另一份舰队总结则批评登陆后通信不稳、兵力调配与物资保障不足，造成行动延迟。前者是苏方对争议的答辩，后者保留了内部作战检讨。将这些记录与双方停战指示对读，可以看到受降要求、具体抵抗与陆海协调共同塑造了岛上最后几天的局面。〔16〕

同一批港口上，还有居民等待离岛。日方内务省报告的展示原页记载，大泊等地聚集疏散人群，交通拥挤，船舶运输与停战交涉相互牵连；报告当时掌握的已疏散人数为七万五千余人。前线继续南移，尚在岛上的人能否到达码头、能否获得补给，也随之改变。登陆部队争夺的港口，正是这些家庭的离岛出口。〔17〕

战役的后半段又把南萨哈林连接到千岛。苏方舰队总结记载，大泊港取得后即用于集结部队和组织前往南千岛的船队。港口的占领由此产生超过岛内战斗的效果：它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改变了后续兵力输送的距离和方向。战役结束后的接管、航运和人员集中，成为苏军继续扩大地域控制的条件。[18]

占守与千岛：登陆战斗如何转为岛屿接收

占守岛位于千岛北端，接近堪察加。苏军在日本已宣布接受投降之后仓促组织登陆，17日出航、18日登岸。短促的准备时间、雾中接近和不熟悉的岸形，使先头部队、炮兵与补给出现脱节；涉水卸载损害了无线电设备，登陆部队难以及时获得所需火力。日本守军依托既设阵地，并投入坦克反击。苏军在大陆发挥的机械化优势，在这里先要经过登陆艇、滩头和卸载作业的考验。炮兵能否上岸、通信能否恢复，直接关系到先头部队的生存。[19]

日军反击一度对滩头构成严重威胁，苏军则依靠已经上岸的步兵固守，并继续组织后续输送。占守战斗的高代价与登陆组织的困难直接相连。井澗裕对日苏材料的比较，同时呈现了双方对战果、停火和缴械先后次序的不同理解：19日起展开交涉后，双方仍需要协调舰艇进入、武器移交与守备部队集中。至23日，接收与缴械进入新的阶段。[20]

千岛其后的接收沿两个方向展开：北部依托堪察加及已控制的北端岛屿向南推进，南部利用南萨哈林港口组织船队。苏方事后报告把8月23日至9月5日作为相关军事占领行动的记录范围，记述侦察、日方代表参与联络、船舶抵达、登陆和收缴武器等动作。岛屿链中的每个驻军和港湾，都需要这些程序逐步落实。战斗激烈的占守与较晚接收的岛屿，因而在同一战区内呈现不同的战争终结经验。[21]

北海道的拟议受降区则由另一条决策线处理。斯大林8月16日要求把钏路—留萌线以北纳入苏方受降区域；杜鲁门17日复文接受千岛安排，同时拒绝北海道要求（FRUS题记为17日；研究文献多记18日复文，发送与收到日期存在歧义）。苏军方面曾进行附带条件的登陆准备，后续命令又将行动搁置并禁止实施。外交通信确立受降权限的争议，军事文件记录准备与停止的过程。两个层次共同说明，计划能够推进到何种程度，取决于运输、兵力与最高决策的结合。[22]

战争收尾的共同问题

朝鲜北部、南萨哈林与千岛的战事收尾，都经过了军队抵达、命令传递和地方交涉。日本中央已经接受投降，驻军仍须知道向谁交出武器，接收者也须派人进入港口和岛屿。盟国划定受降范围，实际到场的部队接着掌握交通与行政。于是一些地方还在交火，另一些地方已开始登记武器、集中人员和安排运输。

战争结束以后，人的归途仍远近不同。部队可以奉令停火，缴械军人接着等待集合、移送和回国；居民还得寻找食物、躲避疾病、打听失散的亲人，料理丢失的财产。朝鲜殖民统治的瓦解、萨哈林居民离岛和千岛驻军被接收，把许多人带离了原有生活。接下来，营地中的劳动、港口上的等待与家庭收到的消息，将继续讲述这场战争的后果。

关键节点与人员统计的范围

战场	接收过程	人员数字的范围
清津—元山	清津16日主要任务完成，17日陆海会合，18日机场行动；元山21—23日分区接管	第355营阵亡63、负伤89；报告单列第13旅阵亡100、负伤122。范围为战后报告列出的两组单位。[B508，页417、420、422—423]
南萨哈林	11日开始进攻，16日突破主要防御；苏方25日报告称24日起无战斗	日方内务省报告所掌握已疏散七万五千余人，属报告时点的撤离数量。[B501；B503，页10—11；B509，页19；B505，第13—15图节选]
占守—千岛	18日登陆，19—23日交涉与缴械；后续岛链接收记录延至9月5日	分岛、分阶段接收名册与登陆作战损失分别统计。[B012，页50—64；B116，页359—372]

战场	接收过程	人员数字的范围
朝鲜南北	分区受降后，人员进入不同复员渠道	上月良夫12月报告：南部约17万人至11月15日大体复员，北部约6.3万人尚未复员。[B506，原图0867—0868]

22 千岛与北海道：实施与拟议

千岛接收成为事实，北海道北部受降提案未付诸实施。



蓝点：千岛接收的部分节点　金虚线：未实施的提案

1945年8—9月；金线为历史拟议，非现行边界。

千岛各岛从不同方向接收，相关行动记录延续至9月5日。斯大林另于8月16日提出北海道北部受降区，杜鲁门17日拒绝，22日苏方复电再提此事；该方案没有成为实际占领。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22逐图来源。

大图22（图册第22页）

配图阅读

- 图19 朝鲜北部：港口会合与分区受降（图册第19页）
  清津按13日先遣、14—15日增援、16日主要占领任务、17日陆海会合及18日机场行动顺读。虚线延伸表示后续接收，38度线表示受降责任。
- 图20 南萨哈林：陆上突破与沿岸登陆（图册第20页）
  先看北部越境与两栖登陆的不同方向，再顺南北交通轴线读进展。图内25日为报告及进入丰原的节点；24日起无战斗是报告中的回溯记载。
- 图21 占守岛：登陆反击与停战缴械的先后（图册第21页）
  左图看登陆地、内陆高地和反击，右图看停火交涉到解除武装的联系。两个面板按相对位置绘制，绿色虚线只示谈判联系。
- 图22 千岛接收与北海道受降方案的界限（图册第22页）
  蓝色节点分别对应抵达、接收或解除武装，金色斜线是拟议受降区。右栏22日指斯大林复电提及拒绝；美方拒绝日期按正文为17日。

本章注释

〔1〕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133—138；B503：南萨哈林11—25日作战记述摘录，1946年1月31日，页11；B509：萨哈林战斗停止报告（1945年8月25日）及相邻登陆总结结论，页19上半文献393结论

〔2〕 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页133—137

〔3〕 B508：清津、元山登陆与陆海会合：苏军报告和入朝命令，文献377，页414

〔4〕 B508：清津、元山登陆与陆海会合：苏军报告和入朝命令，文献377，页419—420

〔5〕 B508：清津、元山登陆与陆海会合：苏军报告和入朝命令，文献377，页415—417；文献380—381，页422

〔6〕 B508：清津、元山登陆与陆海会合：苏军报告和入朝命令，文献382—383，页423；文献377，页417

〔7〕 B506：上奏（写）：上月良夫1945年12月复员报告；JACAR朝鲜专题，JACAR“朝鲜的战斗”及“第17方面军的复员”节

〔8〕 B510：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对日受降文件的备忘录，1945年8月14日，页658

〔9〕 B506：上奏（写）：上月良夫1945年12月复员报告；JACAR朝鲜专题，JACAR“吕运亨交涉”及“临时行政机关”相关段

〔10〕 B506：上奏（写）：上月良夫1945年12月复员报告；JACAR朝鲜专题，原图0867—0868；JACAR“在朝鲜日本人的引扬”节

〔11〕 B501：普尔卡耶夫命令第16集团军在南萨哈林进攻，1945年8月10日，第1页，ЦАМО Х.238 Оп.170250 Д.1 Л.217

〔12〕 B503：南萨哈林11—25日作战记述摘录，1946年1月31日，文献390，页8—10

〔13〕 B503：南萨哈林11—25日作战记述摘录，1946年1月31日，文献390，页10—11

〔14〕 B503：南萨哈林11—25日作战记述摘录，1946年1月31日，文献390—391，页11

〔15〕 B104：達参特電第38号：第五方面军对第88师团指示，達参特電第38号，页2113—2114；B602：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文献433第1—2项，页56

〔16〕 B509：萨哈林战斗停止报告（1945年8月25日）及相邻登陆总结结论，页19文献394及文献393结论；B104：達参特電第38号：第五方面军对第88师团指示，页2113—2114；B602：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页56

〔17〕 B505：一般 自昭和二十年八月：南萨哈林疏散报告节选，Ref.B18090019900，第13—15图节选

〔18〕 B509：萨哈林战斗停止报告（1945年8月25日）及相邻登陆总结结论，页19文献393结论

〔19〕 B012：占守島・1945年8月，页37—49

〔20〕 B012：占守島・1945年8月，页44—56、57—64

〔21〕 B116：千岛群岛军事占领报告（8月23日—9月5日，1946年2月7日批准，2015集文献24），文献24，页359—372

〔22〕 B009：Stalin to Truman, doc450，页667—668；B112：杜鲁门致斯大林：千岛与北海道受降安排，页670；B111：Glantz: Soviet Military Operations during the Soviet-German War 1941 – 45 as Indicators of the USSR’s Postwar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页139—142；B005：Stalin to Truman, doc470，页687—688

附记：天皇的终战作用与战争责任——几种学术解释

1945 年 8 月 10 日与 14 日，裕仁两次介入最高决策，使接受《波茨坦公告》成为可执行的最高决定。这个事实没有争议；争议在于它应当怎样被评价，以及它与此前十五年的战争责任是什么关系。日本、英语与中国学界围绕这两个问题形成了若干种相互竞争的解释，彼此的分歧不只是“有无责任”，而是“哪一种责任、由谁承担、以什么标准判断”。

一、宪法君主与“无答责”说

这一立场以明治宪法的文本为依据。明治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务大臣“辅弼天皇而负其责任”。据此，天皇的国务行为须经大臣辅弼与副署，政治责任由内阁与军部承担；天皇本人处于“无答责”的位置。战后日本政府长期持相近立场，部分法制史与宪法学研究也从“立宪君主”角度解释昭和天皇的角色。

这一立场最重要的史料是 1946 年口述、1990 年才公开的《昭和天皇独白录》。天皇在独白中把自己描述为立宪君主：宪法禁止他干预内政外交，遇到既定方针只能“批准，别无他选”；他把开战与扩大战争的责任推给军部、近卫文麿、松冈洋右等人，并强调自己信任东条英机是为了约束军方。木户幸一等重臣在东京审判前后的证词，也强化了“天皇被军部挟持、最终出面结束战争”的叙述。

批评者指出，这一说法混淆了国内宪法上的“无答责”与国际法、政治责任。明治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天皇不承担责任；相反，统帅权独立使军令系统直属天皇，国务大臣的“辅弼”并不等于代天皇受过。更重要的是，《独白录》不是私人日记，而是为应对东京审判而准备的政治性自辩书；据研究，其英译本在 1946 年即已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掌握，后来成为“天皇无责”叙事的重要一环。把这份文件当作中立史料，等于用被告的答辩书证明被告无罪。

二、和平主义者与“圣断”说

第二种解释把天皇写成“和平主义者”：他被军部包围，却始终寻求结束战争；1945年 8 月的“圣断”打破内阁与军部的僵局，使日本得以投降。罗伯特 · 布托（Robert Butow）1954 年的经典研究把天皇的干预视为日本决定投降的关键；半藤一利 1985 年的《圣断》以铃木贯太郎内阁为中心，详细重建了 8 月 9 日至 15 日的决策过程，强化了“天皇在最后关头选择和平”的形象。

这一叙事在战后日本与美国的占领政策下被制度化：保留天皇制、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需要一个“和平天皇”的形象；1946 年的“人间宣言”、1947 年的新宪法与象征天皇制，都把天皇从战前的主权者改写为国民统合的象征。约翰 · 道尔（John Dower）在《拥抱战败》中把这一过程称为占领期最重要的政治神话之一：它让日本社会得以把战争责任集中到军部少数人身上，同时保留天皇制的连续性。

批评者并不否认 8 月“圣断”的实际作用，而是指出三点。第一，圣断来得太晚：1945年春以后，天皇仍有多次结束战争的机会；拖延的代价由日本平民与亚洲各地受害者承担。第二，“圣断”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以“国体护持”为条件的接受；其首要目标是保存天皇制，而不是抽象地“爱好和平”。第三，“和平主义者”形象是战后建构；赫伯特 · 比克斯（Herbert Bix）与吉田裕等的研究都把它视为一种政治叙事，而不是对 1931—1945 年天皇行为的完整描述。

三、无责任体系说

丸山真男 1946 年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并不把责任归到天皇个人，而是指出日本的政治文化把权威安置在一个“无责任”的中心：所有人都可以向“国体”、上级或天皇推诿，结果形成一个谁都不负责的体系。天皇处于这个体系的顶点，但具体的决定被分散到军部、官僚、内阁与中间团体；超国家主义因此不是某个人的恶，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责任蒸发。

这一解释的贡献，是把“战争责任”从个人道德问题扩展为制度问题：如果不改变决策结构，仅仅更换几个人并不能防止下一次战争。它的风险，是容易被保守派反过来利用：既然责任是“体系”的，那么天皇个人就可以免责。丸山本人并未得出这个结论；后来的研究（如吉田裕对“国体护持”的分析）则进一步指出，体系的无责任并不排除处于顶点的政治人物负有政治责任。

四、能动的战争指导者说

第四种解释以比克斯的《裕仁与现代日本的形成》（2000）为代表。比克斯反对“被动立宪君主”的形象，认为天皇是知情的、主动的政治行动者：他阅读战报、听取内奏、参加御前会议，在开战、扩大战争与终战等关键节点作出或批准决定；“和平主义者”形象是战后日美共同制造的神话。

日本批判学派从 1960—1990 年代积累了更具体的实证研究。井上清的《天皇的战争责任》（1976）、家永三郎的《太平洋战争》（1968）从侵略战争的性质出发追究天皇责任；藤原彰的《昭和天皇的十五年战争》（1991）以军事史方法重建天皇的战争指导；山田朗与纐纈厚的《太迟的圣断》（1991）直接批判“圣断神话”，指出天皇的战争指导与责任不能以最后两次裁决抵消；藤原彰、山田朗、吉田裕、粟屋宪太郎等合著的《彻底验证 · 昭和天皇“独白录”》（1991）则逐条拆解独白录的自辩逻辑。吉田裕的《昭和天皇的终战史》（1992）利用独白录、东京审判讯问调书与宫中集团史料，论证战争责任不止于军部，天皇以“国体护持”为行动原理参与了战争与终战。

这一派常举的证据包括：天皇对御前会议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参与；对热河作战、张鼓峰事件、宜昌作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等具体作战的干预；对开战与扩大战争的批准；以及《独白录》与木户日记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批评者则提醒：能动不等于全能，天皇也受制度、信息与顾问集团约束；把体系问题全部人格化，会重犯“一人决定历史”的旧错。

五、制度与结构说

第五种解释来自军政制度史。巴恩哈特（Michael Barnhart）的《日本准备总体战》与入江昭（Akira Iriye）的《太平洋战争的起源》把注意力放在陆军、海军、内阁、统帅部与外务省之间的权限分割：日本没有一个可以统一制定大战略的机构，陆军与海军各有自己的战争计划，内阁又受军部否决权制约。天皇是这个碎片化结构中的一环，而不是唯一的决策者。

这一解释并不必然为天皇开脱：它说明为什么“天皇的意图”常常无法转化为统一的政策，也说明为什么责任必须分层——最高决策、军令系统、内阁与现场执行各有各的责任。它与“能动说”的张力在于：前者强调结构限制，后者强调天皇在关键节点的实际选

择；两者并非不可兼容，但需要具体到每一次决定，而不是停留在“天皇是否有权”的抽象争论。

六、终战决定之争

“圣断”是否是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原因，学界也有分歧。布托强调天皇的干预；麻田贞雄（Sadao Asada）1998 年的论文把原子弹与苏联参战放在一起，认为两者共同改变了日本高层的成本计算；长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2005 年的*Racing the Enemy*则强调苏联参战才是决定性的变量，天皇的“圣断”是在苏联出兵之后作出的。半藤一利详细重建了铃木内阁与天皇的互动；山田朗、纐纈厚则指出，“圣断”是在拖延与错失机会之后才发生的，其“神话化”掩盖了此前的战争指导责任。

这些分歧并不否定天皇在 8 月的作用，而是把它放回具体的时间与因果链：天皇的裁决使投降成为可执行的决定，但它既不是唯一原因，也不能抵消此前十五年的责任。把“终战作用”与“战争责任”分开，是这一节的基本方法。

七、法律、政治与道德责任

东京审判没有起诉天皇。这一决定是占领政策、冷战考虑与日本保守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法律上的无罪判决。木户幸一等重臣的证词把天皇描述为和平爱好者，帮助构建了“天皇无责”的叙事；《独白录》的英译本与“五人的会”的运作，也服务于同一目标。1946 年的“人间宣言”与 1947 年的新宪法把天皇变成象征，战争责任问题被转换为“军部责任”与“一亿总忏悔”的模糊说法。

从法理上看，明治宪法是日本国内法，不能为国际法上的侵略战争责任提供豁免；国家元首与统帅的身份、对战争发动与扩大的批准、对具体作战的干预，都是可以追问的事实。从政治与道德上看，即便不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天皇作为国家元首与统帅，对 1931 年以来战争的发动与扩大仍负有政治责任；对亚洲各地受害者而言，这种责任还包括战后的认识、道歉与赔偿问题。中国学界（如步平对战后日本战争责任认识的研究）强调，战后日本社会长期把责任推给军部、回避天皇制，是历史认识迟迟不能清算的重要原因；天津社会科学院龚娜 2026 年刊于中国历史研究院网站的文章则从宪法、事实与“自辩/他辩/圣断论”三个层面，主张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八、本书的取舍

本书采取三分法：

1. **终战作用**：承认天皇在 1945 年 8 月 10 日、14 日的裁决使投降成为可执行的决定；同时指出它来得太晚，且以“国体护持”为条件。

2. **此前战争的政治责任**：作为国家元首与统帅，天皇对 1931 年以来战争的发动与扩大负有政治责任；这一责任不因最后的终战行为而抵消。

3. **法律责任**：不做法庭式裁断。东京审判未起诉天皇，这是政治决定；是否构成个人刑事责任，是国际法与史学仍在争论的问题。

这一取舍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神话，也不同于“一人决定历史”的简化。它要求把天皇放回制度、顾问集团与具体决策链中，同时不放弃对其政治责任的追问。

参考书目

Herbert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Robert J. C. Butow,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Sadao Asada, “The Shock of the Atomic Bomb and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A Reconsidera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7, no. 4 (1998): 477 – 512.

Tsuyoshi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 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 – 1941*,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Longman, 1987.

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世界』1946年5月号；后收《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井上清『天皇の戦争責任』東京：現代評論社，1976。

家永三郎『太平洋戦争』東京：岩波新書，1968。

藤原彰『昭和天皇の十五年戦争』東京：青木書店，1991。

藤原彰・山田朗・吉田裕・粟屋憲太郎『徹底検証・昭和天皇「独白録」』東京：大月書店，1991。

山田朗・纐纈厚『遅すぎた聖断：昭和天皇の戦争指導と戦争責任』東京：昭和出版，1991。

吉田裕『昭和天皇の終戦史』東京：岩波新書，1992。

半藤一利『聖断：天皇と鈴木貫太郎』東京：文藝春秋，1985。

步平『跨越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龚娜「昭和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中国历史研究院网站，2026-01-26（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正式引用需核原刊）。

『昭和天皇独白録』東京：文藝春秋，1990；木戸幸一『木戸幸一日記』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

第五部 抑留、归途与和平的日常

战争在降书上结束，人的归途却刚刚开始。1945 年以后，苏联文件上的劳动配额，到了营地，成为工作、口粮、疾病与归国点名。有人终于上船，回家后发现原有职位已经失去；有人留在异乡，家属多年后仍在追寻姓名和墓地。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苏联接收、迁移和劳动使用人员后的责任，各有行动者和制度来源。战后日苏关系先办成人员释放与外交恢复，领土问题长期悬置；1956 年共同宣言、1960 年的条件之争、2022 年后的关系收缩，继续牵动普通人的生活。

这一部分是全书的落点：战争的终局写在降书上，归途的终点还要在人们此后的生活中寻找。衡量战略与胜利，终究要看它们为后来的人留下怎样的生活。

第十六章 劳动抑留：制度、身体与战争责任

战场结束以后的制度转换

安冈精治在泰舍特地区患病，接受治疗后又被安排到其他劳动单位；日野治水在塔什干停止原工作，改作杂役，继续等候归国。他们能够做什么工作、何时休养、何时离开，都受营地安排支配。1945年受降后的登记、转运和派工，把大批日本人送入苏联劳动体系。战场上的败局，延续成工地上的劳作、医院中的治疗和家属漫长的等候。

《波茨坦公告》第九项规定，日本军队完全解除武装后，应获准回家过和平与生产的生活；第十项另述战争罪犯的惩办。解除武装、追究具体罪行与回归社会，在这一安排中各有位置。随后大规模劳动抑留把具备劳动能力作为选送条件，使人员处置同时服务于接收国的生产任务。对个人罪行的司法判断与对一批劳动力的行政配置，由不同机关、依据和程序实施。〔1〕

华西列夫斯基8月18日的命令已要求善待投降的日满军，范围覆盖受降接收与营中收容，并由部队指挥员和军官直接监督。五天后的劳动配置决定继而规定人员去向与使用方式。两份命令分别确立待遇义务和配置任务，供给、派工与治疗则是它们进入个人生活的执行环节。〔2〕

国家国防委员会1945年8月23日第9898cc号决定，把接收日本战俘列为跨部门任务。题名同时列出接收、安置和劳动使用；第一条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接收并送往战俘营的日本人至多五十万。第二条把选择工作交给三个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由它们同战俘与被拘留者总管理局代表共同办理，并以劳动能力为条件。这项决定首先规定了一次行政动员的规模，随后各地实际接收和死亡人数另由执行材料记录。〔3〕

劳动力如何被组织

决定要求出发前按每营一千人编成建筑营，由战俘中的初级军官和下士官担任营、连管理人员，并优先使用工兵出身者，每营配置两名战俘医务人员。原有军队的技能和等级关系，由接收机关用于点名、押运与劳动编组。失败一方的组织资源因而进入胜利一方的生产体系：初级军官维持队伍，医务人员照料伤病者，专业技能影响派工。[4]

配额围绕铁路、木材、矿山和工业建设展开。十五万人划给贝加尔—阿穆尔铁路若干区段，包括泰舍特至乌斯季库特；乌兹别克的两万人用于冶金、煤业、石油等企业。其他人员分赴滨海、哈巴罗夫斯克、赤塔、伊尔库茨克和哈萨克等地。“西伯利亚抑留”在地理上实际跨越了苏联多个地区，两位手记作者正被送往其中相距遥远的泰舍特和塔什干。[5]

这些配额合计五十万人，按生产部门和地区分配责任。铁路、矿山、油田、港口与工厂规定了人员去向，体力筛选为这些任务选择劳动力。离营则另经健康、政治甄别和司法程序等不同审核。接收时的生产需求与后来控制离营的依据，在同一营地体系中共同作用。

运输条款要求每列车携带两个月食品，从缴获物资中筹措冬夏衣服、被褥、内衣和炊具，清点以后交给内务机关。队伍经铁路或水路前往指定地点，军队负责途中警卫，红军后勤负责人监督供应和运输。八月至十月的运输安排又涉及铁路、海运与河运部门。人、粮食、衣物和车辆须在同一日程内抵达，任何一项延误都可能改变旅途中的身体状况。

住房准备与转运同时推进。各部门和地方党组织须在九月至十月分期备妥住处、取暖和照明；条文另列帐篷、修补冬装、医务人员、车辆及铁丝网。八月至十月运送人员时，接收设施也正在准备。寒冷增加生存压力，到达顺序、供暖进度和冬装交付决定人怎样承受这种压力。[6]

供给、劳动与身体

贝利亚负责监督这项动员。内务系统管理拘束，产业部门使用劳动力，军队和交通机关负责转运，卫生与军队医疗机关筹措最低必要床位。同一个人沿途吃什么、到达后住在哪里、生病后能否入院，分属几个机关办理。每个机关完成自己的一项任务以后，仍须有人照看整个行程。统一监督的责任正在这里。

第九条要求另拟食品供应标准，参照日军原有标准；第十二条交办最低必要床位。政策已经确认人员需要食物和治疗，日常保障则经过配给标准、运输、分发和收治几个环节。对生产机关而言，供给维持劳动能力；对受拘束者而言，同样的食物和治疗维持生命。两种利益可以相合，工期、库存和床位不足时又会发生冲突。管理者如何调整劳动量和供应，直接影响生产成本落在何处。〔7〕

派工时，人按当时的体力被挑选；经过运输和劳动，这副身体又会改变。起初能够工作的人，后来可能住院、转岗，或被列入暂不适合运输的类别。疾病还会影响归期。医生的一次判断，在工地上关系到休息与改岗，在遣返时则关系到能否乘船。〔8〕

日本厚生劳动省根据归还者听取调查，将旧苏联及蒙古地区的抑留人数估计为约57.5万人，死亡人数估计为约5.5万人。第9898号决定的五十万是政策规模，厚劳省约数则估计特定地区实际经历抑留与死亡的人数。两者分别展示动员与损害的量级。死亡总数标明了制度后果的严重程度，具体死亡怎样形成，仍由病历、供给和劳动记录中的时间与行动说明。〔9〕

幸存者也承担着数年无法自主支配的时间。伤病使职业技能暂时失去用途，治疗后的新岗位改变生活，离营决定又改变归期。现存两份手记分别来自泰舍特与塔什干，保留了这些转换。把两人的经历放在一起，劳动抑留便同时呈现出木材生产、城市建设、医疗和待返的差异。

苏方决定接收多少人、送往何处、何时启程，也就承担了备妥口粮、冬装、住处和医疗的责任。远距离转运与短期集中确有困难，发送和派工的日程却仍由主管机关决定。这些决定最终要由受拘束者的身体承受。营地怎样治疗伤病、调整岗位，两份手记留下了较近距离的记录。

泰舍特：从伐木到医疗与转岗

安冈精治追述，1945年10月由海林一带出发，经绥芬河进入苏联，在泰舍特下车后又行军数日，进入他称为“第七地区第九收容所”的地点，最初参加伐木。国家配额里的铁路与木材需求，在他的叙述中变为具体的运输、行军和劳动场所。〔10〕

1946年，安冈的旧伤发生感染，住院接受治疗，其中包括日本军医的诊治。次年，他被转往农场，后来又到枕木作业单位。从伐木到医院，再到新的劳动地点，他的营地生活随着身体状况和派工安排一再改变。

治疗给了安冈恢复的机会。病后，他仍由管理机关安排工作，归国要等待另一个决定。他的经历让人看见营地医疗的两重作用：它救治个人，也帮助恢复可供使用的劳动力。一次住院改变了眼前的生活，往后的去向仍由营地掌握。〔11〕

厚生劳动省伊尔库茨克地区埋葬地索引列有医院、支部和部队等多个节点，分别承担收容、医疗与埋葬的职能。人从劳动地点进入医院，治疗和看护开始影响生活；死亡者则在埋葬记录中留下最后位置。家属追寻下落时，这些不同设施成为重新认识个人处境的线索。〔12〕

塔什干：职业技能与归国筛选

日野治水记述，约在1946年7月下旬进入塔什干第五收容所，以泥瓦匠登记后参加砌砖，后来转到第九收容所从事工厂建设。职业技能在这里直接影响派工。中央配置到乌兹别克的人力，须经地方登记才成为能用于建筑的劳动队伍。日野留下的砖工经历，使中亚抑留呈现出城市建设与工业生产的一面。

1948年8月，其他人获准回国，日野被留下。次年，他因关节疾病获准停止原工作，随后改作葡萄酒厂杂役，直到1949年9月才进入归国队伍。手艺曾使他成为砖工，疾病后来让他换了岗位，归期仍要继续等候。从免于原来的劳动，到列入归国队伍，再到真正返家，他还须一道道办理。〔13〕

日野在1991年刊行的《塔什干抑留记》中，回想1948年8月全员在广场集合、等候归国点名的那一天，留下“最後まで名前は呼ばれず”一句：直到最后，也没有叫到我的名字。命令把一批归国者列入名册，点名则让获准离去与继续留下的差别落

到本人身上。次年，他的名字终于也列入了归国名单。此前那些等候的日子，在这句简短的追述中保留下来。〔14〕

俄国学者谢尔盖·金对1948年内务部命令的研究，描述了包括营长、医生和业务人员在内的遣返筛选委员会，并列出已判刑人员、特定情报与警察人员，以及暂不适合运输的病人等排除类别。这些筛选依据会影响不同人员的归期；日野手记留下的是自己继续滞留的经历。〔15〕

泰舍特的伐木和枕木作业、塔什干的砌砖和工厂建设，给身体带来不同负担；两地都由营地决定派工、治疗后的岗位与离营次序。气候和工种影响每天的工作，技能使个人进入特定岗位，伤病又使这种位置改变。管理责任就在这些转换中表现出来：何时停止原工作，怎样安排治疗与新任务，是否准许离营。

战争责任与具体待遇

四十年前，松山的部分俄国军官曾把获准外出的最后十几分钟用在骑车上。管理人员面对的是归营时限、誓词的宗教含义，以及怎样让规则得到遵守。1905年和约随后把相互交还战俘、指定接收人员与港口、核销费用写成双方政府的任务。人的归途有了明确的交接程序。〔16〕

1945年苏联第9898号决定则先按劳动能力挑选人员，编组运输，再把他们分配给生产部门。为战后建设征用被俘军人的劳动，是苏联政府作出的政策选择；运输、营房、口粮和医疗的准备程度，决定这项选择会向人的身体索取多大代价。〔17〕两段经历把国家组织能力的不同用途摆在眼前：它既能安排可活动的时间和归国手续，也能把人长途运往生产岗位。评价收容政策，最有分量的是被俘者实际得到的活动、休养和离营机会，以及各级机关为这些机会承担了多少责任。

战俘史把战争责任向受降以后的国家行动延伸。日本帝国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相关决策、战场命令及个人行为各有责任；苏方决定接收、迁移和劳动使用以后，也取得了对被拘束者生活的控制，并承担相应后果。一个人原属何支军队，与他后来得到怎样的食物、医疗和工作安排，分别指向具体的行为和决定。

King与Muminov的研究把日本被拘留人员的劳动力价值、政治用途及战后记忆放在同一视野，并指出回忆叙述中帝国经历的淡化。个人痛苦留下深刻记忆，作者对自身参战背景的叙述却可能简略。将两类记录并置，历史的责任范围由此扩大：战俘自身的遭遇得到说明，其所属国家在亚洲造成的损害也继续占有位置。[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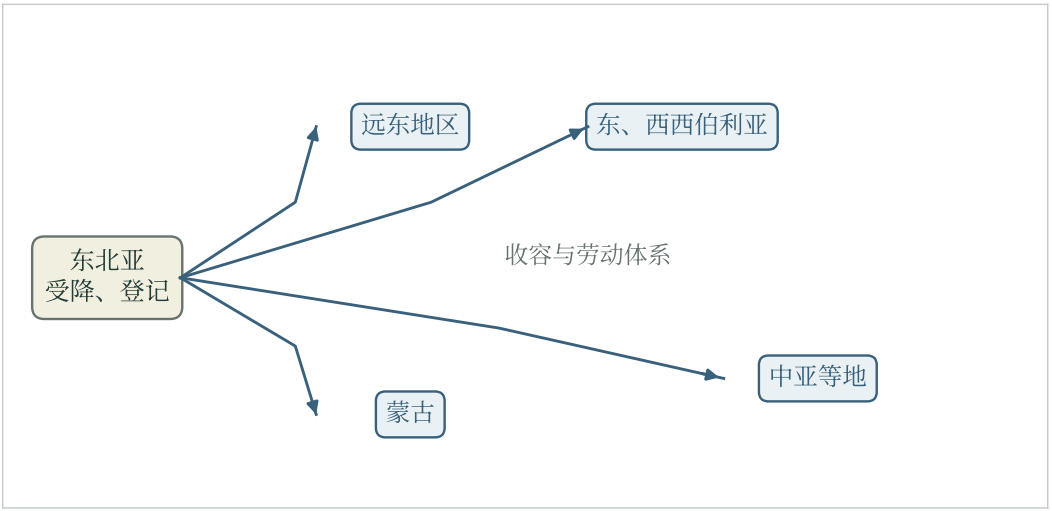
五十万的计划在中央是劳动配置，在地方落实为营房、列车和工地，在个人则成为每天能够承受多少工作的限制。供给与医疗可以减轻负担，派工和留营又可能延长它。生产机关获得劳动，受拘束者承担伤病与失去自由的时间，家属承担离散；资源和决定的后果分布在不同主体。

苏联凭军事胜利控制了大批日军人员，又把他们的劳动用于战后生产。让这些人归国，须从工地放人，按名册逐一交接，再安排运输与接收。营地的责任由此延伸到港口，战俘的经历也从劳动转入归途。

> 本章命令版本、个人手记与营号对应范围，见《专题参考附录》A节。

23 从东北亚到各地营所

受降、登记、移送、收容，把战争的后果带入漫长归途。



箭头：移送联系　框体：地区概称（面积不代表人数）

关系示意，无比例；营址、批次与路线依个别记录确认。

1945年以后，军人与其他被拘押者进入不同地区的收容体系。五十万是第9898号决定的计划规模；约57.5万是日方对旧苏联及蒙古地区的调查估计，两种数字各有口径。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23逐图来源。

大图23（图册第23页）

配图阅读

- 图23 从东北亚到各地营所：抑留的地域（图册第23页）
  先看来源地域与各收容地区的距离，再回读两份个人手记。圆区表示大区域；箭头提示移送方向。第9898号决定的五十万是计划规模，图内约57.5万采用日方对旧苏联及蒙古地区的调查估计。

本章注释

〔1〕 C006：Potsdam Declaration，第九、十项；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1—3条

〔2〕 B602：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文献433第2项，印56

〔3〕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1—2条

〔4〕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2条乙项

〔5〕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3条；C102：タシケント抑留記；C103：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

〔6〕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2、4—8、10—13条

〔7〕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4、9、12、14条

〔8〕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2条；C106：Репатриация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з СССР в 1946—1950 гг.，筛选委员会及病人类别段

〔9〕 C002：戦没者慰霊事業の実施，“遺骨収集の実施”；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1—3条

〔10〕 C103：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印61—68

〔11〕 C103：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印61—68、75—78

〔12〕 C109：イルクーツク地方——埋葬地別名簿索引，第七收容所相关表行；C014：埋葬地別名簿索引，位置说明

〔13〕 C102：タシケント抑留記，印85—87上半

〔14〕 C102：タシケント抑留記，印86；C112：シベリア強制抑留者が語り継ぐ労苦 1：图书目录，书目

〔15〕 C106：Репатриация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з СССР в 1946—1950 гг.，1948年命令与筛选委员会段

〔16〕 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第十三条

〔17〕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第1—4、8—12条

〔18〕 C013：Japan Still Has Cadres Remaining，接受稿页2—8、27—31

第十七章 归途、家庭与战争记忆

把归国变成可以执行的安排

离开劳动单位，待返者还要经陆路集中、港口检查、名单交接和海上运输，到日本以后办理接收与复员。统计可以在离境或上岸时记下一名归国者，家属却还要等他走完最后一段路。归国这件事，在机关的名册与个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终点。

1946年12月19日，苏方与盟军最高统帅方面在东京订立遣返安排。英文留存本七节正文和两份附录，规定人员资格、发送港、运输速率与责任分工。涉及从苏联及苏方控制地区返回的日本战俘与其他日本国民，其中苏联领土内日本国民的遣返注明以自愿为基础；还包括从日本返回朝鲜北部的一类朝鲜人。日本人的返程因此嵌入战后区域人口移动，借助占领时期的跨国行政合作运行。〔1〕

协议将纳霍德卡、真冈、元山、咸兴和大连列为日本人的发送港，规定合计每月五万人的速率，同时为气候、结冰和冬季陆路运输困难留下调整余地。苏方通知准备发送的人数，盟军方面安排相应船舶；各港当局组织集中、选择登船人员和监督上船。海运能力与陆上集结须相互配合，运输目标才会成为可实施的批次。〔2〕

人员移交时，苏方代表依俄文名册和交接文书，把日本人交给船长。登船后的食物、船上医疗和相关用品由日本政府承担，费用责任也写入协议。12月26日的SCAPIN1421再将接收中心、船长和日本机关的任务逐一落实。待返者走上船以后，由谁供给、由谁照料，已有明确的承接者。

船长核对签收后，日本接收中心依名簿办理，海上运输与岸上接收在这里衔接。〔3〕

协议订立以前，已有人员分批乘船归国。十二月的约定把先行运输逐步办成有共同规则、可以持续办理的遣返事务。〔4〕

1947年2月的苏方业务报告把十二月协议与当年春季运输计划联系起来，称来自苏联领土的运输因航行条件在一月至三月暂停，计划四月恢复。每月五万人的约定随季节调整，营地中的待返者也随之等待陆路集结与海运重新衔接。[5]

两个人的归途

安冈精治的手记以惠山丸和舞鹤串起最后一段行程。他把1949年8月30日记为抵达并下船的日子，随后还有检查、住宿和返乡途中安排，直到9月5日回到奈半利。跨国运输结束以后，仍有数日接收和旅行；返抵故乡才完成他所记的归途。[6]

安冈记述，父亲在他回家后拿出三菱重工神户造船所的一封信。他在手记中用“未復員のため退職”记下退职缘由，意为“因尚未复员而退职”；日期是1949年8月20日。十天后，他才在舞鹤下船。出征前的职位已经失去，他后来转而务农。抑留结束以后怎样谋生，也属于他在1991年刊行的这篇回忆中留下的战争后果。[7]

日野治水从塔什干方向来到纳霍德卡，归途却在这里折返：他又被送回哈巴罗夫斯克一带，随后才重新来到海港。手记记载，他乘栄豊丸于1949年11月27日离开纳霍德卡，12月4日在舞鹤下船，11日复员，12日到达故乡车站。陆路往返已经耗去时间，下船以后，又过了八天，他才抵达故乡。[8]

日野还追述，船上政治立场不同的群体被安排在不同船室，抵达舞鹤后分别下船和办理复员。这是当事人对该次运输和接收的记忆。政治组织及其留下的分歧，伴随人员一同进入归国过程；海上移动既改变所在地，也将营内形成的人际关系带到接收现场。

航行条件限制海上运输，留营决定、重新集中和接收手续则影响一个人何时到达船边、何时离开接收机关。增加船舶直接帮助已进入发送环节的人，尚在甄别或陆路移交中的人员仍等候前一道程序。1947年报告的季节暂停与两份手记的具体归途，分别留下了这些限制。

> 两人手记与候选航次目录的日期差异、姓名核对范围，见《专题参考附录》B节。

国家交涉与家属等待

1949年的遣返争议，将国家掌握的人数与家属所需的消息之间的距离暴露出来。五月，苏方公开宣布将在当年五月至十一月遣返其所称剩余的九万五千名战俘，并保留少数正在接受战争犯罪调查者。十二月，美国对苏交涉仍引用日本方面的数字，质疑相当数量人员的下落，并提出国际人道调查的要求。两份文件记录的是当时的承诺、统计和外交争论。[9]

对家属而言，在劳动、已住院、正待船、被判刑，或已经死亡，都是截然不同的消息。1949年各机关统计的口径仍有距离，关于遣返总数的承诺很难落到某个亲人的名字上。他们等候的消息，要有姓名，也要有去处。

家属本身留下的材料，让等待进入家庭史。舞鹤市提交的世界记忆名录申报书，以Hamako Kitada的日记说明妻子对团聚的期待、对丈夫归期的不确定，以及家属日常生活的压力；它还概述了明信片联系受到内容限制和投递问题的情形。[10]

劳动力和收入的缺席改变家庭日常，消息不足又使临时安排迟迟没有终点。申报书介绍的妻子日记和受限通信，保存了等待者的处境：家属维持生活，也花时间追寻亲人的消息。运输记录着重抵港，家庭资料延伸到人回来以前的每一天。

1956年《日苏共同宣言》第五项规定释放、遣返在苏联被判罪的日本公民，并继续调查下落不明者。关系正常化由此带来可以落实到个人的变化。日本外务省翌年记载，兴安丸从纳霍德卡接回1025名日本人，于12月26日抵达舞鹤。这个船次有清楚的日级节点，国立公文书馆378号名簿目录也记同日上陆。[11]

共同宣言把释放与调查列在同一条内，对应两种不同能力：政府可以安排已确定身份者离开，也可以继续交换材料寻找失踪者。1957年青书仍讨论失踪者、希望归国者与遗骨，并记载从真冈接回的人员中包括朝鲜人与家属。国家关系恢复改善了办理这些事务的条件，各类人员却沿不同程序抵达终点。释放、居民返还与死亡确认遂形成长短不同的战后时间。

姓名、遗骨与迟来的确认

2026年10月2日，厚生劳动省公布九月新增确定十二名抑留中死亡者身份：西伯利亚九人、蒙古二人、其他地区一人。其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累计确定数为41260人。页面说明，核对资料包括名簿、病床日记、病历、死亡证明和埋葬证明，并提示资料人数存在部分重复。这些数字衡量资料比对的进展，与死亡总估计各有用途。〔12〕

厚生劳动省说明，公布姓名和死亡日期，是为了让遗属确认亲属死亡的经过。一个名字同病历或埋葬证明对上，家属便能多知道一点亲人的最后处境。人已无法归来，何处、何时失去他的消息仍值得追寻。从战争结束到得到这份回答，等待可以跨越数代人。

埋葬地索引又把追寻带回地理。劳动地点、医院和墓地分属不同设施，地名有时使用邻近村镇或概略位置。把这些地点分别保留，个人最后的移动才有可能重新显现。医院与墓地之间的一段记录，既关乎遗属的纪念地点，也关乎管理机关如何收治、登记和通知。恢复姓名因此同时恢复人与机构发生关系的痕迹。〔13〕

查证、翻译、辨认和通知持续占用家属与行政机关的工作。名簿对应身份，遗骨联系接收与安置，回忆保留个人意义；材料之间建立的可靠联系，逐渐成为家庭可以传给后代的认识。

从私人保存到公共记忆

归国者及家属保存的文字、图像和日记，后来进入公共机构。舞鹤市申报书记载，1985年的纪念大会提出建设引扬纪念馆，馆于1988年开放；藏品主要由原抑留者及其家属捐赠。私人经历通过捐赠、编目和展示，逐渐形成公共记忆的一部分。〔14〕

手记从家庭进入展柜，讲述对象也发生变化。出版和展览使陌生读者共享个人经历，捐赠、征集与陈列的选择则影响公众看见的战争。申报书所述归国者与家属的捐赠，把营地生活和家庭等待一同带入了公共空间。

围绕归国保存的材料，容易突出离散后的团聚；病历和死亡记录更多呈现伤残、缺席与未归者。幸存者能自行讲述，死者多经名簿、墓地和他人记忆出现。不同材料的保存机会，影响了公共记忆中各类经历的位置。

把日本被拘留者的痛苦置于全书之中，还涉及帝国战争与战后受害记忆的关系。King与Muminov对回忆叙述的讨论提醒我们，个人叙事的鲜明程度与其交代参战背景的充分程度可以很不相同。战俘与家属的损害有具体的行动者和制度来源，日本帝国给亚洲其他社会造成的损害也有各自的经历与责任。两者同处于这部战争史，彼此扩大了成本的范围。〔15〕

船把归国者送回日本，家人接回的则是带着伤病和多年经历的人。抵港、复员都有日期，往后怎样恢复健康、重找工作、接续日常生活，还须慢慢办理。未归者的亲属继续追寻下落。国家间的交涉能为这些人办成多少事——释放、调查、交换消息、准许往来——也正是下一章要追问的和平成果。

配图阅读

- 图24 从发送港到舞鹤：两次代表航次（图册第24页）
  把图内1956、1957年航次同正文两人手记中的1949年归途分开阅读。兴安丸1025人为该次接回日本的人数；南萨哈林后续居民返还另有人员范围。线条示起讫港联系，抵港以后还要回到正文所述接收与返乡程序。

本章注释

〔1〕 C306：1946-12-19遣返协议英文档案留存本及两附录（YF-A9 Box14 Folder8），第I—VII节及附录1—2

〔2〕 C306：1946-12-19遣返协议英文档案留存本及两附录（YF-A9 Box14 Folder8），第II—III节

〔3〕 C202：Official Gazette No.246（1947-01-27）所刊SCAPIN 1421，印17—18

〔4〕 C208：函馆市史通说编第4卷：桦太引扬者を迎えた港，栏目1

〔5〕 C401：Репатриац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с оккупирован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ермании, 1944 – 1952. Том 2: 1947 – 1952，第8件戈利科夫致伏罗希洛夫报告，印22

〔6〕 C103：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印77—78

〔7〕 C103：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印78；C112：シベリア強制抑留者が語り継ぐ労苦 1：图书目录，书目

〔8〕 C102：タシケント抑留記，印86—87上半

〔9〕 C107：Kohler致国务卿电报，转述苏方遣返声明，第83号文件；C108：国务卿致驻日政治顾问电报，附拟交苏联大使照会，第188号文件

〔10〕 C506：Return to Maizuru Port—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Internment and Repatriation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1945-1956): nomination form，印4—5，“Place”“People”

〔11〕 C003：日苏共同宣言，第五项；C005：戦犯者の釈放と抑留邦人送還に関する努力，第六节第2小节；C203：国立公文书馆研究指南别表：引揚者名簿リスト，印39

〔12〕 C008：抑留中死亡者資料身元特定，2026年9月分，正文、表格及注1—3

〔13〕 C014：埋葬地別名簿索引，注1—3；C109：イルクーツク地方——埋葬地別名簿索引、C110：ウズベク共和国——埋葬地別名簿索引，地区索引

〔14〕 C506：Return to Maizuru Port—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Internment and Repatriation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1945-1956): nomination form，印2，第3.4节

〔15〕 C013：Japan Still Has Cadres Remaining，接受稿页27—31

第十八章 战后国际关系与和平的条件

正常化的阶段目标

1956年，日苏结束战争状态，恢复外交联系，并为人员释放和失踪者调查作出新安排。和平条约和领土问题留待继续交涉。此后几十年，一些事情已经办成，一些承诺仍在等候兑现。两种进度，构成了战后日苏、日俄关系的曲折。

1956年10月19日签署的《日苏共同宣言》，在12月12日交换批准书后生效。第一项终止战争状态，第二项恢复外交及领事关系；第五项处理在苏被判罪日本人的释放遣返，并承诺继续调查失踪者。第九项另行规定继续和平条约谈判，并将齿舞群岛与色丹岛的实际移交置于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国家关系、人员处理和领土安排由此获得不同的时间表。[1]

宣言还规定互换大使，通过外交渠道办理领事馆设置，恢复关系由此有了代表机关和人员安排。前章所述1956年末遣返发生在这一转折之后，人员释放取得新约定，失踪者调查得以继续，领土分歧则留在谈判中。先办成这些事，使其成果可以早于和平条约抵达人们的生活。[2]

第九项把尚待履行的部分写得很具体：苏联同意移交齿舞、色丹，实际移交以缔结和平条约为前提；国后、择捉没有同样的移交约定。移交承诺与实现条件并存，后来的分歧围绕这些条件展开。已经恢复的外交关系保留了交涉场所，未来领土安排仍取决于双方达成进一步合意。[3]

安全安排进入领土争议

1960年，新的日美安全条约签署后，苏方备忘录把驻日外国军队问题直接带入领土安排。苏方宣称，新条约针对苏联和中国，移交岛屿可能扩大外国军队能够使用的地域；因此提出，全部外国军队撤离日本并缔结日苏和平条约以后，才移交齿舞与色丹。这项附加条件由苏方单方面提出。[4]

日方答复强调，共同宣言已经过两国批准，属于正式国际约定；1956年签署时，美军驻日和日美安保体制已经存在。日方据此反对苏方单方面改变内容，并继续提出自身领土要求。双方围绕条约义务的争论，遂同日本的联盟选择和苏联对远东安全的判断交织起来。[5]

全部外国军队撤出日本这一条件，把领土交涉推到了日本的联盟选择面前。日方要求苏方履行已经批准的约定，苏方则以新的安全判断追加条件。两国曾经作出的移交承诺，从此更直接地受日美苏三边关系牵动，东京接受方案的政治成本也随之提高。

一九九三年：重建谈判框架

冷战结束后，1993年《东京宣言》把新的关系前景同历史争议联系起来。文件第二项明确列出择捉、国后、色丹、齿舞，确认就这些岛屿的归属进行认真谈判，并同意依据历史与法律事实、双方合意形成的文件及法与正义原则，继续争取通过解决这一问题缔结和平条约。[6]

同一项确认俄罗斯联邦延续苏联的国家身份，日苏条约和其他国际约定继续适用于日俄关系。既有文件重新成为共同谈判基础，四岛的归属也被明确列为谈判对象。政治制度变化以后，双方仍从同一组文书继续交涉，具体归属与履行方式留待进一步合意。

东京宣言还把政治对话、军控、防扩散、核材料管理和地区安全列入两国关系。领土谈判陷于僵持时，政府仍可在这些事务上继续合作。接触的门路多了，牵动关系的事情也多了；两国越来越须在更大的安全环境中经营彼此的关系。[7]

二〇〇一年与二〇一八年：重新使用既有文件

2001年3月25日《伊尔库茨克声明》，将1956年共同宣言明确称为设定和平条约谈判起点的基本法律文件，同时重申依据1993年东京宣言，通过解决四岛归属问题缔结和平条约。声明并列既有文书，要求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并继续围绕岛屿开展合作、增进公众对和平条约意义的理解。[8]

声明回顾了曾以2000年为缔约期限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合意。期限已经过去，到了2001年，双方仍在约定继续谈判、尽早确定前进方向。首脑能够给交涉定下日期，具体条件终须逐项谈妥。1956年的承诺与1993年的框架因此继续留在桌上，供下一次谈判接着使用。[9]

2003年《日俄行动计划》进一步配置执行渠道：首脑、外长、国防部门和业务层接触，和平条约联合委员会及边界划定、共同经济活动分委会，人员访问与渔业合作，分别列入议程。防务部分记载舰艇互访、搜救演习的实践，并把依据1993年海上事件协定举行年度磋商列为后续工作。政治意向由此落到主管机关、会谈层次和反复办理的业务中。[10]

2018年11月新加坡会谈后，日方通报两位领导人同意以1956年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谈判。通报还记载，共同经济活动应以不损害双方各自法律立场的方式推进；原岛民人道措施与防务部门建立信任，也属于会谈内容。谈判被重新聚焦到既有法律起点，合作项目则试图在保留立场的条件下先行开展。[11]

文件同时把合作安排成维持接触的工作：人员相遇、机关会谈、经济项目和防务交流，分别产生继续往来的利益。2018年通报保留双方的法律立场，使共同项目获得讨论空间，管辖和最终归属仍留待政治交涉。项目能否实施、可以推进到哪一步，由双方就具体规则形成的合意决定。

二〇二二年以后的收缩与有限联系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日本参与对俄制裁，双边关系显著恶化。2022年3月21日，俄外交部宣布不再继续和平条约谈判，停止有关免签访问并退出岛屿共同经济活动对话。RBC当日转述声明，将俄方理由记为日本的制裁和“不友好”政策。谈判、人员交流与合作项目在同一次决定中收缩，显示原先分列的业务能够被更高层次的安全对立重新连接起来。[12]

日本2026年《外交青书》继续记述上述变化，并称俄方于2022年9月还停止有关自由访问和四岛交流协议的效力。日方将局势恶化归因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反对俄方把责任归于日本，仍以解决四岛归属、缔结和平条约为政策目标。两方对中止交涉的责任解释各有明确出处。[13]

领土主张继续对立。日本政府称上述四岛为其“固有领土”，认为俄方占据违反其主权；2026年8月18日Interfax转述俄外交部声明，俄方坚持对南千岛的主权和管辖权。当前岛屿由俄方控制，两种主张各有当事方。1956年的移交条款、1993年的谈判范围与当期主权表述，分别记录既有承诺、共同交涉对象和当前政治立场。[14]

截至2026年10月28日实际查到的材料，还显示了有限沟通的存在。日本外务省10月21日通报，前一日两国有关局长在莫斯科会谈，日方提出其立场，双方同意在关系严峻的情况下继续沟通。该通报所确认的是外交接触与继续交流意见，和平条约谈判的恢复另待相应决定。[15]

不同领域的收缩程度仍有差别。2026年青书记载，2025年依据部分渔业协定及贝壳岛海带民间安排的作业继续，四岛周边水域作业框架下的操业则尚未恢复。日方继续在适当范围接收留学生、支持日语教育，原岛民访问和墓参仍是要求恢复的事项。相同的总体关系之下，有的事务保留执行，有的陷于中断；主管机关、适用规则和政治敏感程度共同影响各自的处境。[16]

渔业、教育和家庭往来保存着具体利益，部分事务也在关系恶化后延续。其余事务的中断显示这些利益对高层安全判断的约束有限，各领域维持接触的能力也有差别。

武装事件与危机管控

海上日常活动可以直接暴露这种分层关系。日本海上保安厅2007年报告记载，2006年8月16日俄罗斯警备艇对第31吉进丸开火，一名船员死亡。渔业同时涉及居民生计、管辖主张和执法权力，政治分歧在一次现场处置中转化为人命代价。[17]

2024年9月23日，日本防卫省通报俄军IL-38三次进入礼文岛北侧日本领海上空。翌日记者会称，日方使用热焰弹警告，此后未再实施包括警告射击在内的进一步措施。热焰弹与实弹警告射击属于不同层次的应对。[18]

警备艇面对渔船，军机面对前来识别和警告的飞机，各有任务，也各有升级的危险。现场留给判断的时间很短，外交机关对争议的解释往往还在后面。一道能够听懂的警告、一套双方熟悉的救助程序，可以为人员脱离危险争取余地。和平时期的一次开火或危险接近，已经足以让人付出代价。

2003年行动计划已有海上事件协定年度磋商、舰艇互访和搜救演习，说明处理风险曾经成为专门业务。此类安排的实际作用，来自参加者反复接触、识别程序和执行经验。文件名称可以延续，联系人、权限和训练却依赖持续维护；一旦日常合作收缩，历史上建立的机制是否仍可使用，就成为影响现场处置的具体条件。〔19〕

阶段安排的成效与和平条件

一九五六年最扎实的成果，是恢复外交并办理人员释放。被拘束者得以归国，失踪者调查有了继续交涉的渠道。两国在长久争议中先把这些事办成，使正常化有了人们能够感受的内容。〔20〕

被延后的承诺则处境不同。齿舞、色丹的移交等待和平条约，随后又被苏方同日美安保问题相连；二〇一八年保留双方立场的共同项目交涉，到二〇二二年又随总体关系一同中断。阶段安排为眼前打开通道，也把一部分困难留给未来。局势一变，尚未兑现的部分最容易重新成为筹码。〔21〕

最终的领土安排要同时处理主权主张、居民生活与军事用途。日本的联盟关系和俄罗斯的安全计算，都进入双方对让步的估量。既有文书使谈判有据可循，具体方案仍须说明谁来管理、义务怎样履行、出现分歧后由何渠道继续交涉。首脑会谈可以打开议程，持久的安排还要经受这些问题的检验。〔22〕

在大问题悬而未决的年月里，亲属仍要寻找墓地，渔民仍要谋生，双方也仍会在海空相遇。政府保留哪些联系，直接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让家属取得一份死亡记录、使访问能够成行、在危险接近时传清一道警告，都是可以选择去做的事。和平的价值也在这里受检验：它给普通人留下多少安全、消息与往来的余地。

> 当期叙述沿用第六轮截至2026年10月28日的复核。文书层级、俄方转述与事件记录范围，见《专题参考附录》C节。

25 岛屿、控制与1956年的承诺

四个争议单元中，齿舞、色丹另有附条件移交约定。



蓝填充：俄方控制　红边：日方主张　斜线：1956年承诺

控制与主张沿用既有核读截点2026-10-26；非精确海界。

1956年共同宣言第九项对齿舞群岛与色丹岛写下移交承诺，并把实际移交放在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图中四个单元的地理位置，与控制、主权主张、附条件承诺三种标记相互对应。

随文简图 · 自然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历史依据见本章注及大图25逐图来源。

大图25（图册第25页）

配图阅读

- 图25 岛屿、承诺与实际控制（图册第25页）
  先读蓝色填充与赭红边线，再看金色斜线。前两者分别表示编图时的俄方控制及日方主权主张，斜线只标出1956年第九项涉及的齿舞、色丹。齿舞是一组岛屿，图中以位置符号概括。
- 图26 海空相遇中的三种处置（图册第26页）
  分别阅读三个面板的日期、行动者和手段。阴影只提示日方资料描述的相关区域；三图比例各异。2024年的热焰弹警告与1987年的实弹警告射击须按各自记录理解。

本章注释

〔1〕 C003：日苏共同宣言，第一、二、五、九、十项及生效说明

〔2〕 C003：日苏共同宣言，第二、五项；C005：戦犯者の釈放と抑留邦人送還に関する努力，第六节第2小节

〔3〕 C003：日苏共同宣言，第九项；C009：日俄领土问题共同资料集，第V部分，第4—5节

〔4〕 C009：日俄领土问题共同资料集，第V部分，第4节

〔5〕 C009：日俄领土问题共同资料集，第V部分，第5节

〔6〕 C010：Tokyo Declaration on Japan-Russia Relations，第二项

〔7〕 C010：Tokyo Declaration on Japan-Russia Relations，第三—五项

〔8〕 C501：日本国総理大臣及びロシア連邦大統領による平和条約問題に関する交渉の今後の継続についてのイルクーツク声明，主体第1—6点

〔9〕 C501：日本国総理大臣及びロシア連邦大統領による平和条約問題に関する交渉の今後の継続についてのイルクーツク声明，开头第3段及主体第1—4点

〔10〕 C503：Japan-Russia Action Plan (Provisional Translation)，第1、2、5节

〔11〕 C502：Japan-Russia Summit Meeting，第2、4节

〔12〕 C504：МИД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Японией по мирному договору，2022年3月21日报道主体

〔13〕 C011：外交青书2026：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第2章第6节2（2）イ

〔14〕 C011：外交青书2026：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第2章第6节2（2）イ；C012：俄外交部就日本领导人言论提出抗议，2026年8月18日报道主体

〔15〕 C021：中村与沃罗比约娃会谈，第1—3项

〔16〕 C011：外交青书2026：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第2章第6节2（2）ア、イ

〔17〕 C017：海上保安报告2007：俄罗斯警备艇开火，TOPICS3

〔18〕 C016：俄罗斯飞机领空侵犯通报，通报正文；C018：防卫大臣记者会，首个涉俄问答

〔19〕 C503：Japan-Russia Action Plan (Provisional Translation)，第5节

〔20〕 C003：日苏共同宣言，第一、二、五项；C005：戦犯者の釈放と抑留邦人送還に関する努力，第六节第2小节

〔21〕 C003：日苏共同宣言，第九项；C009：日俄领土问题共同资料集，第V部分，第4—5节；C502：Japan-Russia Summit Meeting，第2节；C504：МИД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Японией по мирному договору

〔22〕 C009：日俄领土问题共同资料集，第V部分；C010：Tokyo Declaration on Japan-Russia Relations；C501：日本国総理大臣及びロシア連邦大統領による平和条約問題に関する交渉の今後の継続についてのイルクーツク声明；C503：Japan-Russia Action Plan (Provisional Translation)

结语 战争选择与和平的条件

战略把目标、力量和时间连接起来

回看1904年与1945年，两场战争都把时间放在战略的中心。日本要赶在俄国援军集结以前得手；四十年后，苏联则在欧洲战争结束后，把军队与经验转用于远东。山河、港口和交通线仍在那里，能够及时抵达并持续作战的优势，已经转到另一方。〔1〕

第三军须完成补充、重编和北调，才能参加奉天会战；俄国远航舰队须一路补煤修理，才能到达东亚；苏军越过大兴安岭以后，还得设法供应油料。战略的雄心，最终都要由这些工作承载。统帅要求的战果越大，越应先问部队何时到场，又能支撑多久。〔2〕

库罗帕特金在黑沟台和奉天一再改调兵力，试图控制风险，却消耗了集中反击的时机；关东军直到1945年夏还在重编与移防，战事骤至，原定的收缩次序很快被打乱。领导人的责任，就在怎样把目标、命令与可用力量接起来。统帅常须在消息不全时下令，对他的褒贬应从当时能够掌握的条件出发。已经显露的危险是否得到正视，下属的警告能否改变决策，是比事后声称尽力更严厉的尺度。〔3〕

日俄战争留给世界的，还有一份怎样理解胜负的考题。远方的观察员可以看见炮火与壕沟，参谋机关却仍须把见闻改成训练、编制和命令。日本的胜利鼓舞了受压迫民族，也壮大了自己的大陆扩张。技术经验怎样被吸收，胜利经验怎样被解释，决定战争结束以后，哪些教训进入制度，哪些自信又成为下一次冒险的理由。〔4〕

保持中立也是运用力量的方式

1941年中立条约给双方争得了时间。日本减轻北方直接交战的风险，苏联在德国入侵后得以更有把握地集中对德作战。边境仍有军队，参谋机关仍制订预案，情报人员仍在工作。这一段中立，是靠戒备、交涉和判断共同维持的。[5]

争得时间以后，两国走向了不同的战场。日本继续中国战争，并向南方扩张；苏联避免同时与日本交战，关系到对德战争中的生存。外交手段相似，所服务的目的却须分别评价。中国、朝鲜和蒙古所承受的主权损失与社会代价，也应列入这笔历史账目。[6]

佐尔格的报告、苏方的核查批示，以及分批西调的命令，留下了决策形成的痕迹。情报到手，还要辨别、比较，才能进入部署。能够容纳坏消息、修正原先判断的指挥机关，才有机会把尚存的时间用好。[7]

到1945年，支持中立的利益重叠已经消退。日本仍盼莫斯科斡旋时，苏联早已同美英商定参战条件。东京等的是帮助停战的答复，莫斯科准备的是参战；双方在同一条外交渠道上各行其是。日本的误判耗去了求和的时间，苏联的选择则留下尚存条约义务如何解释的问题。取得战略主动的政府，同样要为自己的承诺作答。[8]

战果怎样成为可以维持的和平

1905年，日本带着海陆胜利走进和谈，也带着再战的财政和人员负担。俄国接受退让，仍力图保存远东地位。最后签下的和约，须由撤军、权益交接和人员交换来兑现。赢得战役给了政府提出条件的力量，结束战争还要有愿意接受的边界。[9]

中国要求涉及本国的安排须经自身同意，朝鲜则承受俄国承认日本优势地位的后果。日俄和约止息了两国间的战火，也把新的支配关系留给地区社会。参加谈判的人决定权益，没有坐在桌旁的人继续承受驻军、征用与自主受限的生活。评价这场和平，必须把后者计算在内。[10]

后来日俄合作，把这些权益纳入彼此的安全安排；1917年的革命又改变了能够交涉、能够履约的政治权力。旧敌可以合作，已有的合作也会断裂。关系能维持多久，要看各方愿意遵守什么，也要看政府怎样应对自己未曾料到的变化。[11]

1945年8月18日，苏方命令已要求停止战斗、善待降军，并规定战利品的处置权限；随后沈阳军管报告承认，驻军和管理能力仍不足以应付恢复城市生活的需要。胜利者接管了人力、财产与城市，也接过供给居民、约束部队和保护投降者的责任。占领到达多快，与接管以后怎样治理，应当一并衡量。[12]

1956年，人员释放与外交恢复先行实施，领土移交则等待未来的和平条约。已经归国的人由此改变了生活，延后的承诺继续受到联盟和安全争论牵动。1960年的条件之争、2022年后的关系收缩，都使这种差别更加鲜明。阶段妥协有其成绩，尚未履行的部分也会留下新的负担。[13]

战俘使成本有了姓名和归期

对于被抑留者，接收、派工和遣返，是一连串自己无从决定的迁移。人被送到远方，身体状况影响劳动岗位，船期和手续决定何时离开，家属则在消息稀少的日子里等待。国家可以计算运输了多少人，每个人失去的健康与年月，还须从他们自己的经历中辨认。[14]

苏联需要战后建设的劳动力，劳动抑留由此成为政策；供给不足、工期压力与离营筛选，又把重负压到被拘束者身上。困难由谁决定，损害由谁承受，责任便从这里查起。作出迁移和派工决定的机关，也有责任供应食物、治疗病人、安排归期。日本军人的战时责任与接收国的保护责任，都应依据各自的行为追究。[15]

回来的人还要恢复健康、寻找工作，重新进入家庭生活。未归者的亲属，则等候名单、遗物和死亡通知。保存证言，让经历能够被讲述；开放档案，让名字与下落能够被查明。战争过去多年以后，这些工作仍关乎尚在人世的人。[16]

四项需要明确的判断

1945 年八月参战与中立条约义务

1941 年 4 月 13 日签订的中立条约有效期为五年，第三条规定：若一方在期满前一年未通知废止，条约自动延长五年。1945 年 4 月 5 日苏方通知废止；按条文，条约在 1946 年 4 月 13 日期满前仍然有效。8 月 8 日苏方宣战、9 日远东开战，发生在条约仍然有效期间。从条约文本看，这次参战法律上难以成立；苏方以雅尔塔安排、对日作战义务和日本的对苏政策作为政治理由。1945 年 8 月 8 日的宣战声明没有提中立条约，而以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和盟国请求参战为理由；条约义务只在 4 月 5 日照会中以“失去意义”带过。本书把法律义务与政治选择分开评价：条约的期限结构被战时政治需要突破，这是事实；苏联参战加速了日本投降、改变了远东秩序，也是事实。两者不能互相抵消。

雅尔塔对中国权益的安排

1945 年 2 月 11 日的雅尔塔协定以苏联参战为条件，恢复俄国在 1904 年日俄战争后失去的权益：南萨哈林、旅大租借、中东路与南满铁路，并涉及千岛群岛；涉及中国的事项须征得蒋介石同意。8 月 14 日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这些安排写成条款。雅尔塔安排把苏联参战的条件建立在对中国主权与权益的处分上，而中国没有参加决定；中苏条约虽经中国签署，谈判地位并不对等。评价这一安排，既要看苏联参战对结束战争的军事作用，也要看第三国主权被当作交易筹码的代价；两者应放在同一幅图景里。

斯大林在战利品与抑留政策中的责任

1945 年 8 月 23 日，苏联国防委员会第 9898 号决定规定接收、安置和劳动使用至多五十万日本战俘；贝利亚监督，内务部系统管理拘束，产业部门使用劳动力。战利品处置由军方命令规定。斯大林作为最高决策者，对接收、迁移和劳动使用人员的政策方向负责；具体营地管理、供给、医疗与遣返筛选，由内务部、营地与地方机关执行。评价应分三层：最高决策、机关执行、现场管理；既不能把制度责任全部归于一人，也不能以“执行分散”免除最高决策者的责任。

裕仁的终战作用与此前战争责任

1945 年 8 月 10 日，裕仁介入最高决策，日本通告接受《波茨坦公告》，附带“国体护持”的理解；14 日再次裁决接受，15 日广播《终战诏书》。没有这两次裁决，军部与政府的僵局难以打破，终战作用因此是实际的。但终战作用不能抵消此前的战争责任：作为国家元首与统帅，他对 1931 年以来战争的发动与扩大负有政治责任。本书把“结束战争的作用”与“此前战争的责任”分开评价，两者都属于他的历史记录。关于天皇责任的学术争论，详见第十五章附记。

未来的着手点

未来的和平也需要从能办的事情做起。海空相遇时保持联系，发生危险时及时救助，让亲属能够访问墓地、查阅记录，使争议地区的居民知道生活与权利将如何安排。每一件事都要有人负责，也都可以检查是否兑现。〔17〕

1946年的运输交接、1956年的人员释放，以及后来的访问和资料交换，说明国家有能力为这些事情作出安排。关系转坏时，保留多少已经办成的事，也是一项政治选择。对和平的经营，就在这些具体选择中延续。

回到松山营门前，那几位俄国军官珍惜的是获准外出的最后几分钟。后来在苏联等待遣返的日本人，等的是一次能把自己送回家的航行。战争以国家的名义展开，经过个人的一生，才显出代价的长短。衡量战略与胜利，终究还要看它们为后来的人留下怎样的生活。〔18〕

本章注释

〔1〕 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B594：雅尔塔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协定

〔2〕 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A003：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B010：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

〔3〕 A201：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A301：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B013：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

〔4〕 A901：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Modern Japan's Place in World History，Springer，2023，pp.25—37；A904：The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Field Artillery,1775 – 2003，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2007，CMH Pub60 – 16，印99—101

〔5〕 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B596：赫尔与李维诺夫1941年12月11日会谈

〔6〕 B404：1941年7月2日《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国国策要綱》；B408：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B490：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

〔7〕 B590：佐尔格1941年9月14日报告及核验批示；B591：1941年6月25日第59坦克师与第69摩托化师向西运输指令；B592：1941年8月31日第26、第21步兵师西运准备指令

〔8〕 B594：雅尔塔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协定；B597：佐藤1945年7月19日电报所附苏方答复；B598：1945年7月18日杜鲁门与斯大林谈话的博伦笔记；B690：1945年7月29日杜鲁门—莫洛托夫会谈，博伦记录；B691：杜鲁门致斯大林备函及拟议信稿，1945年7月31日，FRUS文件1282

〔9〕 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A502：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Minister Griscom, 8 June1905, FRUS877；A504：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lated/edited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A505：Joseph Bucklin Bisho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 Shown in His Own Letters, volII, 1920

〔10〕 M01：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A506：Chinese Minister Liang Cheng to Adee, July10 1905, FRUS900

〔11〕 A701：日露第一回協約（日露第一回協約），1907 年 7 月 30 日；A702：Ambassador Guthri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16 年 7 月 7 日电报节录（所载 7 月 3 日日俄协约公开条文）；A703：The Ambassador in Russia (Franci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17 年 11 月 22 日电（附托洛茨基新政府及停战照会）

〔12〕 B602：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印56—57；B603：沈阳军管第1号命令及外贝加尔方面军关于沈阳状况的报告（1945年8月20、23、24日），印87—89

〔13〕 C003：日苏共同宣言；C009：日俄领土问题共同资料集，第V部分；C501：日本国総理大臣及びロシア連邦大統領による平和条約問題に関する交渉の今後の継続についてのイルクーツク声明；C504：МИД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Японией по мирному договору

〔14〕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C102：タシケント抑留記；C103：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C306：1946-12-19遣返协议英文档案留存本及两附录（YF-A9 Box14 Folder8）

〔15〕 C101：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C102：タシケント抑留記；C103：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B602：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

〔16〕 C008：抑留中死亡者資料身元特定，2026年9月分；C506：Return to Maizuru Port—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Internment and Repatriation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1945-1956): nomination form

〔17〕 C503：Japan-Russia Action Plan (Provisional Translation)；C021：中村与沃罗比约娃会谈；C016：俄罗斯飞机领空侵犯通报；C017：海上保安报告2007：俄罗斯警备艇开火

〔18〕 C702：一番町俘虜将校自由散歩第1日状況；C102：タシケント抑留記；C103：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C306：1946-12-19遣返协议英文档案留存本及两附录（YF-A9 Box14 Folder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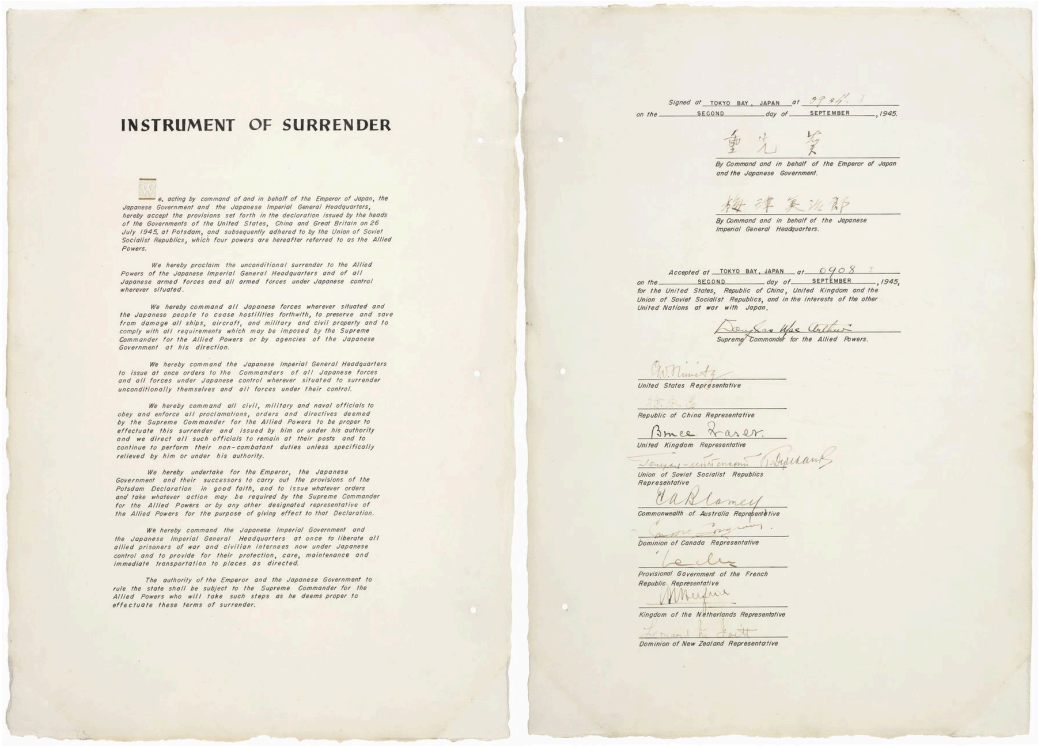
1904年松山医院手术室中的俄军战俘



1904年松山医院手术室中的俄军战俘。原卡片把患者、医护人员和手术台留在同一个画面里，英文与日文题签也一并保存。第九章的战俘待遇和第十六章的战争代价，在这里有了共同的入口：负伤者的生命进入医疗机构，救护能力与看守制度共同塑造他的处境。照片呈现的是松山医院的一幕，对战争中各处俘虏生活的判断，还要回到各自的记录。

Yegi-Honten 摄，《Russian prisoner in operating room (McGee 9128)》；National Museum of Health and Medicine，Otis Historical Archives，OHA 227: McGee Collection，McGee 9128；经馆方 Flickr / Wikimedia Commons，CC BY 2.0。本项目仅无损转存，保留卡片全幅。 原图放大 · 来源与许可

1945年日本投降书正文与签字页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We, acting by command of and in 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hereby accept the provisions set forth in the declaration issued by the head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on 26 July 1945, at Potsdam, and subsequently adhered to by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which four powers are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Allied Powers.

We hereby proclaim the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to the Allied Power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and of 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and all armed forces under Japanese control wherever situated.

We hereby command all Japanese forces wherever situated and the Japanese people to cease hostilities forthwith, to preserve and save from damage all ships, aircraft, and military and civil property and to comply with all requirements which may be imposed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or by agencie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t his direction.

We hereby comm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to issue at once orders to the Commanders of all Japanese forces and all forces under Japanese control wherever situated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themselves and all forces under their control.

We hereby command all civil, military and naval officials to obey and enforce all proclamations, orders and directives deemed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to be proper to effectuate this surrender and issued by him or under his authority and we direct all such officials to remain at their posts and to continue to perform their non-combatant duties unless specifically relieved by him or under his authority.

We hereby undertake for the Emper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ir successors to carry out the provisions of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in good faith, and to issue whatever orders and take whatever action may be required by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or by any other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Allied Powers for the purpose of giving effect to that Declaration.

We hereby comm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at once to liberate all allied prisoners of war and civilian internees now under Japanese control and to provide for their protection, care, maintenance and immediate transportation to places as direc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Emperor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rule the stat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who will take such steps as he deems proper to effectuate these terms of surrender.

Signed at TOKYO BAY, JAPAN at 9 04
on the SECOND day of SEPTEMBER, 1945.

By Command and in 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y Command and i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Accepted at TOKYO BAY, JAPAN at 0908
on the SECOND day of SEPTEMBER, 1945,
for the United States, Republic of China,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and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other United Nations at war with Japan.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Republic of China Representative

United Kingdom Representativ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Representativ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Representative

Dominion of Canada Representativ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 Representativ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Representative

Dominion of New Zealand Representative

1945年日本投降书正文与签字页。9月2日，日方代表与盟国代表在密苏里号上签署。正文规定受降和执行降伏的权力，签字页则把这一权力安排落到各方代表的姓名上。第十五至十七章由战场结束转入战俘、抑留与遣返，文书在这里构成一个重要界标：国家已经签字，军人和平民的归家路程仍将继续，战争留下的责任也进入新的政治秩序。

日本投降书，1945年9月2日；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Records of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RG 218，NAID 1752336。此数字图经 Wikimedia Commons 转存自 ourdocuments.gov，保留正文页与签字页；美国公版标记。

原图放大 · 来源与许可

从苏联归国的原日军人员抵达舞鹤接收中心



1950年1月23日，从苏联归国的原日军人员抵达舞鹤接收中心。人们带着行李列队，远处的山坡和近处的场地，成为归途最后一段的背景。第十七章叙述遣返怎样逐批展开，这张照片保存了其中一天。船抵港口之后，登记、安置与返乡继续进行；在国家间安排之外，每个人还要重新寻找家庭、职业和日常生活的位置。

Dangel 摄，美国陆军通信兵，SC 337415，1950年1月23日；经 Signal Corps Archive / Wikimedia Commons，美国联邦政府作品公版标记（美国）。 原图放大 · 来源与许可

人物图像来源

十幅人物图像按来源身份及拍摄年代标注。图中服饰与勋章属于拍摄时刻；正文另按事件年代叙述。数字版本的修复、裁切及权利记录保存在配套文件中。

乃木希典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近世名士写真》其一，第103页（1934—1935）；摄影者未详，Adam Cuerden 修复；经 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日本、美国）。

图像出处 · Commons：PD-Japan-oldphoto / PD-1996（日本、美国公版依据）

读取 Commons 来源、许可、文件历史，核 NDL 人物页。保留原有全身构图与修复版，未再裁切。确切摄年与摄影者未知；未作逐地区法律结论。 本轮核查记录

东乡平八郎

来源：国立国会图书馆《近代日本人の肖像》，东乡平八郎第1幅；摄影者未详。馆方列为公有领域，注明来源可再利用。

图像出处 · NDL 数字展公版声明；再利用须注明来源

读取 NDL 人物页、展览再利用声明及网站条款；人物页没有确定摄年。 确切摄年与摄影者未知。 本轮核查记录

阿列克谢·库罗帕特金

美国国会图书馆，George Grantham Bain Collection，ggbain.19364（LCCN 2014699296）；Bain News Service 发行，摄影者未详。馆方记“无已知出版限制”；经 Wikimedia Commons。

图像出处 · Commons：PD-Bain / PD-old-70-expired；LOC：No known restrictions on publication

实读 Commons 汇入的 LOC 元数据及文件历史；LOC 条目直取失败；原 Bain 权利链接转向动态汇总页，未读到专项条款。Bain 是发行者。高像素版文件历史称 LOC upscale，为替换高清图记录；本项目未放大。 LOC 当前条目直接访问受限；摄影者未知。 本轮核查记录

谢尔盖·维特

美国国会图书馆，Meeting of Frontiers，LC-DIG-ppmsca-08832（LCCN 2005683160），1905年；摄影者未详。馆方记“无已知出版限制”；经 Wikimedia Commons。

图像出处 · Commons：PD-old-70-expired / PDM；LOC：No known restrictions on publication

实读 Commons 元数据；通过搜索索引复核 LOC 官方记录，直取 403。“Miscellaneous Items in High Demand”为馆藏集合，未当作摄影者。 LOC“无已知限制”为风险提示，不是馆方授予许可。 本轮核查记录

约瑟夫·斯大林

美国陆军第12航空队，德黑兰会议合影的斯大林局部；LOC cph.3b38287；经 Wikimedia Commons，美国联邦政府作品，公有领域（美国）。

图像出处 · Commons：PD-USGov-Military-Army（美国公有领域）

读取 Commons 来源、作者、提取关系及许可。保留既有合影提取版本与 RGBA 模式。 美国公版依据已核；各分发地区适用范围未逐一认定。 本轮核查记录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

Mil.ru / Wikimedia Commons，CC BY 4.0；摄影者未详。Commons现存版本由 Meeepmep 作灰度处理及小幅修复；本项目仅无损转存。

图像出处 · CC BY 4.0

Commons 文件历史明确记 2019-06-30“Grayscale + minor repairs”、2019-07-08“minor repairs”；指引中“查无记录”已纠正。 Mil.ru 原具体文章未直接复核；作者未知。按 40 mm 限宽，禁止插值放大。 本轮核查记录

理查德·佐尔格

Bundesarchiv, Bild 183-1985-1003-020 / CC-BY-SA 3.0（DE）；摄影者未详。Jacek Halicki 裁切；本项目仅无损转存。

图像出处 · CC BY-SA 3.0 DE

实读指定署名与文件历史：2016-01-02 Jacek Halicki 的说明为 cut，故写“裁切”，不推断为修复。保留 CC BY-SA 3.0 DE 链接与本图同许可。 原摄影者未详；本图若进一步改编，须保留同许可与修改说明。 本轮核查记录

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

普罗库金-戈尔斯基（Sergei Prokudin-Gorskii）摄，1908年；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来源，经 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标记。

图像出处 · Commons：PD-old-80-expired；美国1931年前出版依据

Commons 当前来源链指托尔斯泰国家博物馆 culture.ru 旧对象页，不是本张图的 LOC 来源。保留原彩色技术记录，不为统一色调改灰度。 博物馆旧对象页未再次读取；来源为 Commons 当前登记，未宣称 LOC 原件核验。 本轮核查记录

与谢野晶子（Yosano Akiko）

来源：国立国会图书馆《近代日本人の肖像》，与谢野晶子肖像；摄影者未详。馆方列为公有领域，注明来源可再利用。

图像出处 · NDL 数字展公版声明；再利用须注明来源

读取 NDL 人物页、再利用声明与网站条款。 确切摄年与摄影者未知；按 65 mm 限宽。 本轮核查记录

裕仁

美国国会图书馆，cph.3a40859；摄影者未详，1935年；经 Wikimedia Commons，日本、美国公版标记。既有图经 Ras67 裁切、Hohum 调整对比度；本项目仅无损转存。

图像出处 · Commons：PD-Japan-oldphoto / PD-1996；附帝国日本符号非版权提示

“teikoku”模板为帝国日本标志的语境/非版权使用提示，不是姓名、摄影社或另一个版权许可。现存图为黑白高像素版；拒绝把彩色上传历史当原始影像。 历史研究场景使用；具体传播地区的符号使用规则不由 Commons 公版标签替代。 本轮核查记录

历史图版来源

各图按完整构图呈现。本次排版保留下载图像的颜色与比例。

书前历史图版 · 01　环贝加尔铁路隧道施工

20世纪初，确切摄年未详　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Из собр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узея），对象 5845439；摄影者未详。图像经 Wikimedia Commons，PD-Russia-1996；非商业使用按馆方条款注明来源。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Байкал._Кругобайкальская_ж.-д._Сооружение_тоннеля_в_скальном_грунте._1900-1904гг_ГИМ_e1.jpg

Commons：PD-Russia-1996；馆方网站准许附来源的非商业使用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Template:PD-Russia-1996

书前历史图版 · 02　旅顺日军战壕中的士兵

1904—1905年战争期间；立体照片发行于1905年　美国国会图书馆，LC-USZ62-112666，LOT 11691-11，立体照片 No.7596；Underwood & Underwood 发行，1905年；馆方记“无已知出版限制”。

https://www.loc.gov/pictures/collection/stereo/item/95502909/

LOC：No known restrictions on publication（馆藏风险声明） https://www.loc.gov/pictures/collection/stereo/item/95502909/

书前历史图版 · 03　吴港的日本战列舰三笠号

1905年2月初，吴　吳市海事歷史科学館（大和ミュージアム）藏；摄影者未详。图像经 Wikimedia Commons，PD-Japan-oldphoto、PD-1996；馆方转载手续尚待核定。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apanese_battleship_Mikasa.jpg

Commons：PD-Japan-oldphoto / PD-1996；馆方转载申请条款另列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Template:PD-Japan-oldphoto

书后历史图版 · 01　1904年松山医院手术室中的俄军战俘

1904年，松山　Yegi-Honten 摄，《Russian prisoner in operating room (McGee 9128)》；National Museum of Health and Medicine，Otis Historical Archives，OHA 227: McGee Collection，McGee 9128；经馆方 Flickr / Wikimedia Commons，CC BY 2.0。本项目仅无损转存，保留卡片全幅。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Russian_prisoner_in_operating_room_(McGee_9128),_National_Museum_of_Health_and_Medicine_(4437540557).jpg

CC BY 2.0（馆方 Flickr 与 Commons 均核实）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书后历史图版 · 02　1945年日本投降书正文与签字页

1945年9月2日　日本投降书，1945年9月2日；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Records of th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RG 218，NAID 1752336。此数字图经 Wikimedia Commons 转存自 ourdocuments.gov，保留正文页与签字页；美国公版标记。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Instrument_of_surrender_Japan.jpg

Commons：美国公有领域标记；NARA 文书来源与网站版权说明　https://www.archives.gov/global-pages/privacy.html#copyright

书后历史图版 · 03　从苏联归国的原日军人员抵达舞鹤接收中心

1950年1月23日，舞鹤　Dangel 摄，美国陆军通信兵，SC 337415，1950年1月23日；经 Signal Corps Archive / Wikimedia Commons，美国联邦政府作品公版标记（美国）。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C_337415_-_Japanese_repatriates_prepare_to_start_a_new_life_as_free_citizens_in_a_new_Japan._(52205403672).jpg

Commons：PD-USGov-Military-Army；Flickr PDM 审核记录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Template:PD-USGov-Military-Army

参考文献简目

以下仅列正文实际引用的来源。页码、文书号与引文定位见各章注释。

A003　Epitome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July 1, 1907

https://archive.org/download/epitomeofrussoja00unitiala/epitomeofrussoja00unitiala.pdf

A004　My Experiences at Nan Shan and Port Arthur with the Fifth East Siberian Rifles (1911)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59741/59741-h/59741-h.htm

A101　第1次旅順総攻撃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rikujou04_detail.html

A102　第2次旅順総攻撃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rikujou07_detail.html

A104　黄海海戦，蔚山沖海戦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kaijou_06_detail.html

A106　第3軍（日露戦争）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glossary/term4/0010-0060-0130.html

A108　Influence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Siege of Port Arthur up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ortresses (1908)

https://archive.org/download/epitomeofrussoja00unitiala/epitomeofrussoja00unitiala.pdf

A201　A. N. Kuropatkin,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vol. II (1909), translated by A. B. Lindsay, edited by E. D. Swinton

https://archive.org/download/russianarmyjapan02kuro/russianarmyjapan02kuro.pdf

A202　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Book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vol. II (1907)

https://tile.loc.gov/storage-services/service/gdc/gdclccn/06/00/11/00/v2/06001100v2/06001100v2.pdf

A301　Reports of Military Observers Attached to the Armies in Manchuria During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6), Parts I – III

https://archive.org/download/reportsmilitary00stafgoog/reportsmilitary00stafgoog.pdf

A302　沙河会戦（日露戦争特別展2）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rikujou06_detail.html

A401　奉天会戦（日露戦争特別展2）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rikujou09_detail.html

A501　The Battle of the Sea of Japan, Proceedings 31/3/115, July1905, translated Philip R. Alger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1905/july/battle-sea-japan

A502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Minister Griscom, 8 June1905, FRUS877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5/d877

A503　JACAR日露战争专题：樺太作戦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rikujou10_detail.html

A504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lated/edited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
https://archive.org/download/cu31924027031503/cu31924027031503.pdf

A505　Joseph Bucklin Bishop, Theodore Roosevelt and His Time Shown in His Own Letters, volII, 1920
https://archive.org/download/theodoreroos02bish/theodoreroos02bish.pdf

A506　Chinese Minister Liang Cheng to Adee, July10 1905, FRUS900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5/d900

A507　Remarks by Governor Toshihiko Fukui, New York Office100th anniversary, 6Jan2005
https://www2.boj.or.jp/archive/en/announcements/press/koen_2005/ko0501b.htm

A508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North Sea Incident, FRUS1905 d400 enclosure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5/d400

A510　JACAR专题：ポーツマス会議開始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seiji08_detail.html

A701　日露第一回協約（日露第一回協約），1907 年 7 月 30 日
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pw/19070730.T1J.html

A702　Ambassador Guthri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16 年 7 月 7 日电报节录（所载 7 月 3 日日俄协约公开条文）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6/d513

A703　The Ambassador in Russia (Franci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17 年 11 月 22 日电（附托洛茨基新政府及停战照会）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8Russiav01/d228

A801　与谢野晶子《君死にたまふことなかれ》，《晶子詩篇全集》1929年本文，青空文库转录
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885/files/2557_15784.html

A802　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大原クロニカ》“君死に給ふこと勿れ”1904年9月条
https://oisr-org.ws.hosei.ac.jp/research/dglb/explanation/exp_detail/?exp_id=4-012-9000326

A890　Leo Tolstoy, Bethink Yourselves! (1904), translated by V. Tchertkoff and I. F. M.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7189/27189-h/27189-h.htm

A901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Mod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Modern Japan’s Place in World History，Springer，2023，pp.25—37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981-19-9593-4_3

A902　政治・外交（解説を読む）日露戦争勃発，日露戦争特別展2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seiji03_outline.html

A903　The Treaty of Portsmouth and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 – 1905，Milestones:1899—1913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899-1913/portsmouth-treaty

A904　The Organizational History of Field Artillery,1775 – 2003 ， 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 2007，CMH Pub60 – 16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GOVPUB-D114-PURL-gpo89275/pdf/GOVPUB-D114-PURL-gpo89275.pdf

B001　终战80周年 第6章 满洲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shusen80/chapter6/

B002　関東軍総参謀 停戦に関する件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shusen80/img/chapter/chapter6/big/6-5.jpg

B003　Addison to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doc166
https://www.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historical-documents/Pages/volume-08/166-addison-to-commonwealth-government

B004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surrender-of-japan

B005　Stalin to Truman, doc470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v06/d470

B006　復員・引揚の記録 年表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glossary/fukuin-hikiage/table/history.html

B007　第一方面軍
https://jacar.go.jp/exhibition/glossary/term/0100-0040-0070-0010-0010-0010.html

B009　Stalin to Truman, doc450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v06/d450

B010　August Storm: The Soviet 1945 Strategic Offensive in Manchuria, LP7
https://archive.org/download/DTIC_ADA144378/DTIC_ADA144378.pdf

B012　占守島・1945年8月
https://src-h.slav.hokudai.ac.jp/publictn/JapanBorderReview/no2/02_itani.pdf

B013　Record of Operations Against Soviet Russia, Eastern Front, Japanese Monograph154
https://www.ibiblio.org/hyperwar/Japan/Monos/pdfs/JM-154/JM-154.pdf

B014　大陸命第1382号节选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shusen80/img/chapter/chapter1/big/1-2.jpg

B018　终战80周年 第1章 日本陸海軍の内地復員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shusen80/chapter1/

B104　達参特電第38号：第五方面军对第88师团指示

https://www.nids.mod.go.jp/military_archives/siryo/img/siryo13_01.jpg

B111　Glantz: Soviet Military Operations during the Soviet-German War 1941 – 45 as Indicators of the USSR's Postwar Territorial Amb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senshi/pdf/201503/07.pdf

B112　杜鲁门致斯大林：千岛与北海道受降安排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v06/d452

B116　千岛群岛军事占领报告（8月23日—9月5日，1946年2月7日批准，2015集文献24）

https://ru.scribd.com/document/1057063358/tom-4-vov-doc

B201　Dispatch of Troops to Siberia

https://www.ndl.go.jp/modern/e/cha3/description05.html

B20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llied Ambassadors, Aide-Mémoire, 17 July 191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8Russiav02/d345

B204　Japanese public statement on intervention, published 2 August 191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8Russiav02/d385

B205　British Chargé Barclay to Secretary of State, 8 August 191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8Russiav02/d399

B206　Plan for supervision of Chinese Eastern and Trans-Siberian Railways, 15 January 1919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9Russia/d257

B207　Final report of John F. Stevens on Inter-Allied Technical Board, 15 March 1923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23v01/d607

B208　Consul Caldwe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12 May 1920: Oi proclamation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20v03/d632

B209　Japanese Embassy memorandum to Department of State, 8 July 1921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21v02/d656

B210　Japanese Chargé Saburi to Secretary of State, 30 October 192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22v02/d761

B211　日本国及「ソヴィエト」社会主義共和国聯邦間基本条約（含议定书）

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pw/19250120.T1J.html

B214　Декларация 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6 April 1920

https://m.bigenc.ru/vault/89771409eaa9aa235c2eab0c37cbe96b.pdf

B215　Convention embodying Basic Rules of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USSR, Beijing 20 January 1925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LON/Volume 34/v34.pdf

B216 Lansing to Ambassador Morris, 16 November 1918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18Russiav02/d526

B217 Shidehara memorandum on Sakhalin and withdrawal, 3 July 1920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20v03/d579

B218 Colby to Shidehara, 16 July 1920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20v03/d581

B219 Bell to Secretary of State, 17 June 1920: Japanese 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16 June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20v03/d577

B220 Sino-Japanese negotiations over the Nikolayevsk Incident

https://www.mh.sinica.edu.tw/FileUpload/74/2016_Chang_Li_Sino-Japanese_negotiations_on_the_Nikolavesvsk_Incident.pdf

B221 保障占領下北樺太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活動(1920－1925)

https://eprints.lib.hokudai.ac.jp/dspace/bitstream/2115/52284/1/ES_62(3)_031.pdf

B222 Победа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на Северном Сахалине (1917－1925 гг.): документы243－249

https://ru.djvu.online/file/626BPiGD73cub

B223 От ДВР к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archival exhibition notice

https://rgiadv.ru/news/2020-11-17-podgotovlena-ocherednaya.htm

B224 Tenney to Secretary of State, 18 May 1920: FER programme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20v03/d633

B301 Edward J. Drea, Nomonhan: Japanese-Soviet Tactical Combat, 1939, Leavenworth Papers 2 (1981)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GOVPUB-D110-PURL-LPS30597/pdf/GOVPUB-D110-PURL-LPS30597.pdf

B302 三井英隆：ノモンハン事件から85年、関東軍が陥った意思決定の陥穽とは? NIDS Commentary 337 (2024-07-12)

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pdf/commentary337.pdf

B304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27 関東軍〈1〉対ソ戦・ノモンハン事件

https://www.nids.mod.go.jp/military_history_search/SoshoView?kanno=027

B307 第二次ノモンハン事件ニ於ケル教訓書類送付ノ件通牒，JACAR C01003527300

https://www.jacar.go.jp/english/exhibition/shuhou-english/pdf/C01003527300_001-099.pdf

B309 H. Фишигт：“Фалхын голын дайн”，蒙古历史解释词典

https://mongoltoli.mn/history/h/646

B310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39, т.22 кн.2（1992），文件586－587

https://ru.djvu.online/file/6tBNv1ApKeAE9

B313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图书馆：1938-08-06 扎奥焦尔纳亚进攻命令及战况

https://vladlib.ru/n06_08_24_5/

B316　В.А.Земдиханов：Некомплект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РККА в ходе Фаса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Ойкумена 2017 №3
https://ojkum.ru/images/full_texts/2017_3.pdf

B318　Г.Х.Кривошеев主编：Россия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第IV章统计表
https://www.rus-sky.com/history/library/w/w04.htm

B319　На границе тучи ходят хмуро... (2005)，哈桑损失、装甲与通信总结选篇
https://militera.lib.ru/docs/da/sb_na_granitse_tuchi_hodyat_hmuro/index.html

B320　FRUS1938III：文件450、451、454、459、465（张鼓峰外交与公报）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38v03/d459

B390　Tokyo Gazette No.15 (1938-09), The Changkufeng Incident
https://archive.org/download/tokyo-gazette-2-15-1938.9/2 15 1938.9.pdf

B402　FRUS 1941 IV，文件771：日苏中立条约及声明的同期美国外交转录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1v04/d771

B404　1941年7月2日《情勢ノ推移ニ伴フ帝国国策要綱》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bei/pdf/19410702a_02.pdf

B405　芳井研一《関特演の実像》
https://niigata-u.repo.nii.ac.jp/record/6976/files/6_37-56.pdf

B406　1941年9月6日《帝国国策遂行要領》及附件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bei/pdf/160906_01.pdf

B408　戦史叢書第073巻《関東軍〈2〉関特演・終戦時の対ソ戦》（1974）
https://www.nids.mod.go.jp/military_history_search/SoshoView?kanno=073

B410　FRUS Japan 1931 – 1941 II，文件279：松冈给格鲁的答复及7月2日对苏说明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31-41v02/d279

B411　1941年11月5日対米交渉甲案・乙案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bei/pdf/161105_01.pdf

B412　1941年12月1日御前会议开战决定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bei/pdf/161201_04.pdf

B414　《帝国国策遂行要領》1941年11月1日联络会议、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
https://d-arch.ide.go.jp/asia_archive/collections/Kishi/data/item/KC000239.html

B415　FRUS 1941 I，文件641：经海参崴运输争议的苏方公告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1v01/d641

B490　1941年日苏中立条约及同日声明原件（主编核读）
https://www.prlib.ru/item/1319662

B501　普尔卡耶夫命令第16集团军在南萨哈林进攻，1945年8月10日

https://www.prlib.ru/node/2056574

B503　南萨哈林11—25日作战记述摘录，1946年1月31日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226977

B505　一般 自昭和二十年八月：南萨哈林疏散报告节选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shusen80/img/chapter/chapter3/big/3-1.jpg

B506　上奏（写）：上月良夫1945年12月复员报告；JACAR朝鲜专题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shusen80/img/chapter/chapter8/big/8-3.jpg

B507　A Whirlwind of Violence: Soviet Consolidation of Gains in Manchuria,1945 – 46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GOVPUB-D110-PURL-gpo177091/pdf/GOVPUB-D110-PURL-gpo177091.pdf

B508　清津、元山登陆与陆海会合：苏军报告和入朝命令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227643

B509　萨哈林战斗停止报告（1945年8月25日）及相邻登陆总结结论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226981

B510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对日受降文件的备忘录，1945年8月14日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v06/d437

B511　降伏と「国体」：波茨坦宣言受诺的过程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shusen80/chapter4/

B590　佐尔格1941年9月14日报告及核验批示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227436

B591　1941年6月25日第59坦克师与第69摩托化师向西运输指令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192520

B592　1941年8月31日第26、第21步兵师西运准备指令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192743

B593　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博伦记录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3CairoTehran/d360

B594　雅尔塔关于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协定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Malta/d503

B595　哈里曼1945年4月5日转报苏方废约通知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v05/d623

B596　赫尔与李维诺夫1941年12月11日会谈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1v04/d567

B597　佐藤1945年7月19日电报所附苏方答复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Berlinv02/d1226

B598　1945年7月18日杜鲁门与斯大林谈话的博伦笔记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Berlinv02/d710a-17

B601　大陸命第1381号（1945年8月15日）原页节选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shusen80/img/chapter/chapter1/big/1-1.jpg

B602　苏军对关东军投降的实施命令：1945年8月18日总司令命令与19日外贝加尔方面军命令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227020

B603　沈阳军管第1号命令及外贝加尔方面军关于沈阳状况的报告（1945年8月20、23、24日）

https://docs.historyrussia.org/ru/nodes/227049

B690　1945年7月29日杜鲁门—莫洛托夫会谈，博伦记录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Berlinv02/d710a-132

B691　杜鲁门致斯大林备函及拟议信稿，1945年7月31日，FRUS文件128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Berlinv02/d1282

B701　［終戦の詔書］，1945年8月14日

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shiryo/01/017shoshi.html

B702　Emperor Hirohito's Surrender Rescript to Japanese Troops, 17 August 1945 /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七日陸海軍人ニ賜ハリタル勅語

https://www.ibiblio.org/pha/policy/1945/1945-08-17a.html

B801　佐藤尚武1945年7月12日致东乡茂德：对苏求和途径及日本结束战争的决心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Berlinv01/d584

C002　戦没者慰霊事業の実施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hokabunya/senbotsusha/seido01/index.html

C003　日苏共同宣言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 263/v263.pdf

C005　戦犯者の釈放と抑留邦人送還に関する努力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57/s32-2-6.htm

C006　Potsdam Declaration

https://www.ndl.go.jp/constitution/e/etc/c06.html

C008　抑留中死亡者資料身元特定，2026年9月分

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76250.html

C009　日俄领土问题共同资料集，第V部分

https://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territory/edition92/period5.html

C010　Tokyo Declaration on Japan-Russia Relations

https://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q&a/declaration.html

C011　外交青书2026：俄罗斯及白俄罗斯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6/html/chapter2_06_02.html

C012　俄外交部就日本领导人言论提出抗议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1109894

C013　Japan Still Has Cadres Remaining

https://ueaeprints.uea.ac.uk/id/eprint/88703/1/Accepted_Manuscript.pdf

C014　埋葬地别名簿索引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hokabunya/senbotsusha/soren/maisouchi.html

C016　俄罗斯飞机领空侵犯通报

https://www.mod.go.jp/j/press/news/2024/09/23a.html

C017　海上保安报告2007：俄罗斯警备艇开火

https://www.kaiho.mlit.go.jp/info/books/report2007/topics/p004a.html

C018　防卫大臣记者会

https://www.mod.go.jp/j/press/kisha/2024/0924a.html

C021　中村与沃罗比约娃会谈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it_000001_04322.html

C101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КО от 23.08.45 № 9898сс：馆方俄文转录

https://nkvd.tomsk.ru/content/editor/DOCUMENTS/ArhiwnDokuments/SSSR/SSSR_1918_1988/147-23-08-45-Postanovlenie-Gosudarstvennogo-Komiteta-oborony-9898ss.pdf

C102　タシケント抑留記

https://www.heiwakinen.go.jp/wp-content/uploads/archive/library/roukunote/yokuryu/01/S_01_085_1.pdf

C103　若き青年時代を四年間シベリアにて——人生を大きく変えた抑留生活記

https://www.heiwakinen.go.jp/wp-content/uploads/archive/library/roukunote/yokuryu/01/S_01_061_1.pdf

C106　Репатриация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из СССР в 1946—1950 гг.

https://history.milportal.ru/repatriaciya-yaponskix-voennoplennyx-iz-sssr-v-1946-1950-gg/

C107　Kohler致国务卿电报，转述苏方遣返声明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7p2/d83

C108　国务卿致驻日政治顾问电报，附拟交苏联大使照会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9v07p2/d188

C109　イルクーツク地方——埋葬地別名簿索引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hokabunya/senbotsusha/soren/irkutsk.html

C110　ウズベク共和国——埋葬地別名簿索引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hokabunya/senbotsusha/soren/uzbek.html

C112　シベリア強制抑留者が語り継ぐ労苦 1：図书目录

https://search.showakan.go.jp/search/book/detail.php?material_cord=000027522

C202　Official Gazette No.246（1947-01-27）所刊SCAPIN 1421

https://jalii.law.nagoya-u.ac.jp/official_gazette/nag_pdf/19470127b_ea.00246.010.000_0010.0010.0_a.031400.00031800.pdf

C203　国立公文书馆研究指南别表：引揚者名簿リスト

https://www.archives.go.jp/guide/researchguide/researchguide004-2.pdf

C208　函馆市史通说编第4卷：桦太引扬者を迎えた港

https://archives.c.fun.ac.jp/hakodateshishi/tsuusetsu_04/shishi_07-01/shishi_07-01-01.htm

C306　1946-12-19遣返协议英文档案留存本及两附录（YF-A9 Box14 Folder8）

https://dl.ndl.go.jp/pid/13237438

C401　Репатриац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с оккупированн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ермании, 1944 – 1952. Том 2: 1947 – 1952，第8件戈利科夫致伏罗希洛夫报告

https://imwerden.de/pdf/repatriatsia_sovetskikh_grazhdan_tom2_1947-1952_2019__ocr.pdf

C501　日本国総理大臣及びロシア連邦大統領による平和条約問題に関する交渉の今後の継続についてのイルクーツク声明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2/gaikou/html/siryou/sr_03_02.html

C502　Japan-Russia Summit Meeting

https://www.mofa.go.jp/erp/rss/northern/page6e_000160.html

C503　Japan-Russia Action Plan (Provisional Translation)

https://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pmv0301/plan.html

C504　МИД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Японией по мирному договору

https://www.rbc.ru/politics/21/03/2022/623899279a794778bb2cb901

C506　Return to Maizuru Port—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Internment and Repatriation Experiences of Japanese (1945-1956): nomination form

https://media.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webform/mow001/japan_maizuru_eng.pdf

C701　自由散歩に関する宣誓に就て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meta/C06040920900

C702　一番町俘虜将校自由散歩第1日状況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meta/C06040922300

C902　俘虜と為り帰還する将兵の公判実施に関する件，1939-11-25

https://www.jacar.archives.go.jp/das/meta/C01007460900

M01　日俄朴次茅斯和约：FRUS1905文件915所附批准文书及条约译文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5/d915

M05　马关条约

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pw/18950417.T1E.html

M06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三国干涉相关史料问答

https://www.mofa.go.jp/mofaj/annai/honsho/shiryo/qa/meiji_04.html

M07　旅大租地条约中文原文

https://russiancenter.pku.edu.cn/yjcg/kywj/50110russiancenter258054.html

M08　俄国政府关于在华行动的公报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0/d505

M09　俄清满洲撤军协定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2/d231

M10　美国公使康格关于撤军执行情况的报告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3/d41

M11　英日同盟协定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2/d518

M12　1903年日本提案及俄国反提案

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pw/19030812.O1J.html

M13　日本致俄国的断交照会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4/d393

M14　俄国政府关于远东局势的公报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4/d681

M15　日露国交断絶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seiji01_detail.html

M16　俄国战争文告日期与外交通知

https://www.prlib.ru/history/1181970

M17　Mr. Griscom to Mr. Hay, enclosure 1, Imperial declaration, FRUS 1904 d397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04/d397

M18　满洲铁路与港口权利沿革资料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45Berlinv01/d575

M19　Sydney A Cloman 环贝加尔铁路

https://losthistory.net/russojapanesewar/railroad.html

M20　美国陆军 日俄战争驻满洲观察员报告 第二部分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a/a3/DTIC_ADA438108._Reports_of_Military_Observers_Attached_to_the_Armies_in_Manchuria_during_the_Russo-Japanese_War._Part_2.pdf

M21　石原明德 日俄战争中的舰艇后勤

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ommentary/commentary324.html

M22　旅順港奇襲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kaijou_01_detail.html

M23　仁川沖海戦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kaijou_02_detail.html

M24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日俄战争与大山岩记录

https://www.ndl.go.jp/modern/e/cha2/description26.html

M25　日韩议定书

https://worldjpn.net/documents/texts/pw/19040223.T1E.html

M26　鴨緑江の戦い

https://www.jacar.go.jp/exhibition/nichiro2/sensoushi/rikujou01_detail.html

M27　陸軍大将 黒木為楨

https://www.nids.mod.go.jp/military_archives/siryo/siryo_41.html

M28　Ian Hamilton A Staff Officer's Scrap Book during the Russo Japanese War

https://archive.org/stream/astaffofficerss00hamigoog/astaffofficerss00hamigoog_djvu.txt

M29　William Maxwell From the Yalu to Port Arthur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76216/76216-h/76216-h.htm

M31　日本投降书

https://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surrender-of-japan

在空间中重读战争

地图与正文相互参照，呈现战区、交通、行动方向与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流动。

本附录采用 A3 横向图页。各图保留研究示意图的资料属性，箭头、阶段和边界的含义以图内说明及正文为准。

图 1 1904年开战时的东北亚战区与交通

历史政治地名按1904年；旅顺、大连位于清朝领土上的俄国租借地。

读图问题：远东俄军的铁路补给线，与日军的海上投送通道，在哪里发生交会？



01 铁路连接远东

俄军补给经西伯利亚铁路与中东铁路进入远东。南支线经奉天、辽阳，通向辽东半岛港口。

02 海上基地与投送

旅顺、海参崴是俄方主要海军基地。日本海运朝鲜方向部队，同时攻击旅顺方向俄舰。

03 地理与权利关系

旅顺、大连位于清朝领土上的俄国租借地。铁路经营与港口使用，不等于当地领土主权。

图例

- 俄方海军基地
- 日本海军基地
- 港口
- 城市 / 铁路节点
- 铁路节点间示意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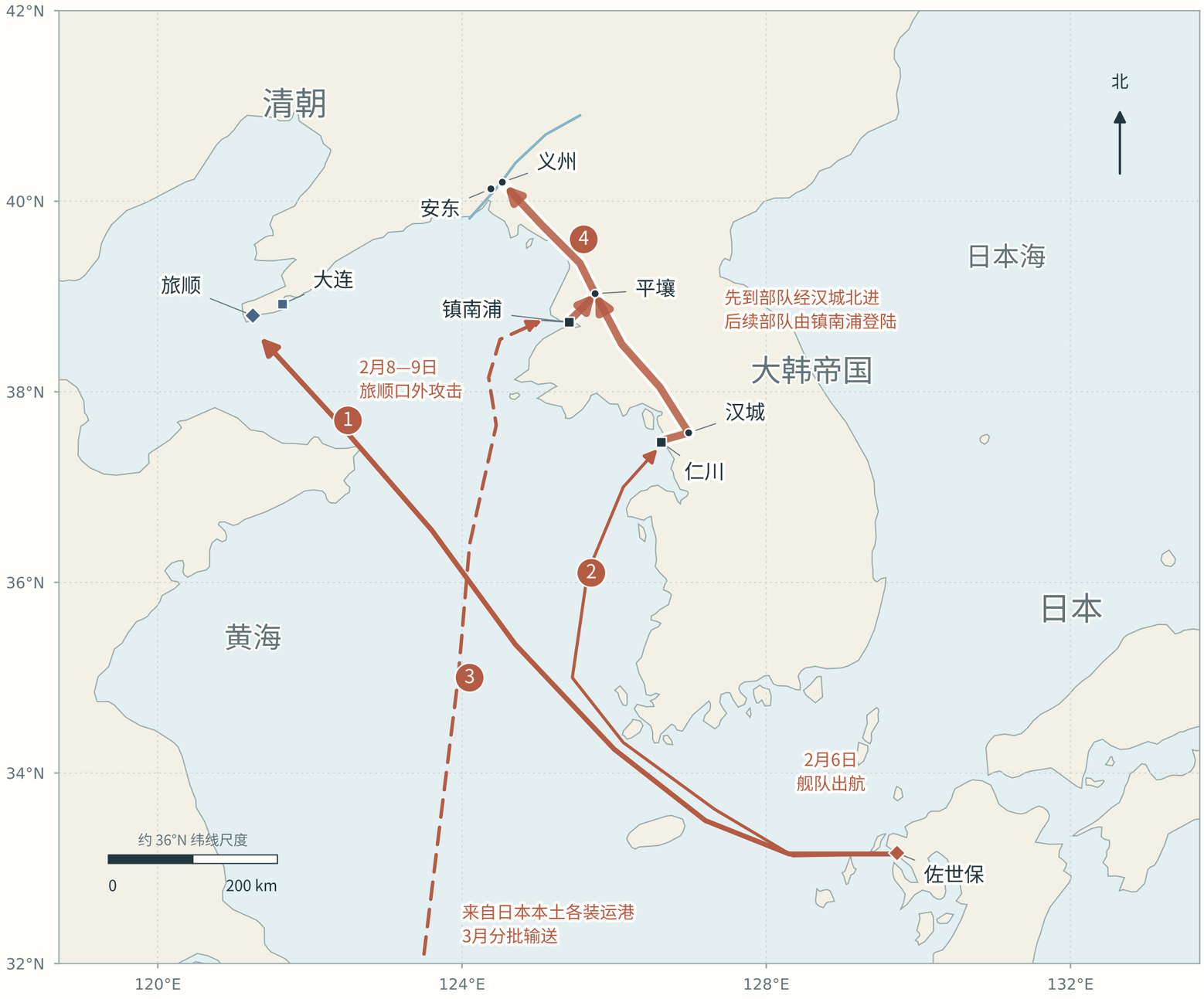
地理底图：Natural Earth（1:5000万）。铁路为节点关系示意；政治地名按1904年。租借地不以大面积着色表示。来源与限制见图01编绘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2 海上攻击、分批登陆与第一军北进

航迹、登陆与北进箭头为行动方向示意；不同阶段分开阅读。

读图问题：旅顺方向海军行动，如何与朝鲜方向的分批登陆、第一军集结相衔接？



1 海军主力指向旅顺

2月6—9日

联合舰队从佐世保出航，主力转向旅顺。箭头止于港外海面，表示攻击方向。

2 仁川先遣登陆

2月8—9日

瓜生支队护送先遣部队；8日晚开始登陆，9日海战。并非第一军全部由此上陆。

3 镇南浦后续输送

3月分批进行

后续部队分批海运镇南浦。与2月的舰队出航分开标注，不画成同一次船队航程。

4 第一军向鸭绿江集结

3—4月

部队经平壤方向北进，4月下旬在义州一带展开。下一阶段渡河战役见图3。

海军行动方向

后续海运方向

陆上北进方向

底图与比例尺表示地理距离；所有箭头均为行动方向概括，不是逐日航迹、具体登陆滩头或精确行军路线。来源与限制见图02编绘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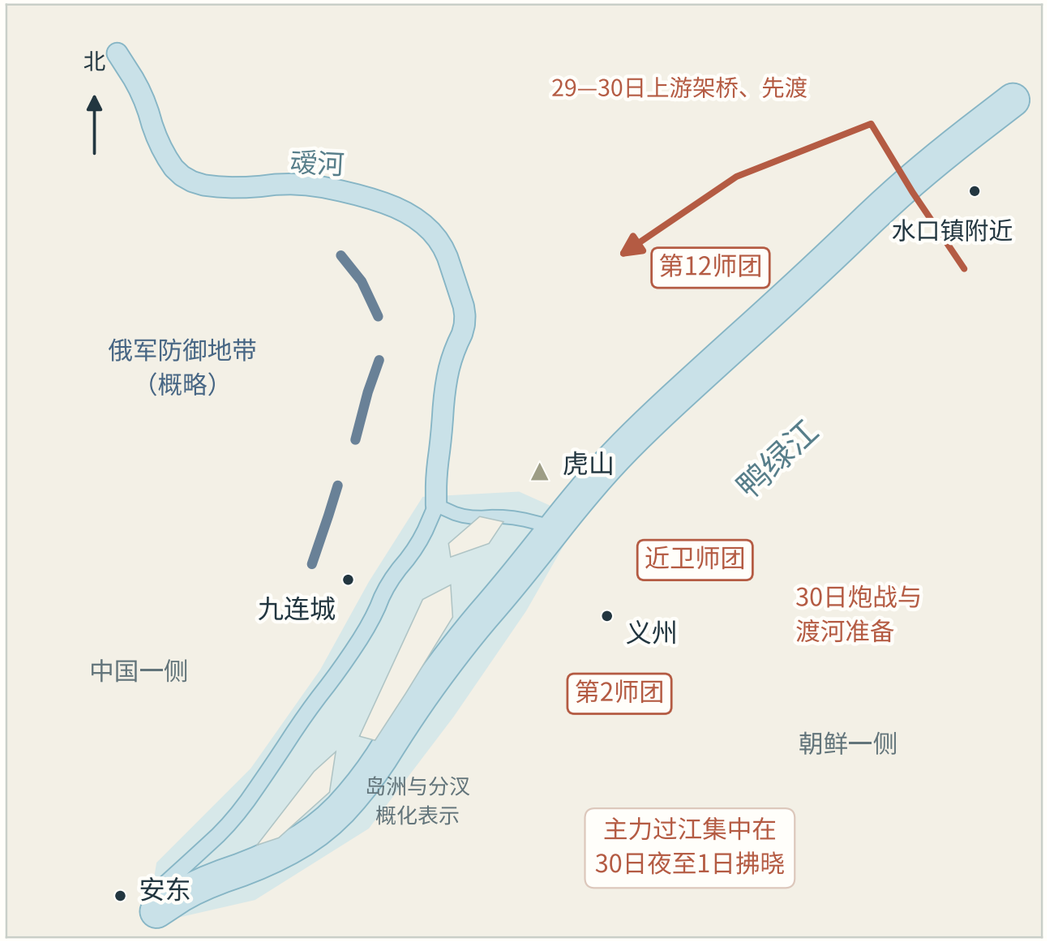
图 3 鸭绿江战役的渡河与翼侧压力

渡河点与岛屿为位置关系示意；沿用历史战役图概化，尚未完成测绘底图配准。

1904年4月29日至5月1日 / 同一地理底图分阶段呈现 / 非等比例战术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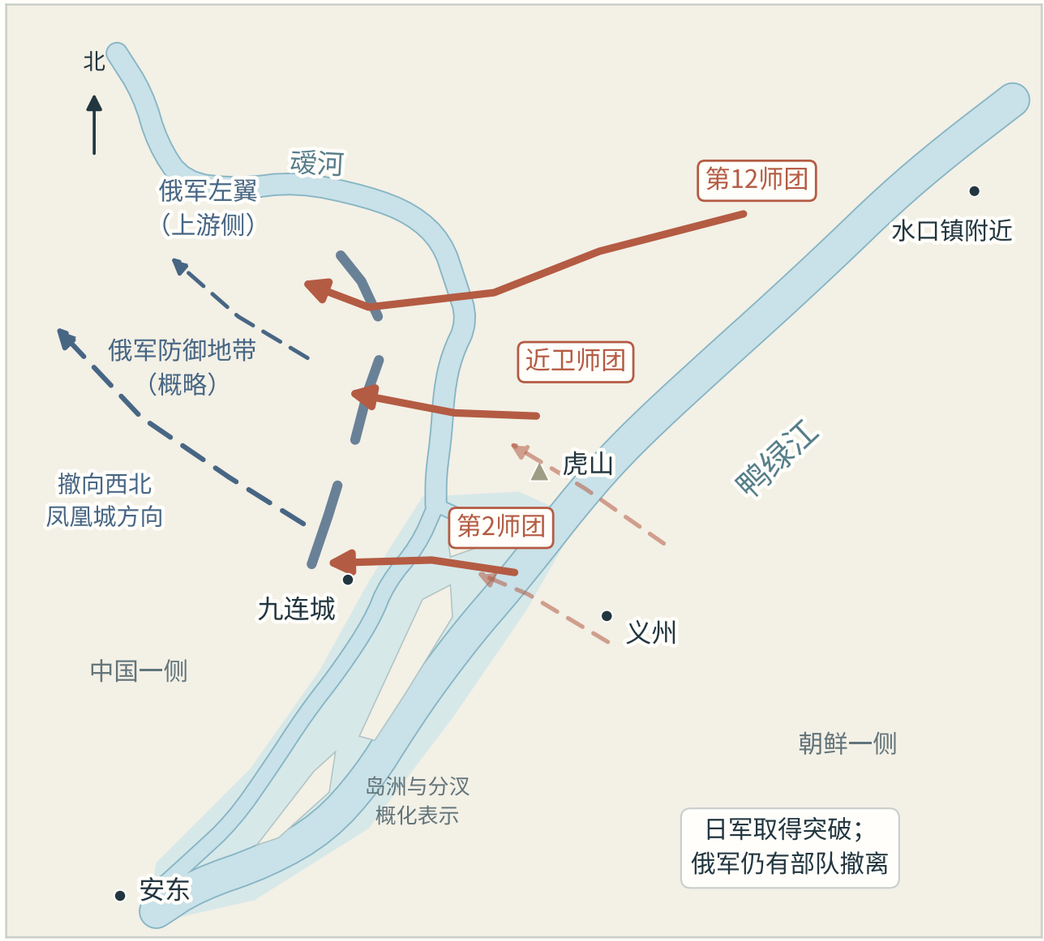
A 上游先渡与主力准备

4月29—30日；近卫与第2师团在义州方向准备



B 夜渡之后的主攻

5月1日；主力已过鸭绿江，再向缓河防线进攻



日军本阶段行动　　已发生的夜渡（B图）　　俄军概略防御地带　　俄军撤退

战术关系：先跨鸭绿江进入两河之间，再攻击缓河一线；第12师团的上游行动增加俄军左翼压力。

本图只表达地形关系、阶段与方向。部队框不表示精确驻地；未绘营连阵地、等高线和闭合包围圈。

两河与地名关系据Hamilton（1905）Map II及日本海军军令部（1909）渡河图概化。来源与限制见图03编绘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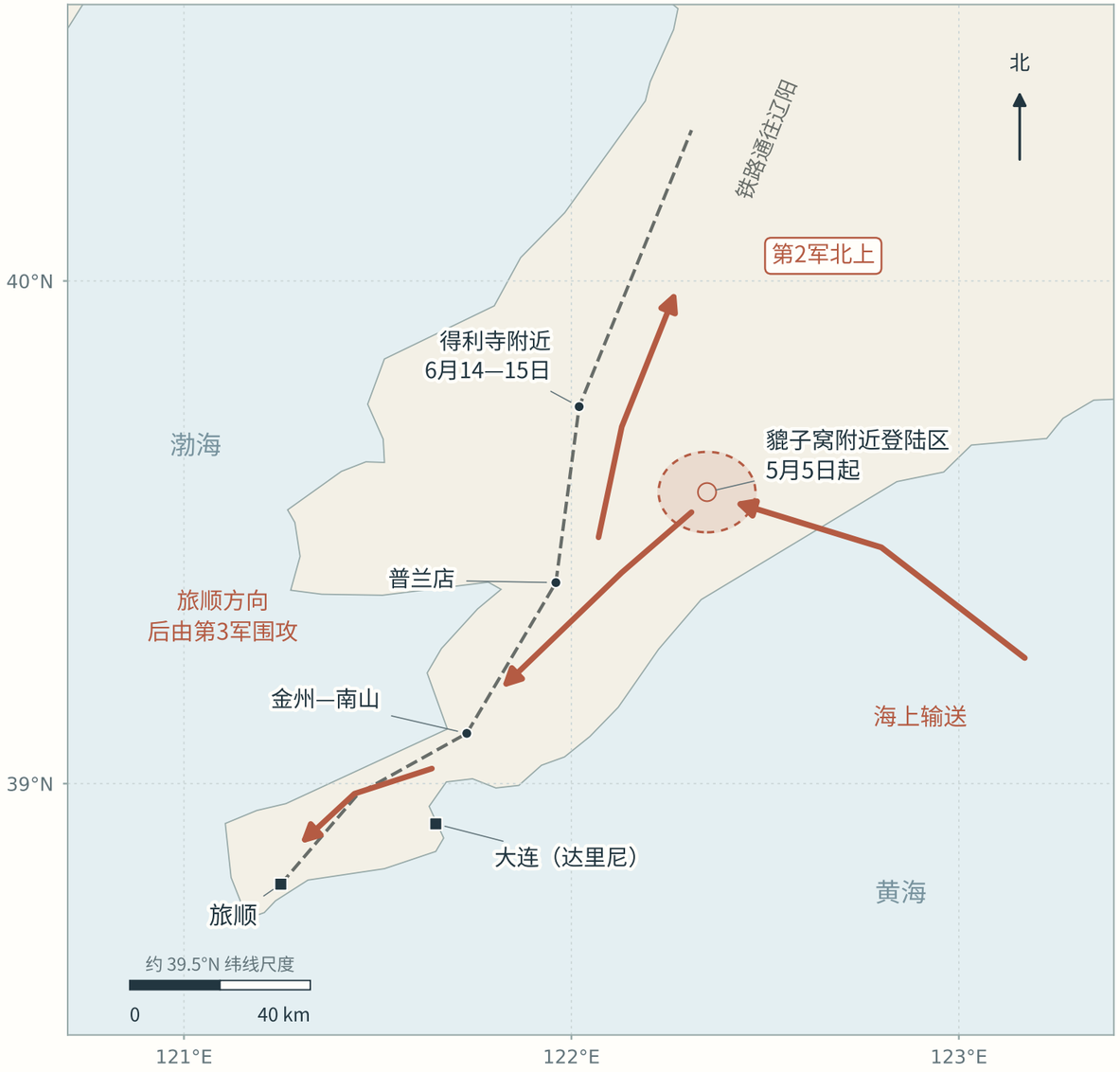
图 4 辽东登陆与南山后的南北分工

承接图3鸭绿江方向：5月登陆、南山战斗在前，北进野战与围攻旅顺相继展开。

1904年5—6月 | 左图为地理定位，右图为非等比例战术示意；箭头表示行动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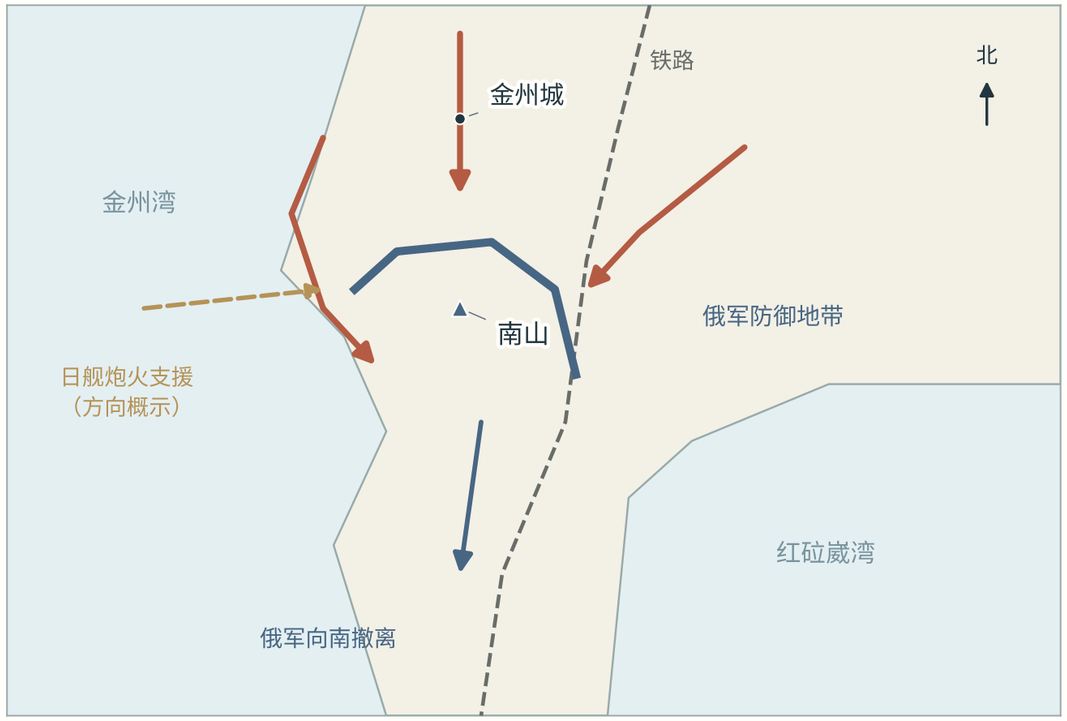
A 辽东半岛展开

5月登陆、南山战斗 → 此后北进与围城



B 南山狭窄地带

5月26日 | 海湾、铁路与俄军阵地的相对关系



战役意义

夺取南山，打开了通向辽东半岛南端的陆路。随后日军分别向北阻挡俄军救援、向南围攻旅顺；二者仍依赖海上补给。

图例：红箭头 日军推进 · 蓝线 / 箭头 俄军防御与撤退
金色虚箭头 舰炮支援 · 灰色虚线 铁路

依据：日本海军军令部《南山攻击略图》、JACAR南山与得利寺专题；战术图概化，不表示逐时阵地。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5 旅顺围城的攻坚、观察与港内炮击

山顶点线表示观察，后方虚箭头表示炮击；重炮在后方，山顶负责观察。

1904年8月—1905年1月 | 非等比例地形与阶段示意；不复原全部堡垒、堑壕和炮位



① 8—11月：攻坚与围攻

多次总攻击未迅速破城。
东部堡垒群持续构成障碍；
堑壕推进、爆破与重炮配合。

② 12月5日：203高地

高地在港湾西北方向。
占领后可更有效地观察港内，
为后方炮兵校射。
重炮在后方，山顶负责观察。

③ 12月：东部堡垒失守

12月中下旬，东部关键堡垒
相继被日军攻占。
1905年1月2日达成投降协议。

图例与限度

红箭头：各阶段攻击方向
蓝符号：俄军要点
金色点线：观察方向
金色虚箭头：炮击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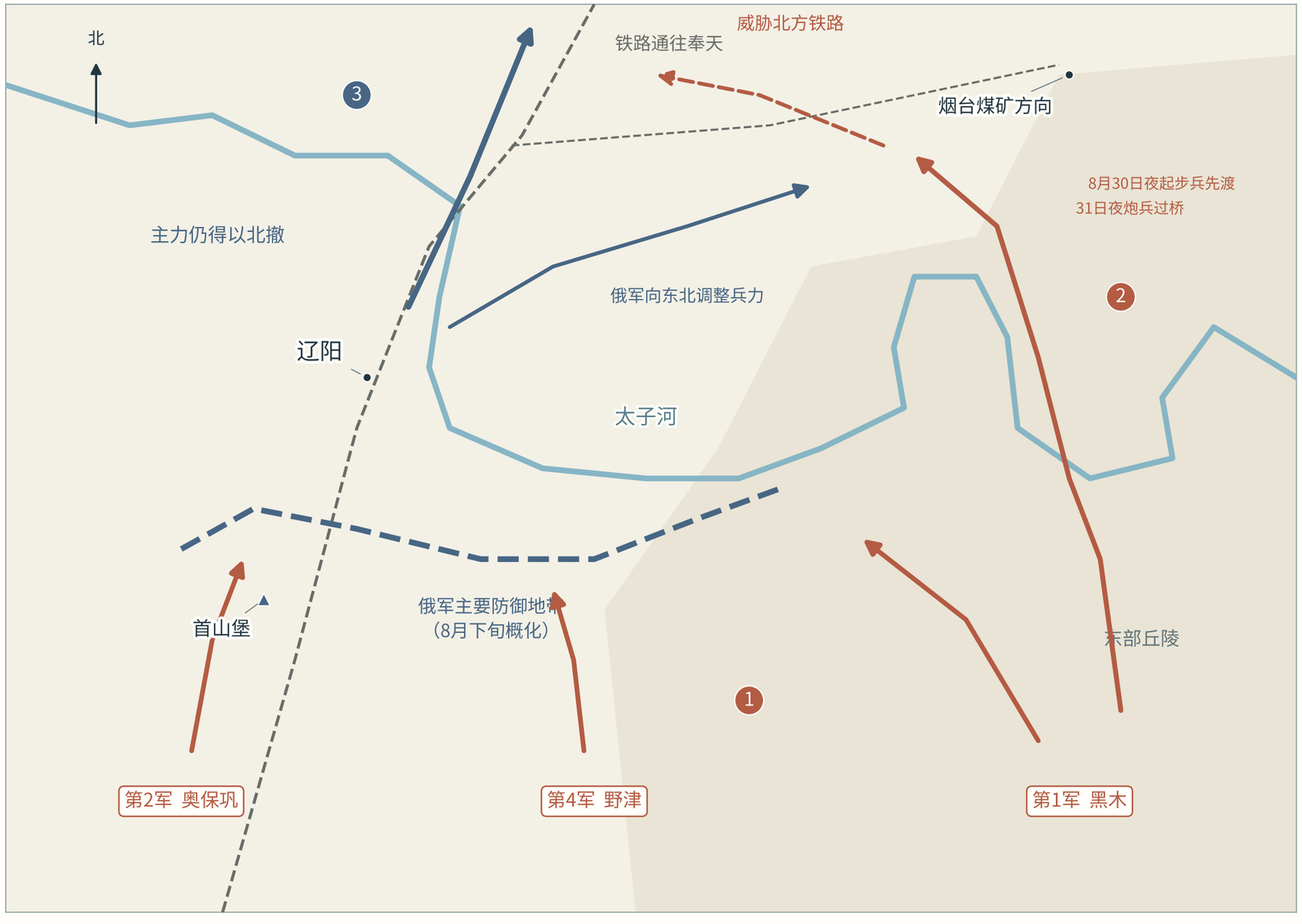
依据：JACAR《旅顺要塞攻围进捗一览图》及战役专题；203高地的观察作用与后方炮兵位置分别表现。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6 辽阳正面攻坚与北岸反击

8月30日夜起步兵先渡；31日夜炮兵过桥。北岸应战与最后北撤分开阅读。

1904年8月26日—9月4日｜非等比例战役示意；分阶段行动叠绘，不是某一时刻的完整战线



① 正面接近与攻坚

第2、第4军自南面推进，
第1军自东南方向接近。
首山堡等阵地阻滞日军。

② 渡河与侧翼压力

第1军部分兵力从上游渡过
太子河，威胁俄军北方交通。
俄军调整兵力应对。

③ 俄军撤退

9月初俄军向奉天方向撤退；
日军占领辽阳，但未完成
对俄军主力的合围。

读图

红实箭头：日军主要行动
红虚箭头：侧翼威胁方向
蓝线 / 箭头：俄军防御与调动
灰虚线：铁路走向

河道据历史图概化；
不套用今日市区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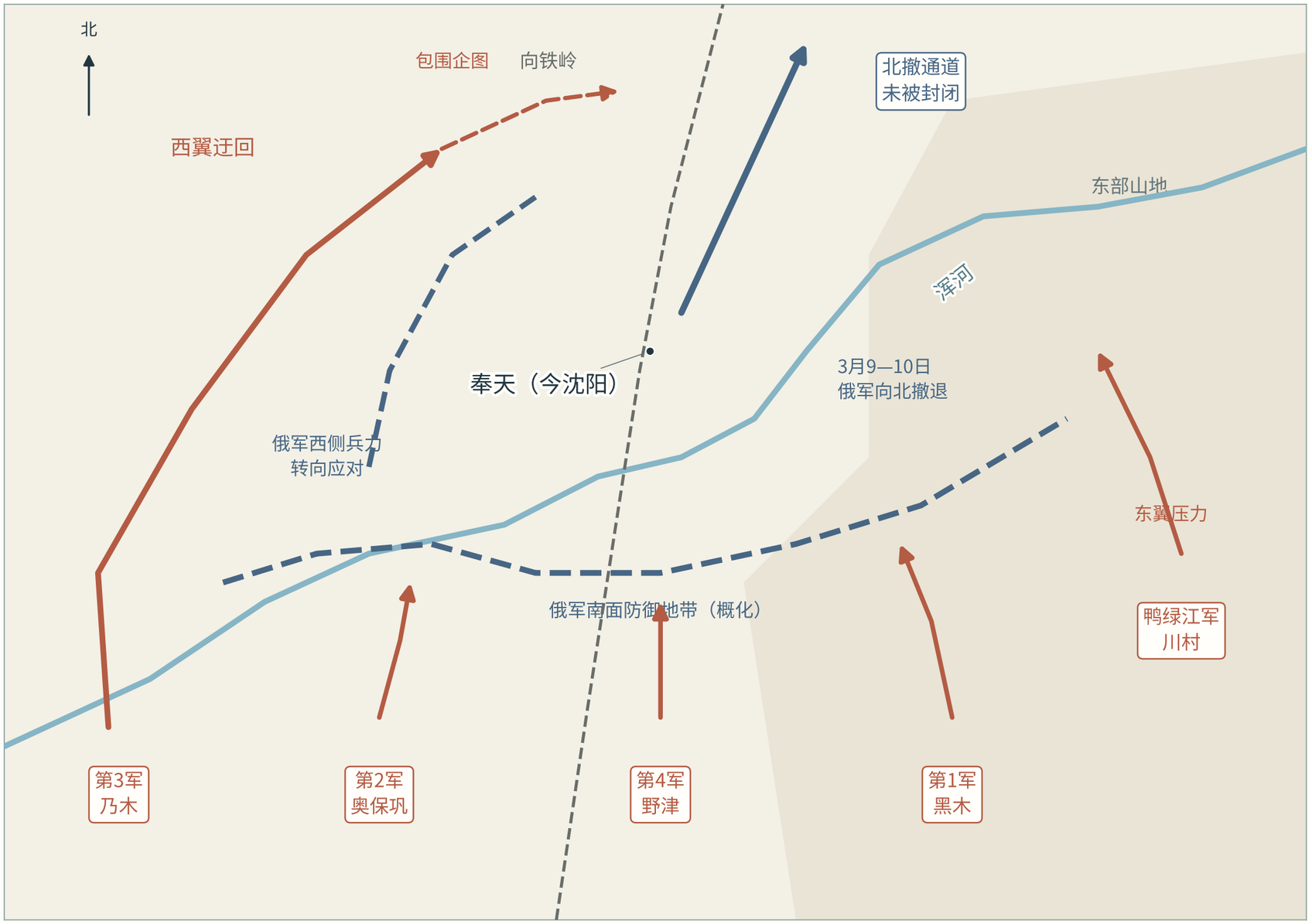
依据：Hamilton《随军札记》卷II，Map XXII（扫描第162页）及JACAR辽阳专题；箭头按阶段概化。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7 奉天两翼进攻与俄军北撤

两翼进攻体现包围意图；俄军向北撤退的通道仍未封闭。

1905年2月下旬—3月10日｜非等比例军级行动示意；虚箭头表示包围企图，不表示已完成的合围线



五支日军的作用

由西向东为第3、第2、第4、第1军及鸭绿江军。
鸭绿江军通常也称第5军。

西翼迂回与东翼压力，配合南面的正面攻势。

左右翼必须按朝向理解

俄军面向南方时，
其右翼在西、左翼在东。
地图左侧始终表示西方。

战果与界限

日军夺取奉天、迫使俄军后撤，
俄军伤亡和物资损失显著；
但主力未被完全包围歼灭。

图例

红实箭头：日军主要推进
红虚箭头：未闭合的包围企图
蓝虚线：多阶段防御地带
蓝箭头：俄军北撤方向

前史衔接：沙河（1904年10月）、黑沟台（1905年1月）；本图仅示奉天。依据：JACAR专题、1911年奉天地形图。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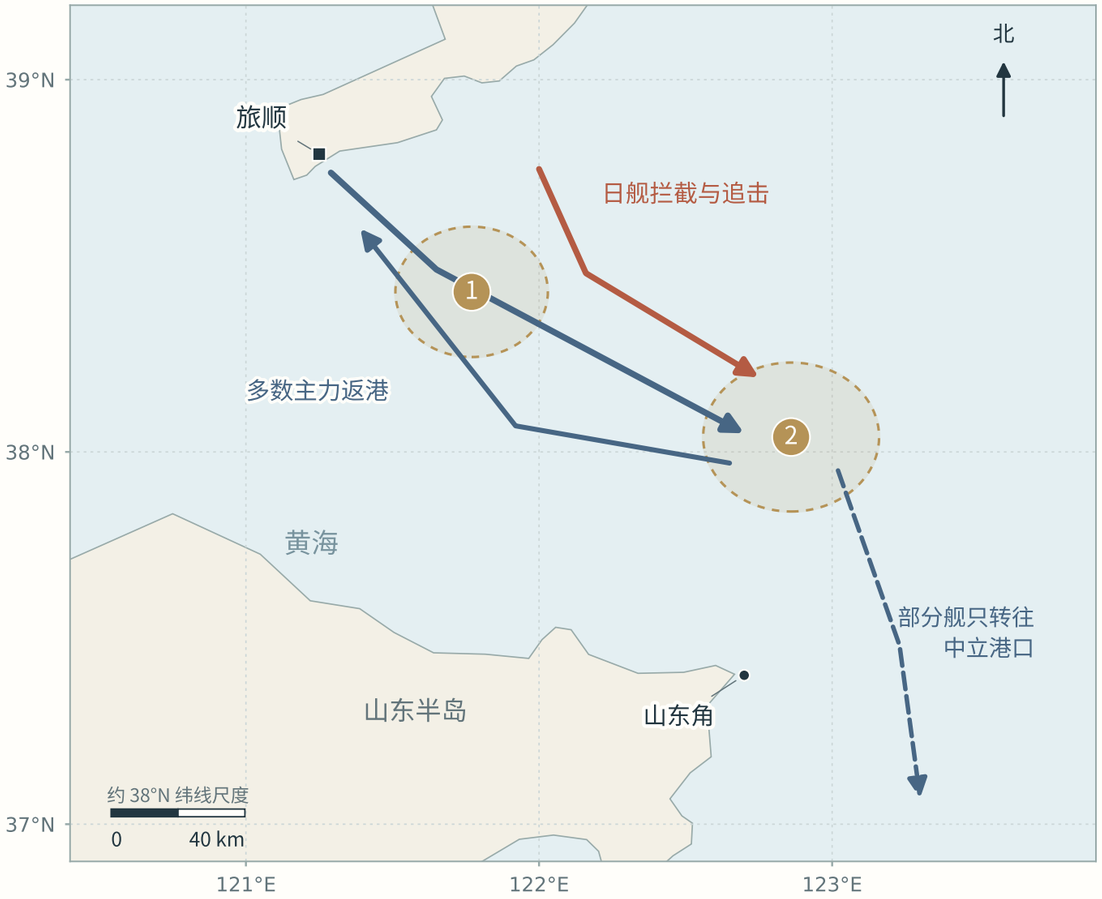
图 8 黄海与蔚山：分开的战斗，共同的后果

左右两幅地图比例不同；分别读取黄海与蔚山两处战区。

1904年8月10日、14日 | 两战区比例不同；箭头为主要行动方向，战区椭圆不表示精确接战范围

A 黄海海战 · 8月10日

旅顺舰队试图突围，未能与海参崴舰队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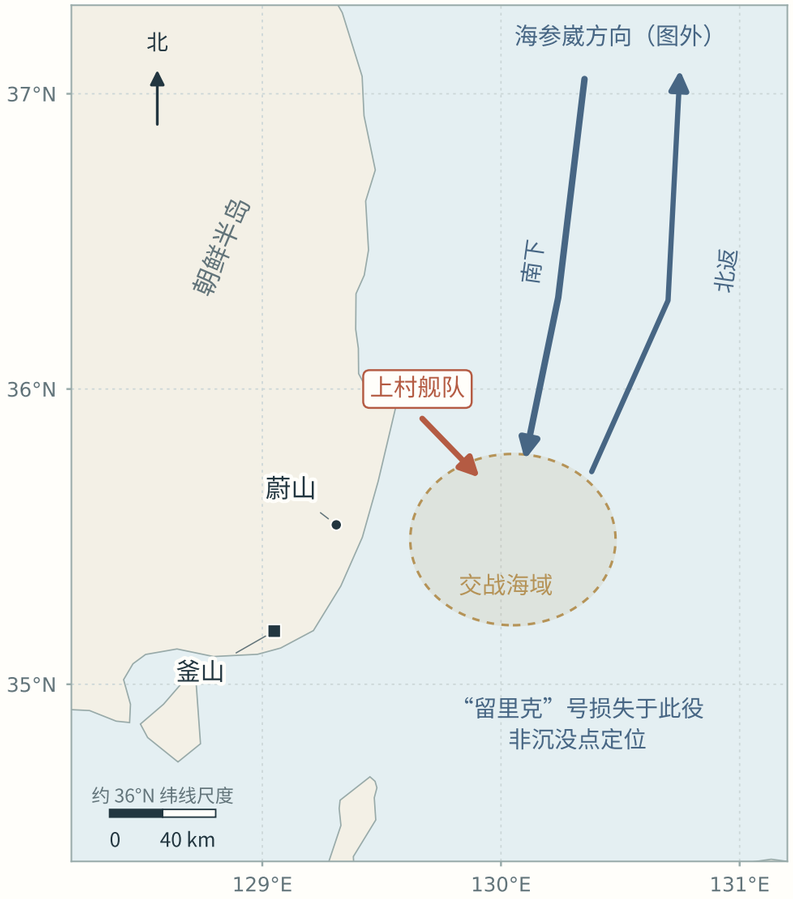


两次炮战与舰队分散

① 午后首次交战；② 傍晚再次接战。俄旗舰受创、队形混乱，多数战列舰返回旅顺，其余舰只结局各异。

B 蔚山海战 · 8月14日

海参崴巡洋舰南下后受阻，幸存两舰北返



会合未成，行动能力受损

海参崴巡洋舰队未接到旅顺舰队。“俄罗斯”“雷霆”两舰北返，“留里克”号损失。蓝：俄军；红：日军；金圈：战区。

依据：JACAR黄海原始战图与《极秘明治三十七八年海战史》卷6、卷11专题；不绘逐舰逐分航迹。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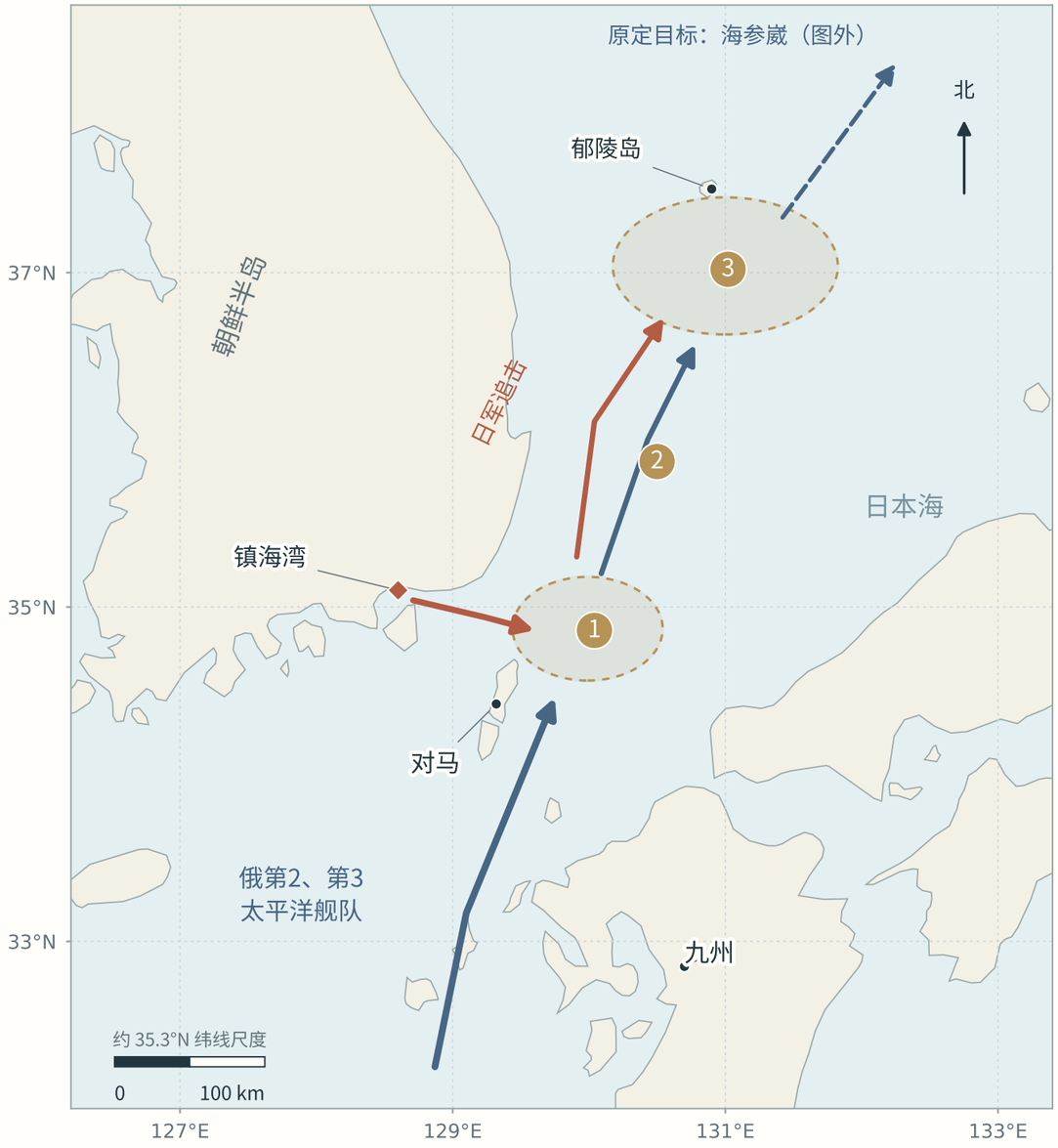
图 9 对马海战的两日连续接战

1905年5月27日白昼、当夜与28日的接战依次展开；航路与攻击方向均为示意。

1905年5月27—28日 | 区域行动示意；不复原逐舰航迹、射击距离或精确转向角度

A 对马东侧至北方海域

俄舰拟经对马海峡驶往海参崴



B 接战阶段

1 5月27日白昼：舰炮战

日军发现俄舰后出动，主力回转接战。
炮战使俄舰队指挥、队形和战斗能力受创。
地图仅标接战海域，不画单一“丁字”定格。

2 27日夜间：鱼雷攻击与分散

驱逐舰、鱼雷艇的夜袭接续白昼战斗。
俄国舰只继续北驶，并出现分散行动。

3 5月28日：追击与再接战

战斗重心移至更北方海域。
部分俄舰投降；另有沉没、逃脱或抵达中立港口的不同结局。

分析重点

侦察 → 舰队机动 → 炮战 → 夜袭 → 追击

红箭头：日军行动　蓝箭头：俄军行动
蓝虚箭头：原定航向　金圈 / 数字：阶段与战区

依据：JACAR日本海海战专题及其所列官方航迹图C05110096100、C05110096300；本图仅绘区域方向。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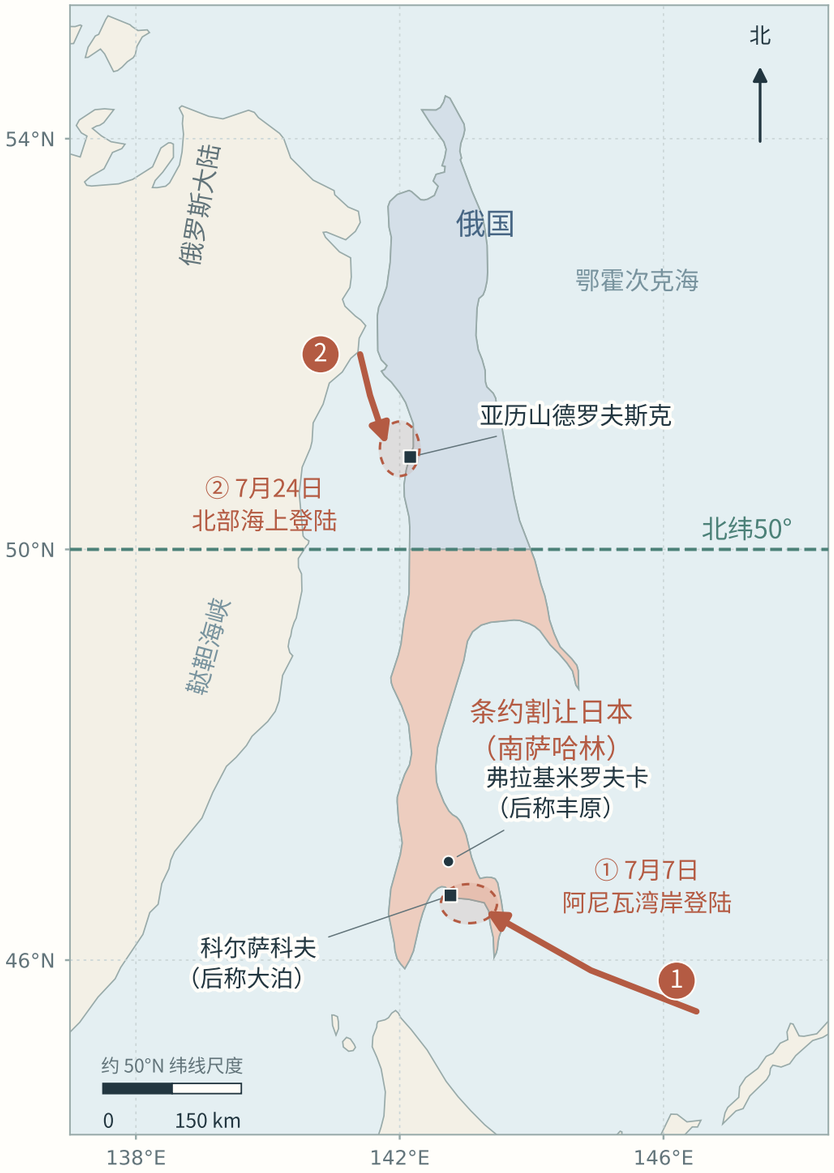
图 10 萨哈林登陆与和约中的不同权利

北纬50°为条约界线原则；登陆、领土割让、租借权与铁路权益分层阅读。

7月7—31日主要登陆与降伏 / 9月5日条约 | 占领、割让与租借铁路权益分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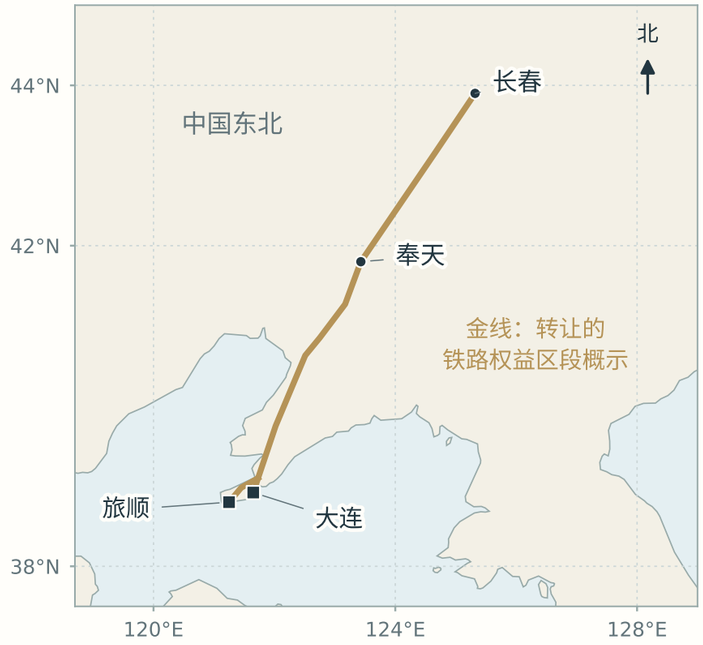
A 萨哈林：两次登陆与50°N界线

底色表示条约规定的岛上归属，不表示7月推进线



B 辽东租借权与铁路权益

位置概示；中国领土主权与相关权益有别



条约的三项地理含义

领土主权：第IX条以北纬50°为界，南萨哈林及邻近岛屿让予日本；岛北部归俄国。

租借与铁路：第V、VI条规定旅顺、大连租借权及长春以南铁路等权益转让，须中国同意；不等于割让中国东北。

作战与边界：7月登陆发生在岛南、岛北两处，军事占领的空间范围不能直接代替9月条约所定领土界线。

依据：JACAR樺太作战专题；FRUS 1905《朴次茅斯条约》第V、VI、IX条及附款；界线、铁路均为研究概图。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1 西伯利亚干涉的铁路据点与分地区撤军

1922年大陆撤军与1925年北萨哈林撤军分列；铁路仅示节点间联系。

1918—1922年大陆干涉；北萨哈林占领问题延续至1925年 / 节点关系示意



铁路是干涉的骨架

出兵后围绕港口、铁路和沿线据点展开。
图中节点跨越不同阶段，不表示同一天的控制线。

撤军分为不同地域

1920年前后：从外贝加尔与阿穆尔地区撤出。
1922年10月25日：最后部队离开海参崴，大陆撤军完成。

北萨哈林另作处理

1925年条约议定书规定最迟5月15日撤军。
它与1922年大陆撤军是不同的时间节点。

参与者不能简化

苏俄、远东共和国、白军、地方武装与多国干涉军关系随时间变化；不画成单一日苏两军连续战线。

底图：Natural Earth。铁路为节点连接；未绘占领边界。日期为公历；来源及立场归属见图11编绘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2 张鼓峰与诺门罕：两处边境、两套用兵条件

中国东北标为伪满洲国控制区；争议界线按历史问题表述，图示不裁决主权。

张鼓峰与诺门罕相距甚远；地形、驻军体系与补给条件各不相同。



东端：张鼓峰 / 哈桑湖

图们江、湖泊与低山相邻。
日方主要为朝鲜军第19师团；
苏方增援在狭窄地域展开。
局部地形见图13。

西端：诺门罕 / 哈拉哈河

草原边境与河流两岸作战。
关东军与苏蒙军队交战；
双方补给距离、运输能力
影响会战规模。阶段见图14。

读图边界

两场战斗分处不同边境。
铁路仅表示地区联系；
图上不将争议边界当作
当时已共同认可的国界。

主要铁路联系

两处战区定位

底图为区域定位；争议边界不作精确划定。战斗日期、地方指挥体系与地形须结合图13—14。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3 张鼓峰：高地争夺、苏军反攻与停火

位置关系示意；河道与高地均经概化，不设比例尺。非现行边界，非主权裁决。

1938年7月末至8月：地形压缩展开空间，攻击、反击与停战分阶段阅读。



① 7月末：争夺高地

冲突升级后，日军第19师团所属部队进攻高地。夜战与近距离步兵突击占重要位置。

② 8月6日起：集中反攻

苏军以炮兵、航空兵和坦克支援步兵，分别向两处高地施压。泥泞、湖泊与狭窄通路限制装甲部队展开。

③ 8月11日：停火

外交协议促成停火，双方随后核定部队位置。图上不把某一日的山顶控制线画成永久国界。

日军进攻方向

苏军反攻方向

图们江（河道概化）

边界：仅示两侧位置关系

据学术地形图与苏方命令节录重绘；不同日期行动叠示。高地控制过程、国界与伤亡未作无据精确化。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4 诺门罕：七月两岸进攻与八月合围

七月两岸进攻与八月合围分幅阅读；两幅均为非等比例示意，不用于量取距离。

1939年5—7月日军进攻与8月苏蒙军攻势分图；河流两岸、北翼与南翼分别阅读。

A 5—7月：日军多次进攻

主图突出7月初渡河与东岸进攻



B 8月20日起：苏蒙军攻势

中路牵制，南北两翼向日军后方发展



争议点与河流

日方以哈拉哈河为主张边界；苏蒙方面主张线在其东面。本图不替任何一方画成共同认可的国界。

5—7月：行动未能奏效

5月战斗扩大；7月日军实施渡河与东岸进攻。渡河部队遭反击撤回，此后进入消耗战。

8月：攻势与包围

8月20日苏蒙军发动攻势。坦克、炮兵、航空兵与步兵配合；侧翼部队切入日军后方。9月15日达成停战。

日军行动 / 阵地

苏蒙军行动

依据Drea原图作方向概化；两图不设比例尺。8月图表示行动设计与主要进展，不是单日精确包围线。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5 满洲战役：三方面军的共同目标与不同道路

西、东、北三条主轴依次接图16、17、18；箭头概括不同阶段的主要进攻方向。

8月9日起，从西、东、北三个方向展开；中心城市的后期受降接收另行区分。



西：越岭进入纵深

外贝加尔方面军从蒙古与
外贝加尔方向进攻，穿越
大兴安岭；海拉尔等要塞
战斗与主力推进并行。见图16。

东：突破后争夺交通枢纽

远东第一方面军从滨海边疆
向牡丹江等方向推进。
山林、工事与狭窄道路
增加展开难度。见图17。

北：渡江与陆江协同

远东第二方面军跨越黑龙江，
以地面推进和舰队溯江
协同进入松花江流域。
黑河—孙吴是另一路。见图18。

8月9日起进攻方向

方框：部分要塞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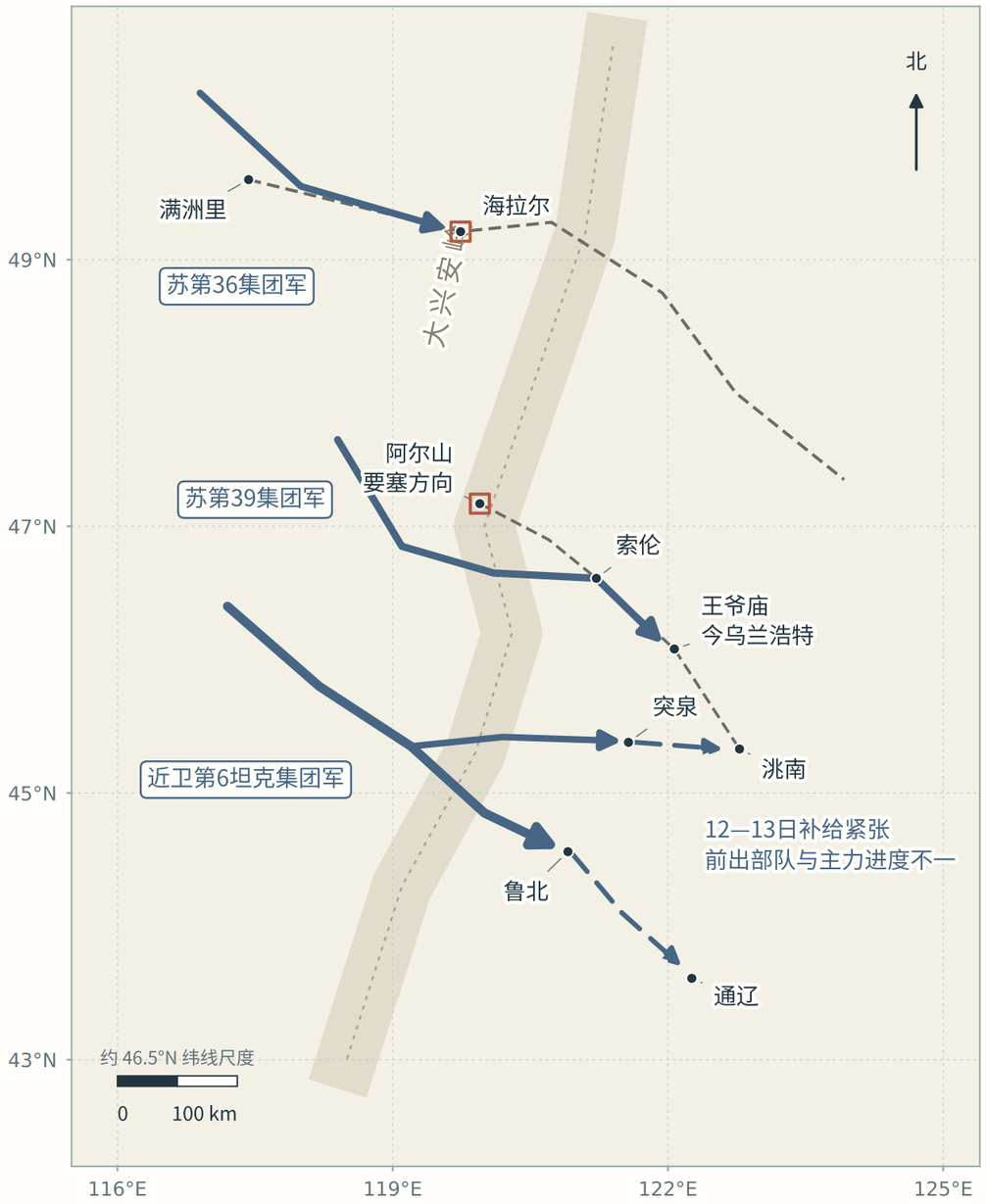
图中箭头概括主要方向，未绘统一日期的战线；8月15日以后各地战斗、受降与接收并不同步。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6 西部越岭：前锋速度与后续补给

蓝色实线表示8月9—12日主要方向；蓝色虚线表示13日以后的续进方向。

越岭速度与后勤补给同时决定进程；北部要塞战和中央机动方向分开阅读。



9—12日：多路突破、越岭

第39集团军绕过阿尔山方向部分坚固阵地，向王爷庙推进。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越岭，先头部队到达鲁北、突泉。

越岭并不等于持续高速

履带车辆、轮式车辆与补给纵队在山地的通行能力不同。燃料短缺使部分部队停顿；空运与集中供油支援前出部队。

北部：要塞牵制与绕进

第36集团军在海拉尔方向作战；要塞守军抵抗并未因其他方向迅速推进而自动结束。

9—12日主要方向

13日后续进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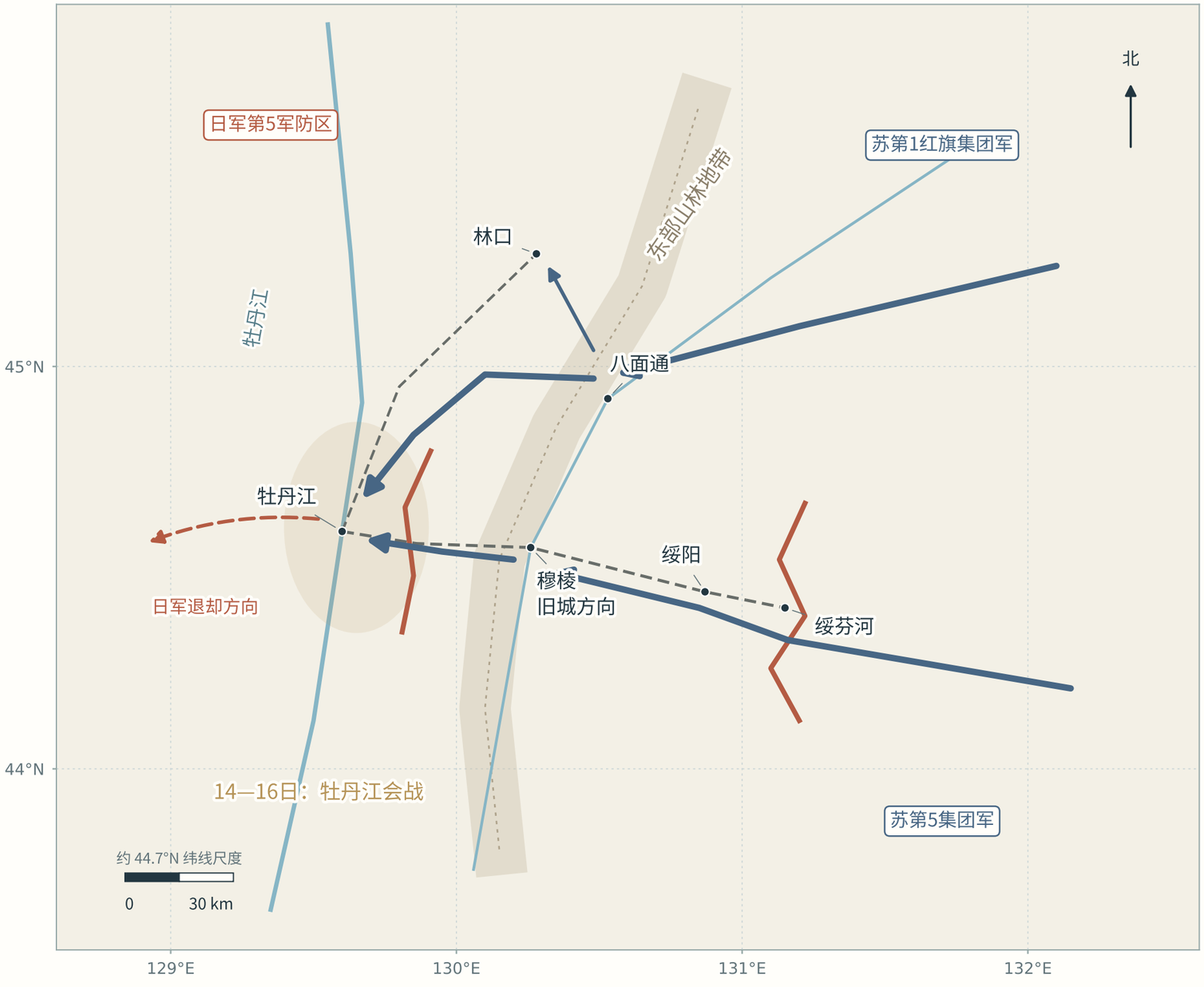
据Glantz LP7地图21与正文重绘；山带与箭头概化。越岭节点不代表全集团军同日抵达。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7 东部战线：通往牡丹江的两路推进

8月15日投降广播与各地战斗结束分开记录；牡丹江及边境据点分别阅读。

山林道路、边境工事与交通枢纽：从绥芬河、八面通方向到牡丹江会战。



9—12日：突破与接近

苏第5集团军由绥芬河方向向穆棱推进；第1红旗集团军经八面通方向进入纵深。部分部队还向林口发展。

14—16日：牡丹江会战

两路苏军接近交通枢纽。日军依托山地、河流与城郊阵地抵抗，并逐步向西、南方向退却。

8月15日并非全线同时停火

投降广播、作战命令传递与地方战斗结束存在时差。会战日期与随后受降接收应分别标注。

苏军主要推进方向

日军工事 / 抵抗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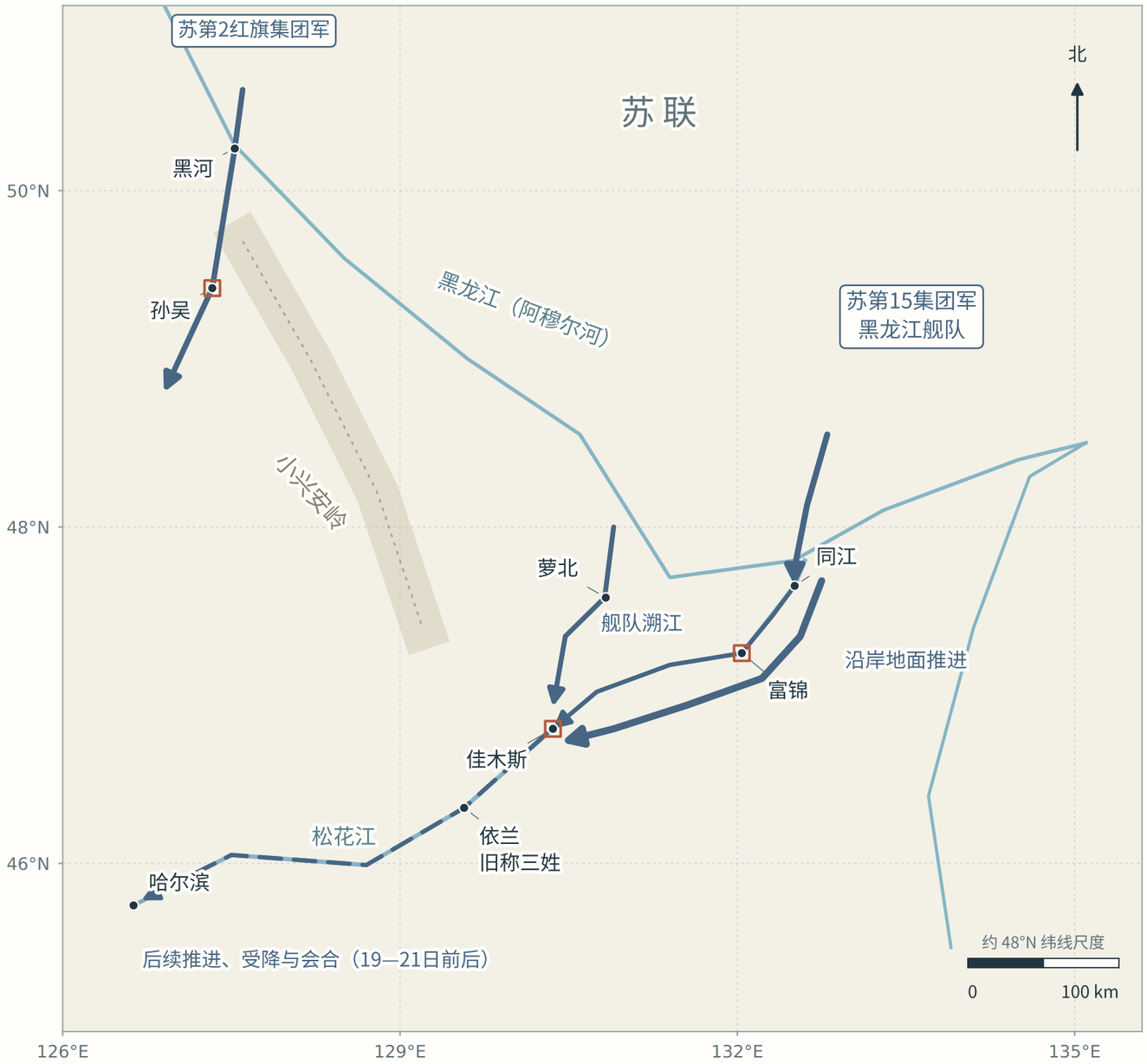
路线与山地概化，穆棱为旧城方向，八面通另列。8月15日广播不等于牡丹江及所有边境据点同时停止战斗。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8 北部战线：渡河、舰艇输送与沿江推进

黑龙江、松花江河道经区域概化；实线为9—16日协同，虚线为随后推进与接收。

跨越黑龙江后，舰艇溯江、地面沿岸推进；佳木斯以后用虚线表示后续推进与接收。



9—10日：渡江、夺取出入口

第15集团军与黑龙江舰队协同渡江；控制河口和沿岸节点，为舰艇进入松花江与地面纵队南进创造条件。

11—16日：沿江协同

富锦方向的登陆、舰炮支援与陆上进攻互相配合。泥泞道路拖慢地面纵队，舰队还承担输送与侧后登陆。

后续进程需单独辨认

佳木斯以西虚线延伸至依兰、哈尔滨，包含后续推进、接收与会合。黑河—孙吴方向是另一条陆上轴线。

- 陆军推进方向
- 舰队溯江方向
- 后续推进与接收
- 方框：日军守备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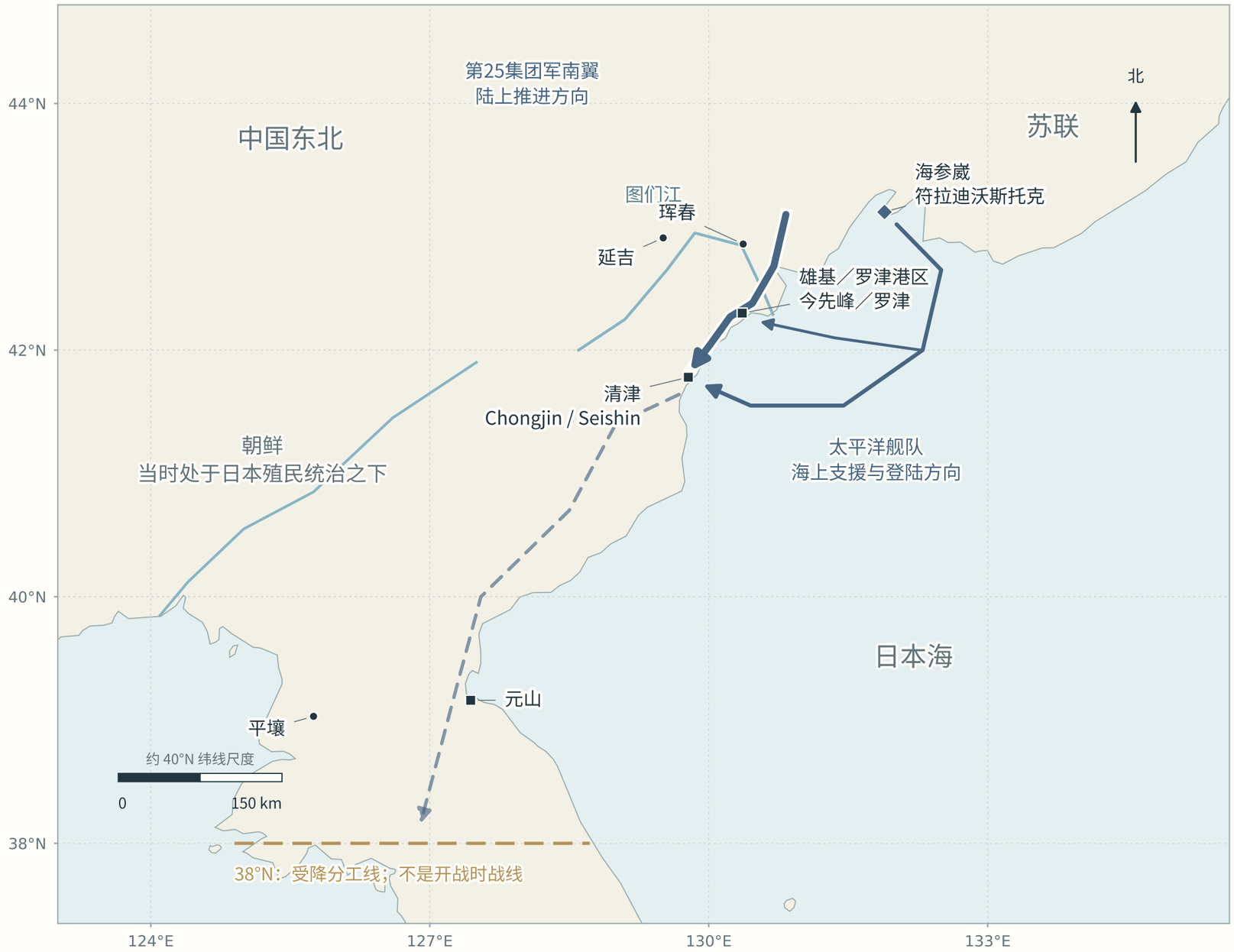
河道与箭头为区域概化；实线强调9—16日协同，虚线提示随后阶段。各节点并非由同一种战斗方式取得。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19 朝鲜北部：港口会合与分区受降

北纬38°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受降分工线；港口会合、战斗与后续接收分层阅读。

1945年8—9月 / 清津登陆与陆上推进、随后受降分工分别表示



陆上与海上两条线

第25集团军南翼向朝鲜
东北部推进；舰队夺取
沿海港口并投入增援。
两者需要在港区会合。

清津登陆的关键阶段

8月13日：先遣登陆。
14—15日：分批增援。
16—17日前后：陆上部队
与登陆部队形成衔接。
不以单一日期概括全部受降。

受降与战斗分开记录

8月下旬继续南进和接收。
受降命令把38°N以北
交由苏军，以南交由美军
接受日军投降。
该线不是双方作战接触线。

线型

- 陆上作战方向
- 海上行动方向
- 后续推进与接收
- 受降分工线

底图：Natural Earth。箭头为方向概化，港区非具体滩头；38°N为受降分工。日期为公历。来源与日期分歧见图19编绘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20 南萨哈林：陆上突破与沿岸登陆

8月25日苏方报告称24日起已无战斗；进入丰原、各地受降与接管各有进程。

1945 年 8 月 11-25 日 | 北部筑垒地域、港口与南部行政中心的关系



01 北部突破

8 月 11 日起，苏军由北向南进攻古屯筑垒地域。这里是正面陆战的核心地段。

02 港口登陆

塔路、真冈与大泊相继出现登陆行动，海上兵力由不同沿岸入口进入南部。

03 作战与受降相接

8 月 25 日苏方报告称：
24 日起已无战斗。
25 日，苏军进入丰原。
受降与接管各有进程。

苏军进攻／登陆

南下方向概化

箭头不代表逐日战线或登陆船队的精确航迹。

底图为概化海岸线；陆上方向、筑垒地域与登陆箭头均为示意。资料：俄方作战文书汇编、总统图书馆；详见图 20 来源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21 占守岛：登陆反击与停战缴械的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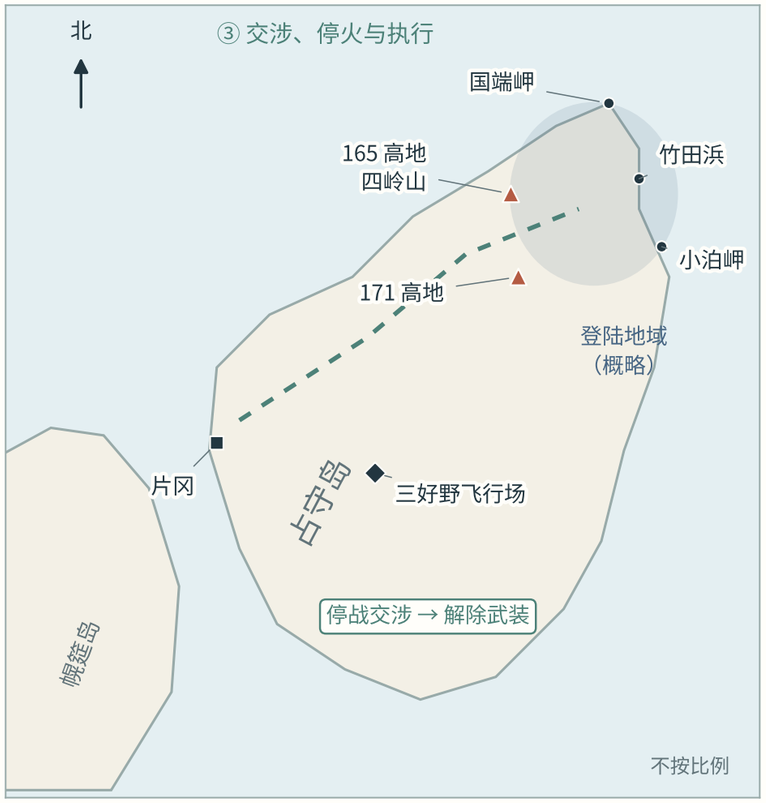
两个面板均为位置关系示意，不设比例尺；18日交战与随后停战、缴械分开。

1945 年 8 月 18-23 日｜依据战场图复绘相对关系；两个面板均不按比例

A 8 月 18 日：登陆与反击



B 8 月 19-23 日：谈判与受降



为什么需要分阶段

8 月 15 日的日本投降广播，没有在岛上立即形成完整的停火、联络与受降机制。

地形关系

登陆地在东北海岸。内陆高地、机场与西岸片冈之间，构成反击和后续接收的空间联系；点位只示相对关系。

史料限制

日苏记载使用不同时区，对个别交火日时也有差异。此图不标分钟级时刻，也不绘制假定的停火战线。

18 日：交战最为激烈

苏军登陆后向内陆推进；
日军步兵与战车组织反击。

19-23 日：不同程序逐步落实

停火交涉与解除武装并非同步；
23 日成为驻军受降的重要节点。

苏军登陆、推进

日军反击

谈判联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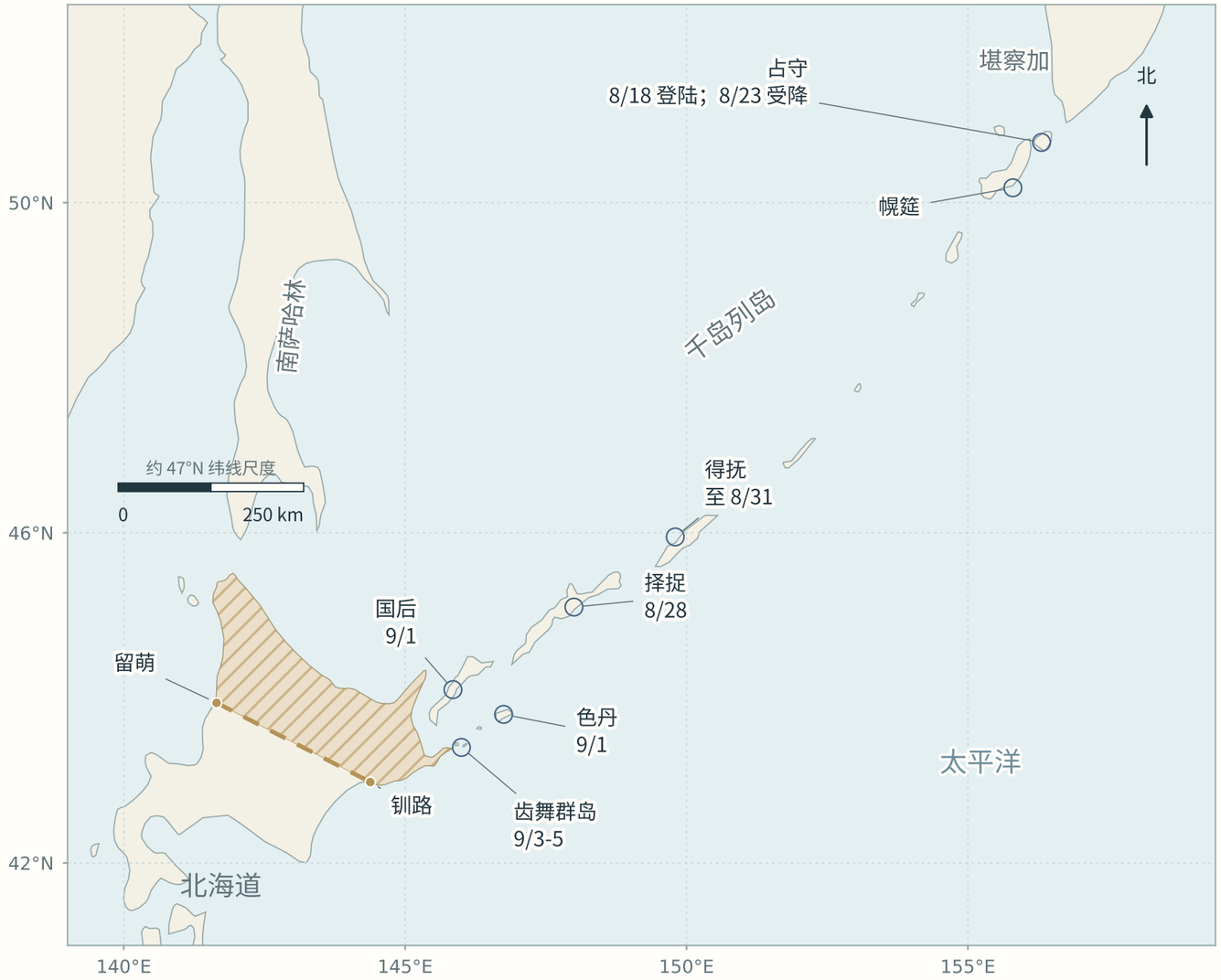
位置关系依据井澗裕（2011）图 2 及正文概化；阴影不是精确占领界。日期分别表示交战与受降阶段，详见图 21 来源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22 千岛接收与北海道受降方案的界限

金线为历史拟议、非现行边界。美方拒绝按FRUS复电标8月17日；部分年表列18日。

1945 年 8-9 月 | 岛屿实际接收节点，与未获同意的北海道方案分开表示



蓝色圆环：苏军抵达、接收或解除武装的节点日期；不同岛屿的日期含义见标注。

金色斜线：斯大林提出的北海道受降区，未实际实施；不是主权界或战后占领界。

实际接收

北、中千岛与南部各岛的接收由不同方向推进。图中没有把各日期串成一条持续交战的“进攻战线”。

8 月 16 日：苏方提出

斯大林建议以留萌—钏路连线划出北海道北部的日军受降区；文书要求两座城市均计入该区。

8 月 22 日：未获同意

斯大林复电明确提及杜鲁门拒绝北海道北部受降区要求。该拟议区未成为苏军占领区。

拟议线只依据地名作直线示意；未假定经纬度界点或实施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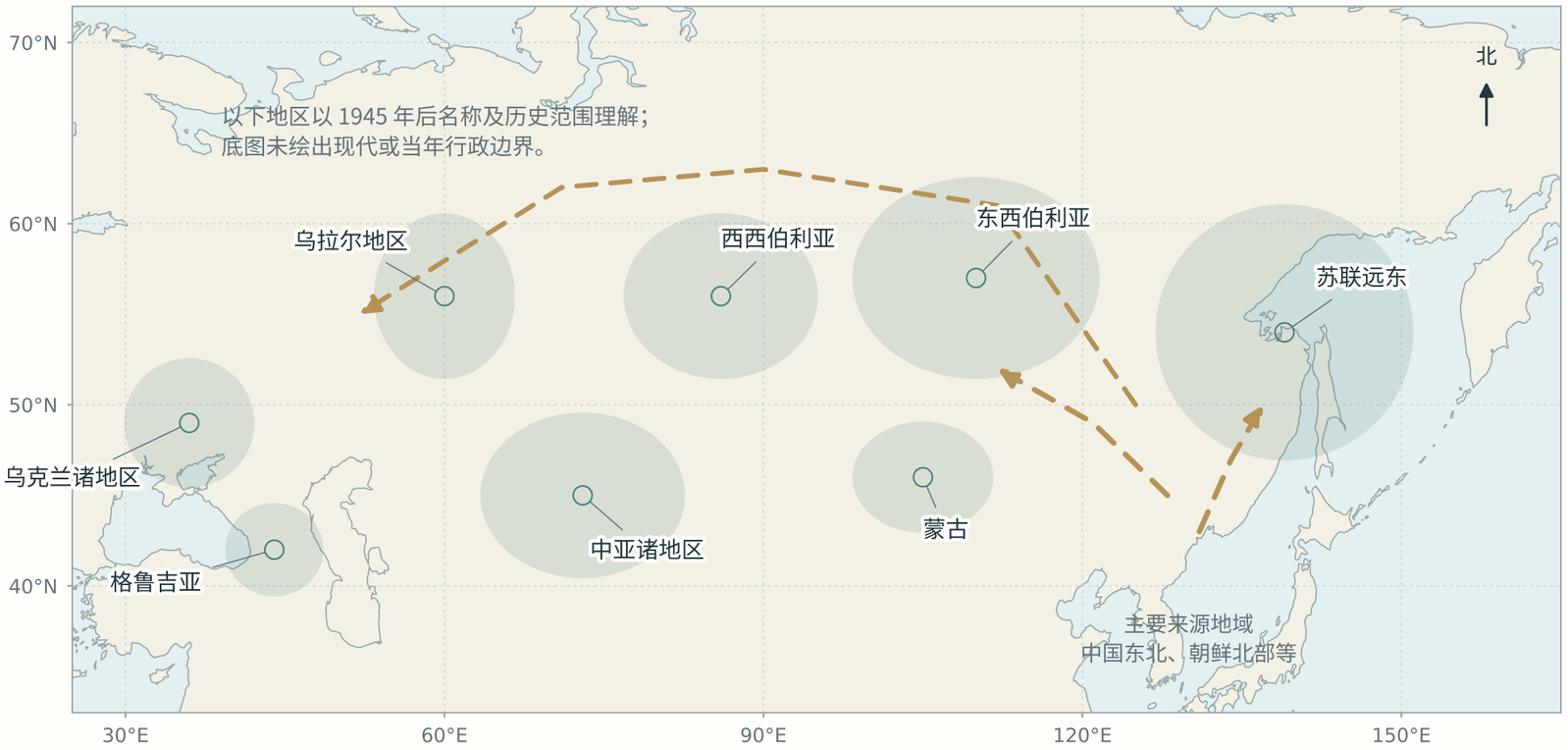
资料：FRUS 1945 VI，文书 450、470；日本北方领土问题对策协会行动年表。拟议线非主权界；详见图 22 来源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23 从东北亚到各地营所：抑留的地域

50万为苏方移送计划；约57.5万为日方所估苏联及蒙古拘押人数，统计口径分别保留。

1945 年以后｜覆盖苏联多个地区及蒙古；“西伯利亚拘留”不能代替全部地理范围



区域不是营地坐标

圆区归纳厚生劳动省公开名簿中的地区。它们并非营地边界，位置与面积也不代表拘押人数。

苏联与蒙古分别列示

蒙古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厚生劳动省所称苏联、蒙古拘押人数约 57.5 万，属于调查推计，并非精确点名总表。

强制劳动与长期拘押

劳动涉及林业、矿业、铁路与其他建设项目。“西伯利亚”是常见称呼，但图中保留更广的实际地域。

收容空间

苏联境内的欧洲部分、乌拉尔、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均有记录。

身份与统计

军人战俘与被拘押平民须区分；收容、死亡和遣返不是同一统计口径。

移送方向概化

线条不表示铁路、逐批路线或各地区的人数与死亡率。

资料：厚生劳动省地区名簿及调查说明、舞鹤引扬纪念馆。圆区和箭头均为大区域概化，不是全部营地或运输网。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24 从发送港到舞鹤：两次代表航次

1946年协议、1949年个人归国与图示1956、1957年两次航次分别记录。

1946 年起的集体遣返｜以两次有外交文书可核的航次说明代表通道



1946 年 12 月起

苏联地区的集体遣返开始。
接收体系在日本多个港口
展开，舞鹤逐渐成为重要
入口，不能把它等同全部流量。

1956 年 12 月 26 日

兴安丸从纳霍德卡返抵舞鹤，
搭载 1,025 名日本人。
此数字是该次航次人数，
不是所有被拘押者的总数。

1957 年仍有后续航次

外交文书记载该年 7 月
经真冈接运、8 月 1 日
抵达舞鹤的后续遣返。
南萨哈林居民与军人战俘
须分别讨论。

纳霍德卡代表通道

南萨哈林代表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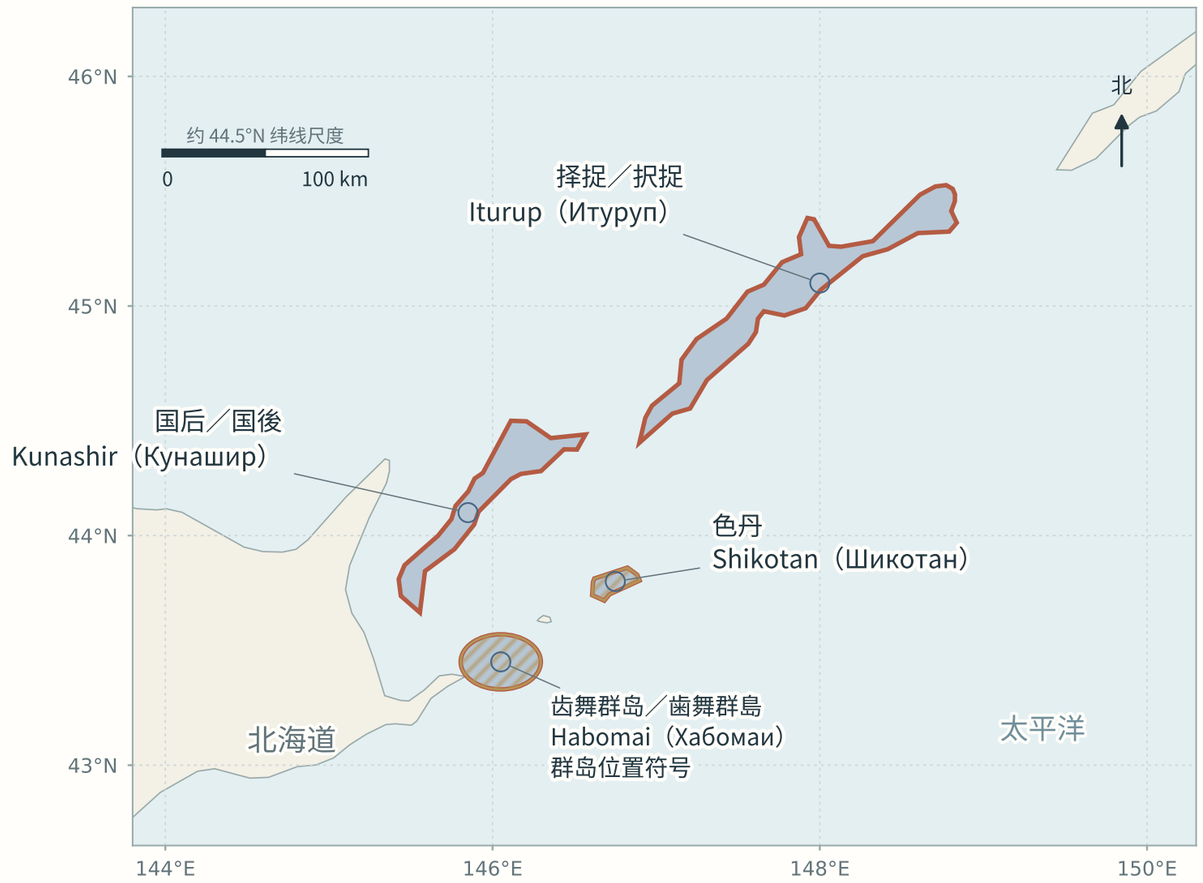
通道依据外务省所记两次航次绘制，线宽不表示人数；航线仅示起讫港联系。资料与统计口径见图 24 来源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图 25 岛屿、承诺与实际控制

蓝色为俄方实际控制，红边为日方主张，金线为1956年承诺范围；非现行海界或主权裁决。

1956 年条文与当前控制对照｜实际控制、主权主张和附条件移交承诺分层表示



蓝色填充 俄方实际控制　赭红边线 日方的主权主张

金色斜线 第九条涉及齿舞群岛、色丹岛；约定在和平条约签订后实际交付

资料核验截至 2026-10-26。无精确海界；图示不裁决主权归属。

实际控制与双方主张

俄方实际控制上述单元，
并主张拥有主权。
日方主张这四个单元的主权。
两种主张须分别归属于当事方。

1956 年第九条

苏联同意向日本交付
齿舞群岛与色丹岛；
实际交付以和平条约
签订后为条件。
图中斜线不表示已经移交。

没有在该条中解决的事项

第九条未就国后、择捉
作出同样的移交约定。
结束战争状态与解决
领土归属属于不同程序。

齿舞是群岛；“四岛问题”
在本图按四个争议单元理解。

资料：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日本外务省 2026 年外交蓝皮书、俄外交部当期立场。色线不构成海界；详见图 25 来源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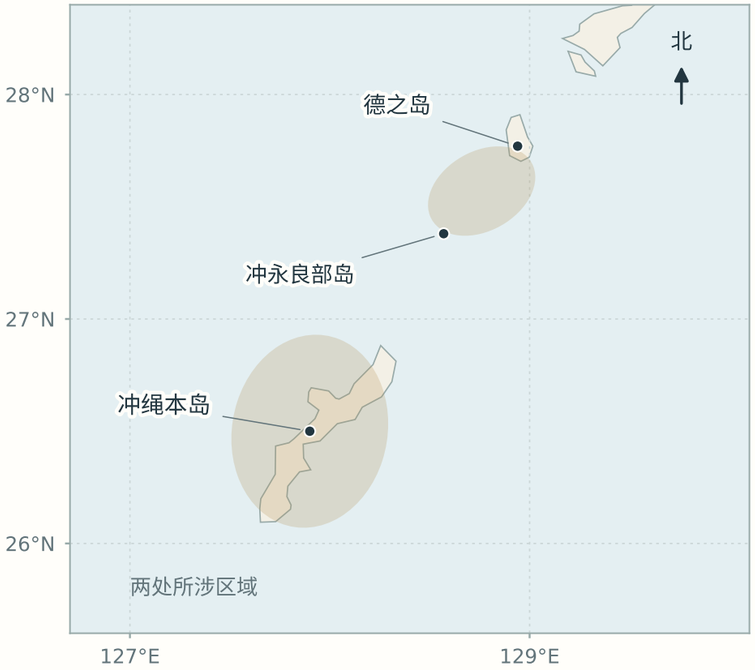
图 26 海空相遇中的三种处置

三个面板比例不同；2024年统一称“热焰弹警告”，事件叙述保留日方资料归属。

1987、2006、2024 年三个案例｜地图只定位官方公布区域，不将其串成连续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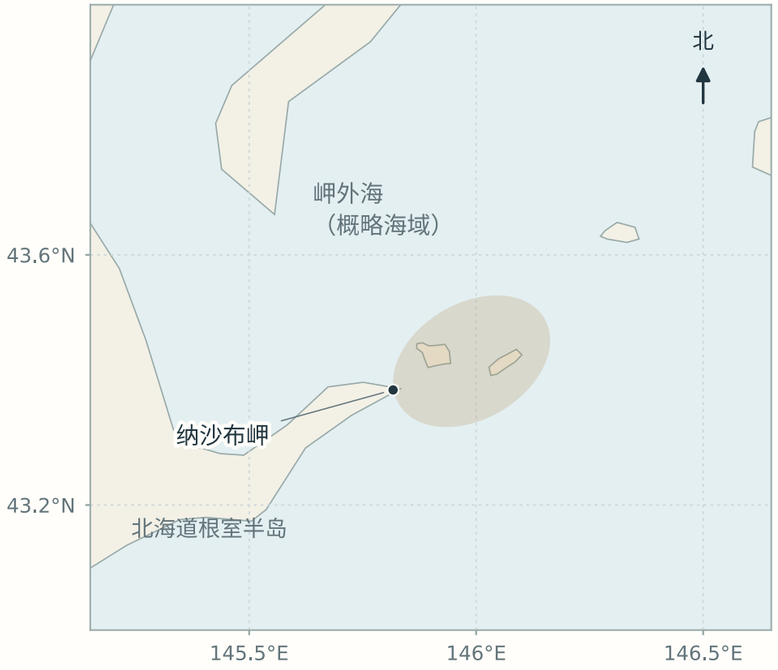
1987-12-09 实弹警告

日本自卫队与苏联军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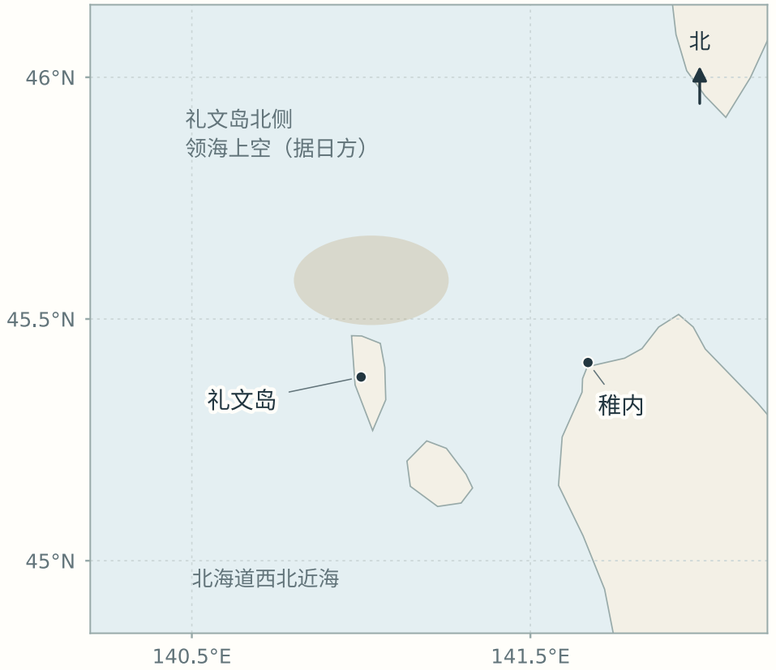
2006-08-16 渔船开火

俄边防警备船与日本渔船



2024-09-23 热焰弹警告

日本自卫队与俄罗斯军机



实弹警告射击

F-4EJ 对苏联 Tu-16 以曳光弹警告；涉及冲绳本岛上空，及德之岛、冲永良部岛间领海上空。

致命边防事件

俄边防警备船向“第 31 吉进丸”开火，造成一名船员死亡。这是渔船相关事件，非舰队海战。

热焰弹警告

日方称俄 IL-38 三次进入领空；处置领空侵犯首次使用热焰弹。这种警告不等于实弹射击或交火。

阴影仅提示官方资料所涉及的区域；三个面板比例不同，不表示精确射击点、航迹或海域管辖线。

资料：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图形为公开区域概化，事件分类与定位限度见图 26 来源说明。

研究示意图；沿用公开底图或历史战役图概化。国界、主权及精确距离均须另据相应资料核定。编制：作者自绘。

战争与归途

从旅顺、奉天与对马海峡，到西伯利亚、诺门罕和一九四五年的远东战场，铁路与舰队承载着帝国的雄心，条约与情报牵动着统帅的判断。战争怎样组织，胜负如何形成，国家又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什么？

本书沿着战争、战略与人的命运展开叙述，把战场上的进退与国际关系的变局放在一起考察。军人的被俘，家属的等待，以及漫长的归途，使国家兴衰有了具体的面容。停战之后，战争留下的问题仍在人间延续。

劳伦斯 著

研究分享版 · 非卖品

封面图：环贝加尔铁路隧道施工，20世纪初。
确切摄年与摄影者未详。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
对象5845439；经Wikimedia Commons，标为PD-Russia-1996。
Из собра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музея